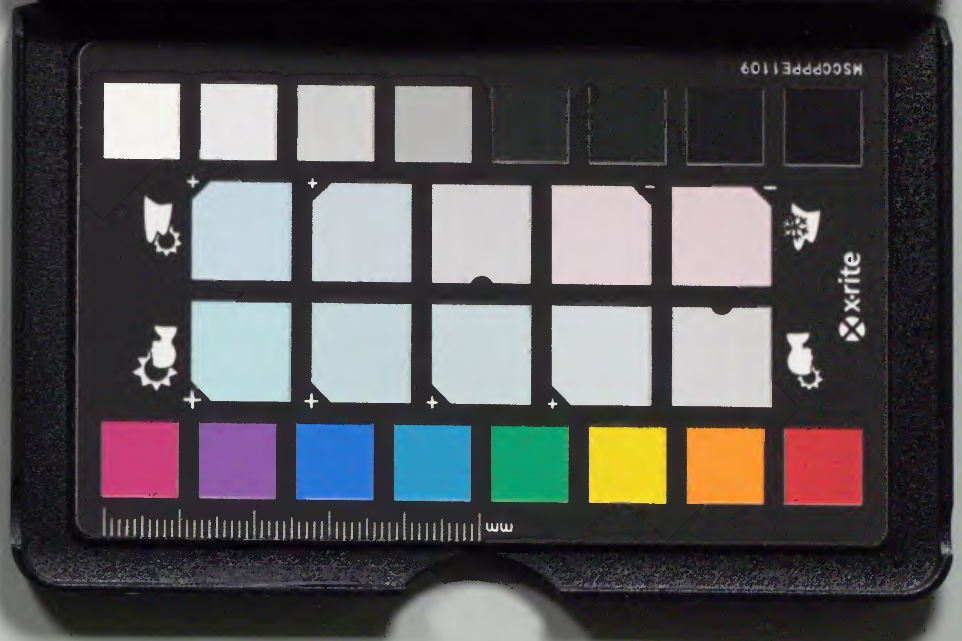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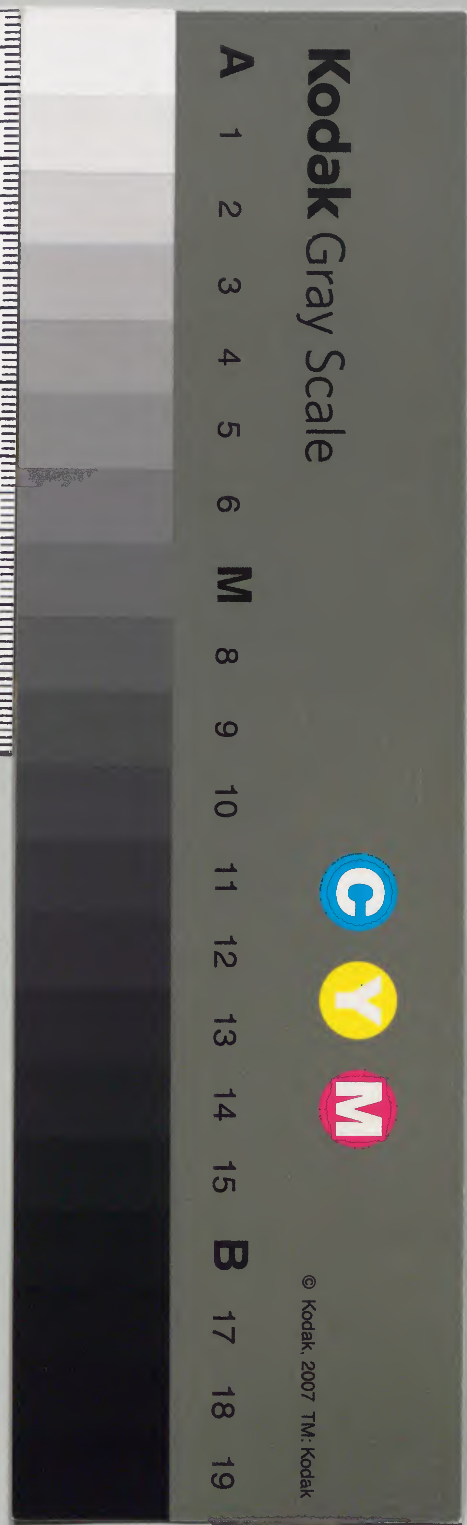


三國水滸全傳 十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49
冊數	12( 11 )	
函號	附	1 10

十一





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卷之十七

壬集

錢塘 施耐菴 編輯

○快活林王慶使鎗捧 娘自招贅王慶第九十五回

王慶當下看時却是朴刀一把王慶便拿到快活林裡來把朴刀鎗棒插在地上却有看的三五百人圍住了王慶唱了喏把棒望空撇起高五丈却背叉了手接住弄五七個回合旗鼓衆人唱采有出林虎腰內取下一百錢放在王慶面前曰不枉了好本事這便是引衆標手一般衆人見了各出錢二百的有三五十八都堆在地上約有五百貫錢王慶見了歡喜心待收

晉 平陽 陳 壽 史傳  
元 東原 羅貫中 演義  
明 溫陵 李載贊 批點  
孔明再上出師表 第一百九十三回

時大蜀建興六年秋九月魏都督曹休被陸遜大破於石亭車仗馬匹軍資器械並皆罄盡休惶恐大甚連夜奔走因此氣憂成病到洛陽發背而死曹遂向奏魏主獻大痛不已勅厚葬之須臾司馬懿引兵而還衆將接入問曰曹都督兵敗即元帥之干係何故急回耶懿曰吾料諸葛亮知吾兵敗必乘虛來取長安也倘隴西緊急何人救之吾故回耳衆皆以爲怯懼冷笑而退却說東吳遣使將請兵伐魏之書并大破曹休之事細奏後主一者顯自己威風二者通和會之好後主大喜令人持書去漢中報與孔明



拾器械。只見叢裡走出一個後生。前來曰：「你這夥人，今日出標手，喝采做甚？我是段五虎，不知你是甚人。」適間使棒弄鎗，瞞得那衆人，湏瞞不得我。原錢休得拿去，你敢和我使合棒，若贏得我時，這錢由你拿去。勝不得我，此錢分還衆人。王慶曰：「五郎要與小人做對，不是小人也。」勸五郎衆人做証見。若是小人贏得，棒或是傷損時，不得當惡。段五虎曰：「好漢打死不妨。」王慶聽罷，就拿棒立在西方。段五虎在東邊，棒點過西來，王慶回還架隔。段五虎一棒打來，王慶側身閃過。段五虎棒打空，王慶把段五虎頭項上打一棒，打倒在地。王慶忙來

說曹休兵敗而死。此時孔明兵強馬壯，糧草豐足，所用之物一切完備，正要出師。聽知此言，欣然而喜，卽設宴大會諸將，計議出師。忽一陣大風自東北角上而起，把庭前松樹吹折，衆皆大驚。孔明就占一課曰：「此風主損一大將也。諸將未信，正飲酒之間，忽報鎮南將軍趙雲長子趙統次子趙廣來見丞相。孔明大驚，擲盃於地曰：「子龍休矣。」二子入見拜哭曰：「某父昨夜三更病重而死，衆皆痛哭。孔明跌足而哭曰：「今歲不想喪了許多將佐，今日子龍又死，乃國家損一棟棟，吾去一臂也。」孔明哭罷，遂令二子入城都面君。後主聽言，放聲大哭曰：「朕昔年幼，非子龍必死於亂軍之中矣。」卽下詔厚葬，謚封大將軍順平侯，勅葬於成都錦屏山東邊，建立廟堂，四時享祭。命太常致祭。詔曰：「雲昔從先帝，功蹟既著，朕以幼冲，涉途艱險，賴恃忠勇，濟於危險。夫謚所以叙元勳也。經營天下，遵奉法度，當

扶起段五虎曰：「不妨，便叫出林虎等衆人，不得放了這大漢去。」段五虎歸到庄內，說與姐、段三娘并父、段老虎知道。三娘卽引五十個庄客，各執鎗棒，到林子里來圍住。王慶段三娘曰：「你是范完長的兄弟，湏有耳朵，這東西鎮陽人，那個不知我家，打了我兄弟，是何道理？」王慶陪說曰：「李德不知是娘子令弟，萬望饒恕。」三娘自思曰：「這大漢本事必然高，我與他比試。若勝我，情願嫁與他，不枉這個英雄。」只見三娘在臂膊上，取了四隻金鐲來，曰：「四隻金鐲，將作定物，和你比試。汝若贏時，我便嫁與你；若輸時，我直折了你兩脚，便交出林虎做

陽之後，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官，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湯，生者感恩，足以殫身。謹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故特賜大將軍順平侯主者施行。

後史官有廟贊曰：救主功勳大，與邦名譽彰。扁舟飛漢水，匹馬向當陽。義膽包身體，忠心並日光。留芳青史上，應是與天長。

又靜軒先生詩曰：匹馬單鎗敢獨行，摧鋒破敵任縱橫。皆稱飛虎一身膽，不負英雄千古名。黑髮當陽扶幼主，白髮箕谷保殘兵。忠心到底無移改，謚法還應得順平。

又詩曰：一馬能將萬騎衝，西除東蕩掃群兇。鏖兵戀戰全忠者，惟有常山趙子龍。



媒王慶聽說便曰三娘子要與小  
人比試今日衆人都是証見這金  
鐺子且權收了若贏時不得返悔  
段三娘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便  
叫出林虎做開捧段三娘拿棒在  
手王慶亦拿起棒來先使幾個旗  
鼓勢把棒望空中撒起高五丈背  
又手接住曰三娘子先使輪頭則  
個三娘便把棒撒起高三丈正面  
手接住把棒使動幾路勢喚做一  
林花三娘便與王慶做對三娘把  
棒打入來王慶回身架隔三娘趕  
入又打來王慶隔開把棒望三娘  
劈頭打下三娘見棒打來正要隔  
開王慶却不打下就三娘脚下打  
來三娘怕打了脚收棒不迭被王

却說後主將子龍祭葬已畢封趙統爲虎賁中郎封趙廣  
爲牙門將就令守墳二人辭謝去了忽近臣奏曰諸葛丞  
相將軍馬分撥已定乃今楊儀再上出師表後主就御案  
上拆覽表曰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  
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勿  
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  
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  
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  
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驚於東兵法乘勞  
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于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  
深然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  
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

慶將棒充入三娘腿中間去只一  
挑三娘仰面跌倒在地王慶慌忙  
抱起三娘衆庄客見了却不耐  
這廝一齊向前來打段三娘見了  
便喝住不得胡亂打人衆庄客便  
不敢打三娘對王慶曰你却有仁  
義我輸與你今在那里住王慶  
曰在范院長家住三娘曰我歸去  
對爹娘說知明日來請你說罷歸  
庄去王慶也收拾了錢將金鐺子  
藏布祇內謝了衆人歸來范小娘  
子見王慶把着錢回來慌忙出來  
接了便歡喜王慶把錢放在地上  
布祇內取出四隻金鐺子范全見  
了便曰這金的物件你去那里剪  
經來休連累我王慶把使棒衆人

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  
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併江東此臣  
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  
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  
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  
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  
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  
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鴛下何能必勝此臣之  
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爾然喪趙雲陽羣馬  
玉閭芝下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  
突將無前五十餘人賓叟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  
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  
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  
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



的標手并段三娘比試招贅的事對范全說了一遍范全曰恐他是飲兵計賺你到家去報仇王慶曰不妨有出林虎衆人做媒看他明日如何說尤未了只聽得街上說曰便是這里王慶出來探一探只見段二娘引衆庄客穿着紅衣各執器械而來說得范全夫妻沒躲處王慶提一把三股叉出來看着三娘曰李淹在此段三娘曰我歸去對爹娘說了我特來接你歸去和你成親王慶曰你既來取我却帶許多鎗手來三娘曰你不知段五虎兄弟恨着你帶來保護同歸我家就請你嫂同去赴筵畢婚范全曰感謝厚意另日夫妻却來

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與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閔其毀敗秭歸嗟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謹表以聞仰於聖斷建興六年冬十一月日丞相諸葛亮上表

後人有詩贊曰  
前後出師表情切意尤深觀者不垂淚應無忠義心  
後主覽表甚喜即勅令孔明出師孔明受命起三十萬精兵引大小將士今魏延總督前部先鋒逕奔陳倉道口而來早有細作報入洛陽司馬懿奏知魏主大會文武商議大將軍曹真出班奏曰臣昨守隴西功微罪大羞愧至深

賀喜三娘曰既如此另日來相請王慶辭了哥嫂同三娘去行至半路入一小店三娘喚庄客燒湯與王慶洗梳取出新衣裳穿了同三娘到庄三娘引王慶到草堂與段太公太婆并諸親戚相見禮畢茶罷段太公曰我這五虎他不信你武藝只道姐在外面曾和你有爭假粧輸了要與你做夫妻交我兒子沒有怨心你今再與他比試你若勝時成親若輸時只得離我家去便叫段五虎出來五虎至面前手撚朴刀一把王慶亦持刀在手三娘做間棒段五虎與王慶開十數合被王慶在五虎腿上刺一刀五虎大叫一聲倒在地流血

未有竭力攄忠臣近得一員大將使期會有功力來騎千里征駝馬開兩石鐵胎弓暗藏三箇流星鎗百發百中有萬夫不當之勇乃隴西狄道人也狄道縣屬陝西姓王名雙字子全臣保此人爲先鋒乞賜三軍必擒諸葛亮矣獻大喜便召王雙上殿視之身長九尺面黑睛黃熊腰虎背獻笑曰朕得此大將有何慮哉遂賜錦袍金甲封爲虎威將軍前部大先鋒曹真爲大都督直謝恩出朝遂引十五萬精兵會合郭淮張郃分道守把隘口却說蜀兵行至陳倉見有城池急回告孔明說陳倉口築起一城內有大將郝昭守之深溝高壘遍排鹿角十分謹嚴不如棄了此城從太白嶺鳥道而出祁山甚便孔明曰陳倉正北是街亭如不得此城難以進兵如得此城盡將城中之物賞軍切不可稽遲魏延遂引兵逕到城下四面攻之連日不能破復來告孔明說城難打孔明大怒要殺魏延忽帳下一人告曰某雖



滿地太公和衆人大笑交庄客扶他入去交安排酒來成親三娘與王慶拜了太公太婆成了親過得數日三娘對王慶曰我常日在街市開店賣牛肉饅頭點心明日同你去次日交安排酒禮庄客各挑去夫妻二人同到叔孀家裏拜禮畢三娘曰明日我來賣肉叔曰如此却好安排酒禮相待至晚辭歸三娘令庄客宰殺一牛煮熟次日同夫去賣了回來得些利息夫妻歡喜忽一日三娘頭瘋發與夫曰君先去賣我持病安即來王慶至店與叔翁曰今日三娘頭瘋發叫我先來賣肉這買肉之人見三娘不在問王慶對半討饒折本正

無才隨丞相多年未嘗報効願去陳倉城中說郝昭來降不用張弓隻箭衆視之乃部曲鄆祥也孔明大喜曰汝用何言說之祥曰郝昭與某同鄉自幼交契乃隴西人氏某流落西川久不相見其今到彼以利害說之必來降矣孔明即令行之鄆祥驟馬逕到城下叫曰郝伯道故人鄆祥來見城上人報知郝昭令開門放入登城相見昭問曰故人因何到此祥曰吾在西蜀孔明帳下參贊軍機待以上賓之禮特來見公看吾之面開門投降昭勃然變色起身而言曰諸葛亮乃我國讐敵之人也吾事魏汝事蜀各事其主昔時爲昆仲今時爲讐敵汝再不必多言便請出城鄆祥又欲開言郝昭已出敵樓上了魏軍急催上馬趕出城外祥回頭視之見郝昭倚定護心木闌干祥勒馬以鞭指之曰伯道賢弟何太情薄耶昭曰魏國法度兄所知也吾愛國恩有不可言者但有死而已兄不必下說詞早

憂悶間只見十五個人入店曰將五斤熟肉來王慶便秤五斤熟牛肉切做三盤放在棹上打兩瓶酒吃完不還錢王慶曰不還肉錢衆人不答都走王慶跳出來扯住一個討錢一個便來打王慶被王慶面上打一拳打得鼻血滾流衆人都上來却被王慶都打在地上只見段三娘走來叫曰不將胡亂打人那十五人回頭見是三娘都不敢動手王慶曰借我九斤肉不還錢便動手打我那十五人曰三娘莫恠不知你丈夫爲首一人便取錢還三娘三娘曰都頭休怪我拙夫不識人你們且進店裡坐三娘安排酒請十五個都頭衆人曰

回見諸葛亮教快來攻城吾不懼之祥回告孔明曰郝昭未等其開言而阻之孔明曰汝可再去見他以利害說之祥又到城下勒馬高叫曰伯道賢弟聽吾忠言汝乃一孤小城池怎拒數十萬之衆今不早降豈非愚乎倘城破身亡有何益也今賢弟執迷不順大漢却屈膝而事奸魏乃不知天命不辨清濁耳願伯道思之郝昭大怒拈弓搭箭指鄆祥而喝曰吾前谷得言已定汝不必再言早早速退吾不射汝鄆祥回見孔明具言郝昭如此如此孔明大怒曰匹夫無禮太甚汝敢欺吾無攻城之具也吾一切完備俱在軍中吾自去攻之傳令三軍齊力進發試看郝昭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二出祁山 第一百九十四回

却說孔明喚土人問曰陳倉城中有多少人馬土人告曰雖不知的數約有三千人孔明大笑曰量此小小城池滿



却又來相炒你們自為着惡氣來討碗酒吃又被你大郎一頓拳頭甚難了得三娘便問曰都頭因甚事沒出氣處一個說曰我這西陽鎮一個巡檢姓龐名元他先是光州昔利縣巡檢如今改差他來這裡做巡檢這廝曾在李州被王慶打折了左臂如今有些歪新到任一些見差錯便打三五十棒因此我們忍氣王慶聽得說了便觸心曰此人在那裡歇衆人曰在司裡歇衆人說罷吃了酒各自回去三娘與王慶收拾了歸到庄上三娘出堂前來點茶王慶想起龐元冤仇不覺下淚三娘便問因何煩惱王慶曰實不相瞞我不是李德是

城皆是人馬安能及我哉休等他救兵到火急攻之於是軍中起百乘雲梯一乘上可立十數人週圍用木板遮護下以輪推之每一面雲梯百乘城上軍亂箭射之下面蜀軍各抱短梯軟索聽軍中擂鼓一齊上城郝昭在敵樓上望見蜀兵裝起雲梯四面而來即令三千軍各執火箭分在四面待雲梯近城一齊射之孔明料城中無備大設雲梯而進令三軍鼓譟吶喊相助雲梯車上載起連珠砲九雷砲破口銃一窩蜂大將軍呂公車各色火砲齊舉打城猶如天塌城陷山崩海沸說得那城內軍民亡魂喪膽四面雲梯皆至城邊不期城上火箭齊發雲梯盡着梯上蜀軍燒死數多城上矢石如雨蜀兵皆退孔明大怒曰汝燒吾雲梯吾却用衝車之法孔明連夜安排下衝車次日四面鼓譟吶喊而進郝昭急命運石鑿眼用葛繩穿定飛六其車皆折孔明又取井闌百丈以射城中又令人運土填

王慶因龐元起禍打死張世開這賊在此痛恨入骨因此觸心三娘曰你不說破我也自知便取出十數張榜文出來是拿王慶的畫影圖形如今我令人四下揭榜子省路人眼目王慶曰今夜我便去殺了方雪胸中之恨說尤未了只見段太公來曰我在外面聽得多了時了我也認得你是王慶今龐元在此不去下手更待何時便交三娘去分付守把浮橋人役曰今夜我交丈夫去買牛過時休阻當至一更去下手你二人收拾銀兩走別處去避灾三娘曰若是了事時你在東留村等我說罷王慶提了把刀至更盡便過西街來打聽在

城壕郝昭又於城中築起重牆以禦之孔明見打不透教廖化引三千鐵鑊軍從夜間掘地道暗入城去郝昭又於城中掘重壕橫截之如此地道軍又不得進晝夜相攻二十餘日無計可破孔明營中憂悶忽報東邊救兵到了旗上書魏先鋒大將王雙孔明問曰誰可迎之魏延出曰某願往孔明曰汝乃先鋒大將未可輕去又問誰敢迎之蜀將謝雄應聲而出孔明與三千軍去了孔明曰謝雄去了誰敢再去蜀將龔起應聲要去孔明亦與三千兵去了孔明把人馬退二十里下寨恐城內郝昭衝兵出却說謝雄正遇王雙戰不三合被雙一刀斬之蜀兵敗走雙隨後趕來龔起接着交馬只三合亦被王雙斬之敗兵回報孔明孔明大驚忙令廖化王平張嶷三人出迎兩陣對圓張嶷出馬王平廖化壓住陣角蜀兵引到陳倉城下郝昭引三千兵開門以迎之王雙縱馬來與張嶷交馬數合不分勝

二亥身林言

十七

五



五里林子裡等至二更只見龐元騎馬來兩個燈籠一個拿條藤杖來到林子前王慶走出來大喝曰馬上坐者是龐巡檢麼龐元曰便是你是誰人王慶便曰我是王慶被你害得我無處安身今日相遇且吃我一朴刀便把龐元揪下馬來龐元曰王官人饒我性命王慶便把龐元殺死手下人走去報知司裡弓兵都頭一齊趕來王慶見弓兵趕來王慶便殺過去殺死二個為頭的衆弓兵一齊走了王慶便走過東留村來見個廟宇王慶倚着朴刀在門邊坐候裏不到又等一更忽然睡去只聽得廟裡兩個庄客出來曰太公請汝說話王

慶隨他入去廳上見一人身穿白段衫頭裹萬字中在上面坐席上排三牲酒果之物便請王慶對坐庄客放朴刀在壁下便斟酒王慶看庄主不相識那庄王忽然淚下說曰我姓劉排行第五名慶喚做五郎吾便是汝之前身一魂在此為神二魂是汝為人吾當初販茶二百餘担我把朴刀在前引路當敵不期來到洋子港口撞着一夥人趕來攔住却被一人把吾後心一朴刀截下水去如今段三娘是我妻因知我被殺交人撈起我死屍歸家做功果火化這婦人貞烈自刎而死如今李州兵馬張世開是與前面戰開的龐元是後面

負雙詐敗便走。疑隨後趕來。王平見張疑中計忙叫曰休趕疑急回馬時。王雙流星鎚到正中其背疑伏於鞍上。雙便趕來。王平廖化截住。救張疑回陣。王雙驅兵大殺一陣。蜀兵折傷甚多。疑吐血數口。回見孔明說王雙英雄無敵。如今選二萬兵就陳倉城外下寨。大小車輛裝載木植四圍立起排柵。築起重城。深挑壕塹。守禦甚嚴。孔明見折二將。張疑又被打傷。即喚姜維曰。陳倉道口這條路不可行之。別求何策。維曰。陳倉城池堅固。郝昭守禦甚密。又得王雙相助。實不可取。不若令一大將依山傍水下寨固守。再令良將守把要道。以防街亭之攻。却統大軍去襲祁山。某却如此如此用計。可擒曹真也。孔明曰。若此則大事可成矣。即令王平李恢引二枝兵守街亭小路。魏延引一軍守陳倉谷口。馬岱為先鋒。關興張苞為前後救應。使從小徑出斜谷。望祁山進發。却說曹真因思前番被司馬懿奪了

功勞。因此到洛陽分調郭淮孫禮東西守把。又聽的陳倉告急。已令王雙去救。聞知王雙斬將立功大喜。乃令中護軍大將費耀權攝前部總督。諸將各處守把隘口。忽報山谷中捉得細作來。見曹真升帳。謀士戰將列於兩邊。真令押入跪於帳前。其人告曰。小人不是奸細。有機密來見都督。誤被伏路軍捉來。乞退左右。真乃教去其縛。左右暫退。其人曰。小人乃姜伯約腹心人也。蒙本官遣送密書。直大喜曰。此書安在。其人於貼肉衣內取出呈上。真折視曰。天水郡姜維百拜書呈大都督曹麾下。維念世食魏祿。忝守邊城。叨竊厚恩。無門補報。昨日謔遭諸葛亮之計。陷身於顛崖之中。思念老母。日久號啕。今幸蜀兵西出。諸葛亮甚不相疑。賴都督聽納忠言。親提大兵而來。如遇敵人。可以詐敗。維當在後。可以舉火為號。先燒蜀人糧草。却以大兵翻身掩之。則諸葛亮可擒也。非敢立功



截我下水去亦有高俅在內這廝  
 洞都是我前生冤家段三娘今世  
 漫尋你做夫妻同你一處報仇吾  
 生前為人正直今在東晉村為當  
 境土地我生前姓劉今生姓王改  
 姓不改名你前程自有發跡異日  
 若到吾之境不得害東晉村之子  
 孫至囑至囑言罷王慶覺來記得  
 神人說得言語王慶道怪哉只不  
 見了朴刀便開門入廟揭起神帳  
 省時見一尊神與夢中的神一般  
 懷中倚着把朴刀王慶見了却待  
 拿着朴刀去只聽廟外有人說話  
 王慶無躲處却入神帳內坐那衆  
 人都入廟來燒香禱祝見三牲都  
 吃了一半又見地上果子殼并雞

報國實欲贖其前罪倘蒙照察速須來命。  
 曹真看畢大喜曰天使吾成功也遂重賞來人便令回報  
 依期會合直喚費耀商議曰今姜維暗獻密書今吾如此  
 如此耀曰諸葛亮多謀姜維智廣善能用人恐其中有詐  
 直曰維母不在天水吾亦不信也他母現在魏境安肯久  
 在蜀乎耀曰都督不可輕去只守定本寨某願引一軍接  
 引姜維如是成功盡歸都督倘有奸計某自支當真大喜  
 曰足見忠心矣費耀引五萬兵望斜谷而進行了兩三程  
 屯下軍馬令人探哨當日申時分回報斜谷道中有蜀兵  
 來也耀忙催兵進蜀兵未及交戰先退耀引兵追之蜀兵  
 又來方欲對陣蜀兵又退如此者三次俄延於次日申時  
 分魏兵一日一夜不曾敢歇疑兵相誘只恐蜀兵攻擊欲屯軍造飯  
 忽然四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漫山遍野而來門旗  
 開處閃出一輛四輪車來孔明端坐其中令人請魏軍主

骨每時祭獻福物都不動今次如  
 何神道都吃了衆人下拜忽見雙  
 腳便曰有人在帳裡王慶帳內說  
 曰方纔山人社長志誠吾今降附  
 於此汝等不要胡亂言語衆人聽  
 了再拜內中有大膽的人曰既是  
 神靈降廟中我等且看聖像如何  
 便把竹竿挑開帳幔見了王慶有  
 認得說是段三娘的老公是殺龐  
 巡檢的兇身且攔住廟門我去報  
 西鎮都頭來捉王慶見說就拿朴  
 刀挑出帳來衆村民見了就拿匾  
 担鋤頭竹竿來敵王慶王慶把朴  
 刀就戮死數人村民便走只見前  
 面一女子來却是段三娘王慶曰  
 我說你不來三娘曰我在家中商

副答話耀縱馬提刀而出遙見孔明心中暗喜回顧左右  
 曰如蜀兵掩至便退後走若見山後火起却回身殺去自  
 有兵來相應衆皆知今耀橫刀大呼曰前者敗將今何敢  
 又來孔明曰請汝曹真答話耀罵曰曹都督乃金枝玉葉  
 安肯與反賊相見耶孔明怒把羽扇一招左右馬岱右有  
 張疑兩路兵衝出魏兵便退行不到二十里望見蜀兵背  
 後火起喊聲不絕費耀只道號火便回身殺來蜀兵齊退  
 耀提刀在前口望喊處追趕將次近火山路中鼓角喧天  
 喊聲震地兩軍殺出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山上矢石如雨  
 亂箭射來魏兵大敗費耀知是中計急退軍望山谷中而  
 走人馬困乏背後關興生力軍趕來魏兵自相踐踏及落  
 澗身死者不知其數耀逃命而走正遇山坡口一彪軍乃  
 是姜維耀大罵曰不忠不孝之賊吾不幸誤中汝奸計也  
 維笑曰吾欲擒曹真誤賺汝矣速下馬受降耀驟馬奪路



謀來得遲了，二人便望南路而來，走了五十餘里，來到紅桃山下。三娘曰：「紅桃山有一夥強人為頭的，是廖火星，廖立第二的戴花孫勝，第三個撲山豹張新，只有廖立使的出山牌，用生牛皮裹圍，結成牌，裡面藏五條標槍，中間有一個大鎗，舞動這牌，引得人眼花目眩，便打將來，若打不着，便使鎗標來，無有不中，我曾輸他一番，當初要娶我，如今嫁與你，這厮必恨我，若上山時，須要仔細。」王慶曰：「不妨，自有計較。」說罷，二人上山，來到半山，小窰囉見了，認得三娘，便去報知廖立。廖立請上山來，見了三娘，曰：「今日來投奔，必有好意。」又指王慶曰：

望山谷中而走，忽然擁出一輛小車，車上舉火塞了谷口，背後追兵又至，擢身死，餘者盡降。孔明連夜驅兵直出祁山前下寨，收住軍馬，重賞姜維，維曰：「其恨不得立殺曹真耳。」孔明亦曰：「可惜大計小用也。」却說曹真聽知折了費耀，悔之不及，遂與郭淮商議退兵之策。於是孫禮同辛毗計議停當，星夜具表申奏魏王，言蜀兵又出祁山，曹真損兵折將，其危甚急，獻大驚，即召司馬懿入內，曰：「曹直損兵折將，蜀兵又出祁山，卿有何策退之？」懿曰：「臣已有退諸葛之計，不用魏軍耀武揚威，蜀兵自然走矣。」獻大喜，但未知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遺計斬王雙 第一百九十五回

却說司馬懿奏曰：「臣嘗奏陛下言孔明必出陳倉，故以郝昭守之，今果然應矣。若從陳倉入寇，運糧甚便，幸有郝昭王雙守把，必不敢從此路運糧，其餘小道，搬運艱難，不易到也。」臣笑蜀兵所費行糧，止有一月，若糧盡必走矣。蜀兵利在急戰，魏軍只宜久守。陛下可使人持詔令子丹堅守，諸路關隘不要出戰，不須一月，蜀兵自走，却乘虛而擊之。諸葛亮可擒也。獻欣然曰：「卿既有先見之明，何不自引一軍以襲之？」懿曰：「臣非惜身重命，實欲存下此兵，以防東吳陸遜耳。吳王不久必僭稱尊號，如稱尊號，恐陛下伐之，定然先入寇也。」臣故待之。陛下免憂。正言間，忽近臣奏曰：「曹都督奏報軍情，懿奏曰：陛下可速令人丁寧告戒子丹，凡追趕蜀兵，觀其虛實，不可輕入重地，以中諸葛亮之計也。獻即時下詔，遣太常卿韓暨持節告戒曹真，切不可戰，務在謹守，只待蜀兵退去，方纔擊之。」司馬懿送韓暨於城外，囑之曰：「吾以此功讓與子丹，汝見子丹，休言是吾所陳之意，只道天子降詔，教保守為上，追趕之人，大要仔細，勿遣性急氣燥者追之。」暨辭去，却說曹真正升帳議事，忽報天

這個是誰？三娘曰：「是我丈夫，姓王名慶，廖立便請上廳來，排五把校椅坐定，安排酒來，各勸一碗。」酒，廖立曰：「三娘你哄弄得我好，今日你嫁這個丈夫，却也不枉了。孫勝笑曰：「哥，你看王丈夫模樣，哥，休怪我說你的而貌，一似活鬼。」廖立曰：「謝你褒得，好且閉鳥口。」便問三娘今來投奔，用甚事而來。三娘把王慶的來歷，說了龐巡檢的事，說了一遍。廖立曰：「三娘若無急難事，怎到我山寨，又看王慶曰：「你既是十萬禁軍教頭，武藝必高，強却與我比武藝，若勝得我，特你兩個在此，不妨若輸與我時，只得下山去。」王慶便曰：「說得是。」廖

到也。臣笑蜀兵所費行糧，止有一月，若糧盡必走矣。蜀兵利在急戰，魏軍只宜久守。陛下可使人持詔令子丹堅守，諸路關隘不要出戰，不須一月，蜀兵自走，却乘虛而擊之。諸葛亮可擒也。獻欣然曰：「卿既有先見之明，何不自引一軍以襲之？」懿曰：「臣非惜身重命，實欲存下此兵，以防東吳陸遜耳。吳王不久必僭稱尊號，如稱尊號，恐陛下伐之，定然先入寇也。」臣故待之。陛下免憂。正言間，忽近臣奏曰：「曹都督奏報軍情，懿奏曰：陛下可速令人丁寧告戒子丹，凡追趕蜀兵，觀其虛實，不可輕入重地，以中諸葛亮之計也。獻即時下詔，遣太常卿韓暨持節告戒曹真，切不可戰，務在謹守，只待蜀兵退去，方纔擊之。」司馬懿送韓暨於城外，囑之曰：「吾以此功讓與子丹，汝見子丹，休言是吾所陳之意，只道天子降詔，教保守為上，追趕之人，大要仔細，勿遣性急氣燥者追之。」暨辭去，却說曹真正升帳議事，忽報天



立即拿滾牌在手，王慶把朴刀在手，廖立輪動牌來，只等王慶眼花便打來，王慶定睛看，不動身，廖立舉了一回，把牌打來，王慶便走過西邊去，廖立又打過西來，王慶又走過東，廖立用鎚掘起泥塊，碗來，王慶見泥塊來，將身一蹲，泥塊沒頭上，過去，廖立又把標鎗標來，王慶把刀桿打落去了，第二鎗標來，王慶將手接住，又標第三鎗來，王慶便蹲下，鎗從高處過去，廖立見三鎗不中，再將牌打來，王慶將刀桿橫打去，把牌打落在地上，廖立下頭拾牌，被王慶後腿上打一下，廖立大叫一聲，倒在地上，孫勝張新連忙扶起廖立，曰：好漢不枉了。

子遣大常卿韓暨持節詔至，真忙出寨接入，受詔已畢，真退與郭淮、孫禮計議。韓暨之言，淮笑曰：此乃司馬仲達之見也。真曰：此見若何？淮曰：此言深識諸葛亮用兵之法也。久後破蜀兵者，必仲達也。真又問曰：倘蜀兵不退，又何計耶？淮曰：可密令人去教王雙引兵於小路巡哨，自然糧不敢運。待一月終，糧可盡絕，蜀兵自走矣。乘勢追之，有何不勝也？孫禮曰：某去祁山，虛粧做運糧車，車上盡裝乾柴、茅草，以硫黃、焰硝灌之，却教人虛報隴西運糧到，若蜀人無糧，必然來搶，待入其中，放火烧車，外以伏兵應之，可勝矣。真喜曰：此計大妙。即令孫禮引兵望祁山西行了，又遣人教王雙引兵於小路上行了，郭淮引兵提調箕谷街亭，令諸路軍馬守把險要。直父令張遼子偏將軍張虎為先鋒，樂進子牙門將樂綝為副先鋒。此二將同守大寨，如得將令，方許出兵追之。却說孔明在祁山寨中，每日令人廝戰。

即安排酒來相持，王慶曰：哥，休怪此是爭奪名利，却顧不得人情。當下王慶吃得大醉，至晚三娘扶王慶去房裡睡着，三娘未吃酒，不敢睡，坐床上拿一朴刀，以防廖立來暗害。至二更盡，廖立提刀推開房門，便欲三娘急起身迎住，廖立曰：你這賊人，敢來迎敵我，先吃我一朴刀。這王慶醒來，聽得三娘與廖立戰，潛身起來，持了朴刀出來，把廖立腿上戮一朴刀，廖立大叫倒了。孫勝張新亦提刀出來，防護廖立。當夜大鬧到天，只得讓了第一，位與王慶坐，三娘坐第二，位，廖立坐第三，位，孫勝張新依次坐了。大設筵席慶賀，王慶曰：我今為山

魏兵堅守不出。孔明喚姜維等商議曰：魏軍堅守不出，是料吾軍中無糧也。今噤倉轉運不通，其餘小路盤涉艱難，吾笑隨軍糧草不敷一月用度，如此奈何？正躊躇之間，忽報隴西魏兵運糧數千車於祁山之西，運糧官乃涿郡容城人也，姓孫名禮，字德達。孔明曰：其人如何？有魏人告曰：此人曾隨魏王出獵於大石山，忽驚起一猛虎，直奔御前，孫禮下馬拔劍斬之，從此封為上將軍，乃曹真心腹之人也。孔明笑曰：此是魏將料吾乏糧，故用此計。車上裝載若必是茅草引火之物也。吾平生專用火攻，彼焉能用火也？彼若知吾軍去劫糧草，必來劫吾寨矣。可將計就計而行。大事豈不成哉？遂喚馬岱分付曰：汝引三千軍徑到魏兵屯糧之所，不可入其營，但於上風頭放火。若燒着車仗，魏兵必來圍吾寨，又差馬忠、張嶷各引五千兵在外圍住，內外夾攻，破魏兵必矣。三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張苞分付



寨之主即起紅旗一面，上寫着劉五娘王慶五個大字，即招軍買馬，不消一個月，總聚二萬餘人，馬草無數，却說金劍先生李杰，聞知王慶在紅桃山招軍買馬，大喜，便令人去永州鎮上，請龔端龔正兄弟二人，此時龔正因王慶打死黃達吃官司，收在永州城牢裡，龔端使錢賄賂知州，并上下人等，疎放回家，兄弟二人，聞知金劍先生來請商議事務，二人即隨來入到金劍先生庄上，李杰接入草堂，分賓而坐，李杰曰：今有王慶，占了紅桃山為寨主，招得二萬人馬，在那裡，他不久稱王，我今請二位昆玉，一同上山慶賀，投奔他，以番下半世

日魏兵頭營接連四通之路，今晚着西山火起，魏兵必來劫吾營也。汝二人却伏於魏寨左右，只等他兵出寨，汝二人便可劫之。又喚吳班吳懿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營外，如魏兵到可截斷歸路。孔明分撥已畢，自在祁山上，凭西而坐，却說魏兵探知蜀兵要來劫糧，慌忙報與孫禮，禮令人飛報曹真，真遣人去頭營分付張虎樂綝，看今夜山西火起，蜀兵必來救應，可以出軍。如此如此，三將受計。今人登樓專看號火，却說孫禮把軍伏於山西，只待蜀兵是夜二更，馬岱引三千兵而來，人皆銜枚馬盡勒口，逕到山西，見許多車仗，重重疊疊，擠成營，軍上虛插旌旗，忽然西南風起，岱令頭軍逕去營南放火，車仗盡着，火光冲天，孫禮只道蜀兵到寨內，魏軍放起號火，急引兵一齊掩至背後，鼓角喧天，兩路兵殺來，乃是馬忠張嶷把魏軍圍在垓心，孫禮大驚，又聽的魏軍中喊聲起，一彪軍從火

富貴未知二位意下如何，二人聽了大喜，卻沒李杰當下收拾財物，次日三人起行，不數日來到紅桃山，關下小嘍囉出來問曰：你是誰人？李杰曰：我是永州鎮故人，姓李名杰，這兩個是龔端龔正兄弟，二人今來投奔王頭領，小嘍囉聽了，即上山來報知，王慶連忙與廖立等下山迎接，入寨相見，禮畢而坐，李杰曰：今日我等三人，敬來賀喜，王慶交安排酒來相待，王慶曰：小弟不得龔都頭二位，如何得到今日龔端把弟連累官司事，說了一遍，王慶曰：幸喜恩人無事，在此共享富貴，以報大恩，當日酒散，次早王慶讓弟一位與龔端坐，龔端曰：

光邊殺來，乃是馬岱內外夾攻，魏兵大敗，火緊風急，人馬亂竄，死者無數，孫禮引中傷軍突烟冒火而走，却說張虎在營中望見火光，又不知魏兵勝負，只顧大開寨門，與樂綝盡引人馬殺奔蜀寨來，不見一人，急收軍回，吳班吳懿兩路兵殺出，斷其歸路，張樂二將急衝出重圍，奔回寨時，王城之上箭如飛蝗，却被關興張苞取了營寨，魏兵大敗，皆投曹真寨來，方欲入寨，忽見一彪敗軍飛奔而來，乃是孫禮，遂入寨見真，各言中計之事，真聽知，謹守大寨，靜軒先生有詩嘆曰：  
鏖戰祁山經幾秋，至今草木尚含愁。孔明妙算人無及，先奪曹兵算一籌。



小弟力薄，不敢當此位，只可為先  
卒李杰曰：王頭領休讓，照舊坐位。  
龔端坐第六位，龔正坐第七位，小  
生坐第八位，王慶遠之，即拜金劍  
先生為軍師，即与李杰軍師商議  
大事。李杰曰：可行軍令第一，不許  
叙入，放火第二，不許小嘍囉奪人  
妻女，第三，不許胡乱打劫客商，違  
者依軍法治。一面令人蓋造房屋，  
以安眾軍，招接天下好漢。如此一  
年，手下招得勇將二百員，雄兵二  
十萬，霸了秦州一大郡，眾入尊着  
王慶稱為秦王，建號興國，占了淮  
西一路城池。雖則官軍屢與他對  
敵，不能取勝。王慶自料宋朝沒有  
對手，乘勢侵占河南地方，官軍抵

利在速戰，今彼堅守，吾病興矣。可以退兵，魏人暫時兵敗，  
中原必有添益。若以輕騎襲吾糧道，那時要歸不能矣。今  
乘魏兵新敗，不敢正視蜀兵，便可退去。曹真料吾必不走  
也。吾所憂者，但魏延一軍在陳倉道口，拒住王雙，急不能  
脫身。吾已令人授以密計，教斬王雙，使魏人不敢追也。只  
令後隊先行，當夜孔明只留金鼓守在寨中，打更分明，提  
鈴喝號，凡事皆備。一夜兵已退盡，只落空營。却說曹真正  
在寨中憂悶，忽報有一彪軍到，直令人哨探，乃是左將軍  
張郃也。郃下馬入帳，與真曰：某近奉聖旨，特來聽調。真曰：  
曾別仲達否？郃曰：仲達特令某來也。方纔路聞孫將軍計  
不成，都督哨探否？真曰：新敗以來，未曾敢進。郃曰：仲達分  
付云：魏軍勝，蜀兵必不肯去。若魏兵敗，蜀兵必去矣。此乃  
兵家之玄機，不可不察也。真未信，令人探之，果是虛營。只  
插着數十面旌旗，兵已去了二日也。且說魏延受了密計，

敵不過，以致告急文書雪片奏來。  
當日早朝，皇帝降殿，文武官拜畢，  
天子問宿太尉曰：宋江等今為國  
家建立大功，當封他高官重職，以  
報其勞。言未畢，太師蔡京奏曰：啟  
伏我主得知，今有淮西王慶作亂，  
占去一十七座軍州，比田虎之患  
勝過十倍。今據河南地方，乞我主  
不如再調宋江前去征討，待成  
功回朝，封爵未遲。天子聞奏，即頒  
旨封宋江仍為征西大元帥，盧俊  
義副元帥，吳用喬道清公孫勝為  
參謀，孫安下祥為總兵，餘俱封都  
指揮使，再着殿前張仲德為監軍，  
都招討使，一同領兵征進。却說宋  
江等正與眾將商議事務，左右入

當夜二更，拔寨急回漢中。早有細作報與王雙，上大驅軍  
馬併力追趕，追到二十餘里，看趕上見魏延旗號在前，  
雙大叫曰：魏延休走！蜀兵更不回頭，雙拍馬趕來，背後魏  
兵叫曰：將軍休趕，背後魏延在城外下寨城中放起火，了  
雙便勒馬回時，只見一片火起，慌令退軍。行到山坡左側，  
忽一騎馬從林中驟出，大喝曰：魏延在此！王雙大驚，措手  
不及，被延一刀砍於馬下。魏兵疑有埋伏，四散逃走。延手  
下只有三十騎人馬望漢中緩緩而回。後史官有詩贊曰：  
孔明妙算勝孫龐，破魏吞吳定蜀邦。進退行兵神莫測，  
陳倉道口斬王雙。  
原來魏延受了孔明密計，先教存下三十騎，伏於王雙營  
邊，只待王雙起兵趕時，却去他營中放火。雙若回寨，可作  
隄防。延因此斬之，却說魏延引兵回到漢中，見了孔明交  
割了人馬。孔明設宴大會，不在話下。且說張郃追蜀兵不



報今有天子差中使傳聖旨來到  
宋江忙交整辦香案引盧俊義迎  
接聖旨到軍中宣讀畢中使官曰  
聖上以公等忠義許國故又有此  
命可即準備起行勿負聖上德意  
道罷辭去宋江再與盧俊義聚集  
各營將佐商議征進事宋江曰今  
淮西路徑更難若無鄉道之入安  
能前進潘汛向前告曰小人世居  
淮西此去路徑關隘都曉得宋江  
大喜即令裝宣分撥征進人員頭  
一哨副先鋒盧俊義部領正偏將  
佐五十九員喬道清引馬步軍兵  
一十七萬由陸路而進第二哨先  
鋒使公明宋江部領正偏將佐六  
十員山士奇率游騎雄兵四十萬

上回到寨中忽有陳倉城郝昭差人申報言斬了王雙曹  
真聞知傷感不已因此憂成病疾遂回洛陽命郭淮孫禮  
張郃守長安諸道却說吳王孫權設朝忽有細作人報說  
諸葛丞相出兵兩次魏都督曹真兵損將亡羣臣大喜皆  
勸吳王興師伐魏以圖中原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三出祁山 第一百九十六回  
却說多官皆勸吳王伐魏權猶豫未決張昭奏曰近聞武  
昌東山鳳凰來儀大江之中黃龍累現主公德配唐虞明  
並文武可即皇帝位然後興兵未晚矣多官皆應曰子布  
之言是也遂選定夏四月丙寅日築壇於武昌南郊是日  
羣臣請權登壇即皇帝位乃告祝曰  
皇帝臣孫權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  
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  
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不遂奪神器不子嗣繼世作慝

水軍頭領李俊領了將佐一十八  
員却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張  
橫張順童威童猛共坐水軍七萬  
撐駕望瀾江進發其餘押陣將佐  
三十二員却是蕭讓金大堅樂和  
朱貴朱富蔡福蔡慶李立李雲焦  
挺石勇王定六引領馬軍五萬隨  
後保護張招討為後軍接應宋江  
分撥已定即日出師朝廷遣中使  
官二員給賜賞勞諸軍酒肉已畢  
宋江即催攢三軍入馬取南洋駟  
大路而進又遣人傳報李俊等水  
軍船隻同時起行畢竟何如且聽  
下回分解

○宋公明兵渡呂梁關 公孫  
勝法取石祁城第九十六回

淫名亂制生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乎  
世奉辭行舉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  
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  
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  
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  
神享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祿  
是日祭畢大赦江東改黃武八年為黃龍元年謚父破虜  
將軍孫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  
孫策為長沙桓王立子孫登為皇太子命諸葛瑾長子諸  
葛恪為太子左輔張昭次子張休為太子右弼恪字元遜  
身長七尺少鬚眉折穎廣額大聲清高極聰明善應對權  
甚愛之年六歲時忽值東吳筵會權見諸葛瑾面長乃戲  
之令人牽一驢來用粉筆書其面曰諸葛子瑜衆皆大笑  
恪跪而告曰乞借粉筆再添二字諸葛子瑜之驢滿座之



信宿公家渡秉樞三軍何處更  
軒渠聲名耿々知難氓瘴厲冥  
冥孰為除萬里歸家無意茲幾  
有行李有圖書天心肯副公明  
望缺鉞還看海隅  
却說宋江入馬水陸並行已到桐  
崗屯札下三個大營左營盧俊義  
兵馬中營宋公明後營張招討各  
首尾相接不絕當日宋江喚潘汛  
問曰此去是何關隘潘汛曰此去  
地名飛燕坡淮西地界須打破呂  
梁關方可過石祈城宋江聽罷便  
曰此去賊境不遠即令馬靈到盧  
先鋒營中傳令使孫安前去探聽  
消息盧俊義得令便撥孫安等七  
員將引兵二萬逕奔飛燕坡來哨

深且說呂梁關守將二員魯成劉  
敏聞知宋江引兵到來魯成曰宋  
江初入吾境未知虛實可開關殺  
去必能取勝劉敏曰只可堅守令  
言失了關隘主將可准備黃施俊  
與立翔商議迎敵立翔曰今宋軍  
遠來利在速戰只宜堅守城池則  
宋江自退矣何必戰為黃施俊不  
聽諫遂引謝英劉敏出城列成陣  
勢孫安大叫曰天兵到來猶敢抗  
拒黃施俊大罵殺不盡草寇輪刀  
使戰陣上三十合黃施俊敗走謝  
英便舉斧來敵孫安任先便來戰  
三十合被劉敏殺死孫安見折任  
先大怒却把謝英斬為兩截黃施  
俊見了與劉敏飲兵走入城孫安

人無不驚訝權大喜遂將驢賜之一日大宴官僚權命恪  
把盞巡至張昭向前昭不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喚恪  
曰汝能教子布飲乎恪應之便與昭曰昔姜尚父年九十  
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今日大宴但臨陣之日先生在後飲  
酒之日先生在前今日推辭何謂不養老昭無言可答只  
得飲之恪應對如流權因此愛之故命輔太子昭佐吳王  
仕列三公之上故以其子張休為太子右弼又封顧雍為  
丞相封陸遜為上將軍輔太子守武昌權復還建業羣臣  
共議伐魏之策張昭奏曰陛下初登寶位未可動兵只宜  
修文偃武增設學校以安民心遣使入川與蜀同盟共分  
天下緩緩圖之權從其言即令使命星夜入川來見后主  
禮畢細奏其事後主聞知遂與群臣商議蔣琬奏曰可令  
人問於丞相後主即令陳震逕到漢中見孔明言曰東吳  
孫權即皇帝位命人入川與蜀同盟平分天下孔明曰可

令人齎禮物入吳作賀乞遣陸遜興師要分其勢魏朝必  
命司馬懿拒之懿若南距東吳我再出祁山長安可圖也  
若得長安乘勢伐魏此萬全之計也遂令太尉陳震將名  
馬玉帶金珠寶貝入吳作賀震徑到東吳見了吳王呈上  
國書權大喜設宴相待打發回蜀權傳旨令陸遜虛做起  
兵之聲遙與西蜀為勢遜受命曰此乃孔明懼司馬懿之  
謀也既然同盟不得不從回顧左右曰教吳兵且養銳氣  
待孔明攻魏至急吾可乘虛好取中原也即時下令教荆  
襄各處都要訓練人馬擇日興師却說陳震回到漢中報  
知孔明孔明尚憂陳倉不可輕進先令人去探回報說陳  
倉城中郝昭病重孔明曰大事成矣遂喚魏延姜維分付  
曰汝二人領五千兵星夜直奔陳倉城下如見火起併力  
取城二人俱未深信又來告曰何日可行孔明曰三日都  
要完備不須辭我而行二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張苞至



六收兵回見宋盧二先鋒訴說折了任光宋江不勝悲泣便令四門圍困攻城却說黃施俊因折了謝人報知石祈城主將令他討救兵前來守把不消三個月他糧必食盡入為自退何必與他交戰魯成不聽即引兵二千下關迎敵魯成出馬大罵草寇敢來犯境交你片甲不回余呈出馬喝曰助惡曰夫敢自誇口兩馬相交戰到十合被余呈一刀砍了劉敏大敗棄呂梁關望石祈城而走孫安奪了呂梁山關報知盧先鋒與宋公明知宋江大喜即引軍兵來到呂梁山屯札宋江召孫安等賞賜馬余呈為首功却說石祈城守將謝英丘翔

附耳低言分付曰如此如此二人受了密計自去却說郝昭病重慌報張郃郃急上表差人來替郝昭郭淮聽知郝昭病重乃與張郃商議曰郝昭與我至厚今病重你可速去替他我自寫表申奏朝廷別行定奪張郃恐陳倉有失引三千兵急來替郝昭此時郝昭病危當夜正呻吟之間忽報蜀軍到城下了昭令人上城守把時各門上火起城中大亂昭聽知驚死蜀兵一擁入城却說魏延姜維到了城下看時並不見一面旗號又無打更之人二人驚疑不敢攻城忽聽的城上一聲砲響四面旗幟齊整二人大驚勒馬視之見一人綸巾羽扇鶴氅道袍放聲大叫曰汝二人來的遲了二人視之乃孔明也二人慌忙下馬拜伏於地曰軍師真神計也孔明令放入城言曰吾嘗憂陳倉城未能取之乃使人打細報來說郝昭病重汝等已知吾令汝三日內領兵取之此乃穩衆人之心也吾却令關興張

黃施俊這三員大將足智多謀當日劉敏敗回訴說魯成不聽我愚英遂依丘翔之計再不出戰宋軍一連攻打十數日城不能下宋江與吳用公孫勝商議曰賊兵據城堅守如之奈何公孫勝曰惟有東門地勢畧低小弟今日佈起五里霧來遮我寺人馬一湧逼城下寨火燒燬城樓衆軍一擁而上城必破矣宋江大喜即傳令公孫勝先登拱秀山仗劍作法用水一噴喝声道疾只見霧氣滿空遮了軍兵只聞金鼓之声東門盧俊義催兵上雲梯登城果然城上賊兵不見宋兵來攻孫安卒敢死之士各時利刀一擁上城黃施俊看見望西

苞只推點軍暗出漢中吾即藏於軍中星夜倍道逕到城下使彼不能調兵也吾早有細作在城內舉火發喊相助令魏兵驚惶不定兵無主將必自亂矣吾故取之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正謂此也今郝昭已亡吾甚憐之令伊妻小扶靈柩回魏以表其忠魏延姜維拜曰丞相用兵如神仁德極厚其等何憂哉孔明曰汝二人且莫卸甲可引兵去襲散關散關屬陝西把關之人若知兵到必自走矣魏延姜維受命引兵逕到散關把關之人果然盡走二人上關繞要卸甲遙見關外塵頭大起魏兵到來維曰丞相神算也不可測度二人登樓視之乃魏將張郃也二人歎曰丞相令我等引兵先取此關把關之人聞是蜀兵必早走也若去遲魏兵到矣今果如此可令兵守住險道延即引兵拒之張郃見蜀兵把住要路遂令退軍延隨後趕來催殺一陣魏兵死者無數張郃大敗遠去延回到關上令人

二亥英林計

十七卷

十五



門而走卞祥于玉吳淦真將東門  
打開宋江一齊殺進守兵潰亂立  
翔劉敏抵當不住安仁美活捉立  
翔劉敏被栢森一鎗刺死只有黃  
施俊走出西門于玉追去被黃施  
俊一箭射死鄂全忠趕來黃施俊  
便戰二人關上十合被鄂全忠斬  
于馬下宋江大勢人馬入城令人  
救城中火出榜安民記點將佐  
折了于玉其餘衆將都來請功孫  
安首登城池公孫勝用術布法鄂  
全忠敵施俊首級栢森敵劉敏首  
級安仁美綁解立翔來見宋江問  
曰守城之計是汝主意乎立翔答  
曰仕秦為秦是小人之計宋江曰  
公被擒來若肯委心歸順即赦汝

報知孔明孔明先自領兵出陳倉斜谷取了建威後面蜀  
兵陸續進發後主又命大將陳式來助孔明驅大兵復出  
祁山安下營寨孔明聚衆言曰吾二次出祁山不得其利  
今又到此吾料魏人必依舊戰之地與吾相敵彼意疑我  
取雍郡二處必以兵拒之吾觀陰平武都二郡與漢連接  
武都郡名陰平也若得此城亦可分魏兵之勢何人敢取  
名今俱屬華昌府之姜維曰某願往之王平應曰某亦願往孔明大喜遂令  
姜維引兵一萬取武都王平引兵一萬取陰平二人領兵  
去了再說張郃回到長安來見郭淮孫禮說陳倉已失郝  
昭已亡散關亦被蜀兵奪了今孔明復出祁山分道進兵  
淮大驚曰若如此必取郿雍二郡矣留張郃守長安令孫  
禮保雍城淮自引兵星夜來拒郿城再上表入洛陽告急  
却說魏王曹叡設朝近臣奏曰陳倉城已失郝昭已亡諸  
葛亮又出祁山散關亦被蜀兵奪了叡大驚忽一人又奏

罪立翔曰今日城破被擒有死而  
已早賜加戮宋江聽罷不忍誅戮  
吳用曰此人用之則不可放之亦  
不可直將立翔解去張招討軍前  
斬首以全其名

話說宋江已得了石新城令人尋  
于玉屍首具棺槨與任光同埋一  
處再申文催張招討移人馬鎮守  
石新城却遣發三軍望梁州進發  
前一哨盧先鋒三軍先到鴈山坡  
屯扎這梁州有守城統制官覆姓  
上官名義使一鉄柄鎚重四十六  
斤萬夫莫當聽知宋江入軍離城  
不遠與副將吳炎李東張壽商議  
吳炎曰今宋江入馬相近只宜堅  
守城池上官義曰今宋江兵臨城

曰近得滿寵等表文說東吳孫權僭稱帝號與蜀同盟今  
遣陸遜在武昌揀練人馬聽候調用只在朝夕必入寇矣  
叡聞知兩處危急舉止失措甚是驚慌此時曹真病未痊  
可即召司馬懿商議曰兩下危急可先退何處懿奏曰以  
臣愚意所料東吳必不舉兵叡曰卿何以知之懿曰先孫  
權獨拒江東心滿意足再無遠圖之心次後陸遜復得荆  
州時權自謂大足矣今稱帝號民心未安何敢妄動蜀之  
孔明嘗思當報先主之恩復街亭之讐終欲吞吳非不為  
也蓋力不及矣又誠恐中原從旱路與兵伐之故暫與東  
吳同盟耳今孔明又出祁山懼東吳乘時而擊故令人作  
賀求吳假作與兵之勢以分中國之兵吳欲吞魏恐蜀襲  
吳因此不敢與兵却坐觀成敗今吳與兵乃虛詐之計實  
不舉也蜀與兵乃誠實之情欲克中原也臣故知東吳不  
發兵矣叡嘆曰卿直乃大將軍之才也遂封懿為大都督



下先令將決一戰然後又作計誘人報宋兵來到上官義即令李東張壽引兵三千出城迎敵盧先鋒部下吳淖真出馬直取張壽正開間李東便來取戰朱元舉刀接住所殺上官義見了即引兵出城殺來江度舉刀便戰上官義揮鐵鎚打死江度吳淖真見江度落馬措手不及被李東刺于馬下朱元大敗走回本陣來見盧先鋒訴說折了吳淖真江度盧俊義大怒即令人報知宋先鋒宋江聽得折二將了悲傷不已傳令交拔寨都起先令唐斌相士成胡遠姚期姚約余呈引兵直到梁州城下搦戰上官義見了便令蕭引鳳引鳳兄弟引

總攝隴西諸路軍兵今近臣取曹真總兵將甲來懿曰臣自去取之遂辭帝出朝逕到曹真府下先令人入府報知懿方進見真問病畢懿曰東吳西蜀會合與兵入寇今孔明又出祁山下寨明公知之乎真驚訝曰吾家下知我病重不今知之似此國家危急何不拜仲達為都督以退蜀兵耶懿曰其才薄智淺不稱其職真曰取印與仲達懿曰都督少慮其願助一臂之力只不敢受此印也再三推讓堅執不受真躍起身曰如仲達不領此任中國必危矣吾當抱病見帝以保之言訖復臥於床上懿曰天子已有命旨其不敢受真大喜曰仲達今領此任以退蜀兵再有征伐吾當努力自去矣懿見真再三讓印遂受之入內辭了魏王引兵往長安來與孔明聞智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智敗司馬懿 第一百九十七回

兵出馬唐斌見了舉鎗便刺二人戰上了十合蕭引鳳拍馬舉刀來協明相士成出馬迎戰詐敗而走蕭引鳳趕去被相士成活捉了蕭引鳳正待來救彼唐斌一刀砍了馬脚亦被捉了而兵大敗走入城唐斌回見宋江解引鳳兄弟請功宋江親釋其縛扶坐便曰昆王二位如肯同扶宋朝終不失封侯之位二人連忙拜曰既蒙不殺願為小卒宋江大喜設席相待次日宋江領兵圍攻梁州城却說上官義聽知捉去蕭引鳳兄弟即引吳炎商議吳炎曰今宋兵圍城只宜堅守幸洮陽秦州二處兵到前後夾攻則宋兵自退上官義不聽諫引

蜀建興七年夏四月孔明兵在祁山分作二寨專候魏兵却說司馬懿引兵到長安張郃接見備言前事懿令郃為先鋒戴凌為副將引十萬兵到祁山於渭水之南下寨郭淮孫禮入寨參見懿問曰汝等曾與蜀兵對陣否二人答曰未也懿曰蜀兵千里而來利在速戰今來此不戰必有謀也隴西諸路曾有信息否淮曰已有細作探得各郡十分用心日夜隄防並無一事只有武都陰平此二城未曾回報懿曰吾自差人與孔明交戰汝二人急從小路去救二郡却掩在蜀兵之後彼必自亂矣二人受計引兵五千從隴右小路來救武都陰平就襲蜀兵之後行了數日淮在馬上與孫禮曰仲達與孔明如何禮曰孔明勝仲達多矣淮曰孔明雖然勝之此一計足顯仲達有過人之智也蜀兵如正攻兩郡我等從後抄到彼等豈不自亂乎二人正言間忽哨報來說陰平已被王平打破了武都已被姜



兵出城來戰宋陣上姚期出馬，  
 上官義交戰，兩到三十合，姚期力  
 怯，姚約挺鎗來夾攻，上官義力戰  
 二人，上官義一鎗把姚期打死，馬  
 下姚約見兄落馬，大驚，措手不及，  
 已被殺死。文仲容大怒，挺刀直取  
 上官義，圍上二十合，豈整也。恭二  
 人出馬助戰，上官義抵敵不過，撥  
 回馬走入城去。三將直趕到城下，  
 城上砲石打下來，文仲容收兵，回  
 營。宋江見折了二將，心中憂悶，無  
 計可施，與吳用商議。吳用向宋江  
 耳邊低言如此如此。宋江即喚蕭  
 引鳳兄弟，問曰：「我今令你二人詐  
 降之計，裡應外合，以取城池，你心  
 下如何？」蕭引鳳曰：「我兄弟既蒙主

維打破了前離蜀兵不遠禮曰：蜀兵既已打破了城池如  
 何陳兵於外必有詐也不如速退郭淮從之欲傳令教軍  
 退時忽然一聲砲響山背後閃出一枝軍馬來旗上大書  
 漢丞相諸葛亮字樣中央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上左  
 有關興右有張苞二人見之大驚孔明大笑曰郭淮孫禮  
 休得走也司馬懿之計安能瞞得過吾他每日令人在前  
 交戰却教汝等襲吾軍後武都陰平吾已取了汝二人不  
 早來降欲驅兵與吾決戰耶郭淮孫禮聽畢大慌忽然皆  
 後喊聲大震兩路軍殺來乃是王平姜維興苞二將引軍  
 前而殺來兩下夾攻魏兵大敗各棄盔拋甲赤身逃走郭  
 孫二人棄馬爬山而走張苞望見又驟馬趕來連人帶馬  
 跌入澗內後軍急忙救起頭已跌破孔明令人送回城都  
 卷病却說郭孫二人走脫回見司馬懿曰武都陰平二郡  
 已失孔明伏於要路前後攻殺因此大敗棄馬步行方得

帥不殺之恩願行此計宋江即令  
 人馬退去七十里屯札蕭引鳳二  
 人辭了宋江前去楓霞嶺糾合得  
 百姓村民一百餘人黃昏時直來  
 城下叫曰我兄弟今逃走回來有  
 急事報知可開門只見守門軍士  
 逕來廳上報說有蕭引鳳兄弟帶  
 了衆人走回上官義曰快開門着  
 他進來不多時蕭引鳳兄弟引着  
 百姓來見上官義上官義曰你兄  
 弟今日如何得回蕭引鳳曰我被  
 捉去囚在後營前日統制出戰又  
 殺他二將宋軍各有退志又見統  
 制連日不出兵那裡糧盡又慮洮  
 陽二處軍馬到已退去七十里屯  
 札我等殺了監軍牽了二疋馬逃

逃回懿曰非汝等之罪自明孔明智在吾先可再引兵守把雍  
 郿二城切勿出戰吾自有破敵之策郭孫二人拜辭而去  
 懿又喚張郃戴陵分付曰今孔明得了武都陰平必然撫  
 百姓以安民心不在營中矣汝二人各引一萬精兵今夜  
 起身抄在蜀兵營後各一齊奮勇殺將過來吾却引兵在  
 前布陣只待蜀兵勢亂吾大驅士馬攻殺進去如此兩軍  
 併力可奪蜀兵之營寨也若得此地山勢破諸營有何難  
 哉彼兵安能穩立乎二人受計引兵而去戴陵在左張郃  
 在右各取小路進發深入蜀兵之後三更之時來到大路  
 兩軍相遇合兵一處却從蜀兵后殺來行不到三十里前  
 軍不行張戴二人自縱馬視之只見數百輛草車橫截去  
 路郃曰此必有準備也可取路而回絕然退軍只見滿山  
 火光齊明鼓角大震伏兵四下皆出把陵郃二人圍住孔  
 明在祁山上大叫曰戴陵張郃聽吾之言司馬懿料吾往

二亥亥林詩

卷

十七



四到半路，遇見這一夥百姓，皆言被宋兵四下擄掠，放火燒了房屋，要投入城中避難。故同他來到上，官義聽了大喜，遂留眾人，不疑却說秦州王慶，當日陞殿，文武起居畢，秦王曰：「近有梁州洮陽等處，申說宋江已襲梁州，石祈城等處了，今又攻打梁州，甚急。汝等衆人如何計謀？」太史汪克明曰：「臣夜觀乾象，見西南旺氣當天，各處將星散亂，只有昴星明朗，正應淮南分野，主公可發救兵前去相助，可保無危。」只見上將廖立奏曰：「以臣愚料，梁州守將上官義足智之人，必能拒敵，可差殿前都尉龔端龔正二員，管領文書而行。」秦王準奏，

武都陰平撫民不在，故令汝二人來劫吾寨。却中吾之計也。汝二人乃手下之輩，吾不殺害，何不先下馬投降？郃大怒，指孔明而罵曰：「汝乃山野村夫，侵吾大國境界，如何敢發此言？吾若捉住汝時，碎屍萬段。」言訖，縱馬挺鎗，要上山來取孔明。山上矢石如雨，郃不能上山。乃拍馬舞鎗，衝出重圍，無人敢當。蜀兵困戴陵在垓心，郃殺出舊路，不見戴陵，卽奮勇翻身，又殺入重圍，救出戴陵，而回。孔明在山上見郃在萬軍之中，往來衝突，英勇倍加，乃與左右曰：「嘗聞張翼德大戰張郃，人皆驚懼。吾今日見之，方知其勇也。若留下此人，他日必爲蜀兵之害矣。吾當除之。若不除之，吾心中又添一病也。」遂收軍還營，却說司馬懿引兵布成陣勢，只待蜀兵亂動，一齊攻之。忽見張郃戴陵獨行而來，二人羞慚告曰：「孔明先在蜀兵寨後，山上如此提防，因此大敗而歸。」懿大驚曰：「孔明真乃神人也，不如且退。」卽傳令教大

轉入後宮，與段妃取樂。時值中秋，秦王與段妃登紫雲臺賞月，衆嬪妃伏侍。王慶飲酒，忽聽得臺下有人彈箏唱詞，音調極清。王慶令人去叫來，見不多時，送入一女子，上臺拜見。王慶問那女子何處人氏，女子曰：「妾乃杭州教坊司之樂女，小名翠英，往年遭方臘之亂，被調兵掠至秦州，寓居臺側。今夜因感故鄉，彈箏唱詞，聊申情懷。」王慶曰：「你可再彈一詞，伏侍寡人飲酒。」明日取你爲妃子。翠英聽說，低頭罵曰：「草寇強梁，我幼年曾侍奉皇上，出入宮禁，豈肯伏侍叛臣哉？」王慶大怒，卽令軍校將翠英下臺斬之。

軍盡回本寨，堅守不出。且說孔明大勝，所得器械馬足，不計其數。乃引大軍回寨，每日令魏延搦戰，魏兵不出一連半月。不曾交兵。孔明正在帳中思慮，忽報天子詔至。孔明接入寨中，焚香禮畢，開詔讀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鹹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復興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建興七年夏六月 日詔

孔明聰詔畢，乃與侍中費禕曰：「吾國事未成，安可復丞相之職也？堅辭不受。」禕曰：「丞相若不受職，冷淡了將士之心，也費禕再三奉勸。孔明方纔受之，禕拜辭而去。孔明思量退司馬懿之策已定，遂聚諸將分付，教各處皆拔寨而起。



是夜酒罷自後王慶與段妃宮中取樂不出却說二都尉領首來到梁州入見上官義將王慶旨意備說前事上官義笑曰主公過勞心志汪太史何消多慮遂將蕭引鳳之言說知龔端曰如此則宋江無能為耳上官義置酒相待畢却說宋江退兵于龍山屯札與吳用曰蕭引鳳兄弟在城中必有主意今可整兵圍城令林冲關勝引兵攻打東門白玉達滄引兵攻打北門余呈懷英引兵在南門城下埋伏了各聽號炮一齊進兵宋江吳用等攻打西門各人拔寨齊起來到城下軍校報知上官義大驚曰宋江軍馬既退今又圍城蕭引鳳

當有細作報知司馬懿說孔明起營退了懿曰孔明必有大謀也不可輕動張郃曰必然糧盡兵危要回漢中如何不追懿曰吾料孔明上年大收今年麥熟糧草豐足雖然轉運艱難亦可支吾半載彼安肯便走也彼見吾連日不戰故作此計引誘可令人遠遠哨之軍士探知回報說孔明離此三十里下寨懿曰吾料孔明果不走也且堅守寨柵不可輕進住了旬日絕無音信並不見蜀將來戰懿令人探知回報說蜀兵已起營去了懿未信乃更換衣服在軍中親自來看果見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懿回與張郃曰此乃孔明之計也又住了旬日再令人哨探回報說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懿曰孔明用緩兵之計漸退漢中也都督何故懷疑不蚤追之今若不進兵我等皆被天下人之耻笑矣郃願決一戰以退蜀兵亦報朝廷懿曰孔明詭計極多倘有一失喪我軍之銳氣也決不可輕進郃曰

曰今宋江部下入無閉志各生怨心不如乘勢殺出大事定矣吳炎諫曰只宜堅守待救兵到來上官義不聽即引兵出城殺來正迎着秦明戰上三十合余呈出馬來夾執上官義力敵二將忽後軍來報東門火起已有宋軍殺入城了上官義大驚望沈陽而走余呈趕去冤家馬失前蹄被上官義回馬活捉去了原來蕭引鳳見上官義出城來東和門放火斬開城門放林冲關勝殺入城中李東吳炎張壽慌忙上馬殺出城蕭引鳳曰李將軍何不歸順宋江李東大怒把蕭引鳳刺死冲出東門正遇着白玉達滄二人大戰被白玉刺死

不勞都督親去某乞一軍以追之敗則當正軍法懿曰既衆將要去可分兵兩枝汝引一枝先去在前奮力死戰吾在後應之以防伏兵此乃首尾相應之計也汝次日先進到半途駐劄後日交戰使兵力不乏遂分兵已畢次日張郃戴陵引副將數十員精兵三萬依令而進到半路下寨於是司馬懿留下許多軍馬守寨只引五千精兵隨後進發原來孔明密令人哨見魏兵到半路而歇是夜孔明喚衆將商議曰今魏兵來追必然死戰汝等可一當十吾以伏兵截其後非智勇之將不可當也孔明言畢以目視魏延延低頭不語忽王平出口其願當之孔明曰若有失如何平曰殺身報國有失獻首孔明歎曰王平乃漢之忠臣肯捨身親冒矢石真良將之才也雖然如此奈魏兵兩枝前後而來斷吾伏兵在中平總然智勇只可當一頭豈能分身兩處須再得一將方可行之爭奈軍中再無捨死當



宋江軍馬入城府堂坐定衆將獻功。關勝、歐陽、吳、黃、首級、懷英、潘、提、龔、端、貢、士、隆、擒、龔、正、朱、達、得、敵、李、東、首、級、單、走、了、上、官、義、蕭、引、鳳、兄、弟、被、李、東、刺、死、白、玉、陷、在、河、邊、被、守、門、軍、殺、死、余、呈、趕、上、官、義、被、擒、宋、江、見、折、了、四、人、令、入、尋、尸、身、葬、之、捷、報、張、招、討、催、軍、起、行、此、一、回、折、將、六、員、

○吳、潘、真、○江、度、○姚、期、  
○姚、約、○白、玉、○余、呈、  
○李、逵、受、困、于、駱、谷、宋、江、智、取、洮、陽、城、第、九、十、七、回、  
幾、系、紅、花、映、酒、盃、離、筵、愁、思、更、徘徊、恩、威、正、好、酌、深、願、名、位、何、須、及、早、催、夜、月、輕、移、旗、影、動、秋、

風時送角聲回，將軍未得封侯印，西地兵疲亦可哀。  
宋江撥十將：朱武、董平、楊志、徐寧、索超、柴進、穆弘、雷橫、楊雄、石秀、鎮守梁州其餘大隊入馬，望洮陽進發。令戴宗催趲水軍進越江相會。只見李逵來見宋江曰：「哥，如何不與我出戰，我要領兵打洮陽。」宋江曰：「淮西路徑叢雜，恐有疎失，因此不令汝行。只見項充、李衮、鮑旭、潘迅、孫安、柏森、鄂全忠、許宣、沈安、仁、齊曰：『小將等識得此間地勢，願幫李兄弟同去立功。』」宋江曰：「各宜用心，點一萬騎軍，與李逵等先行。自率大隊人馬隨後而進，却說鎮守洮陽大將二員，一入姓劉名以

先之人教我大計不成矣。言未畢，一將出口，某願往。衆看時，乃前軍都督扶風太守張翼也。孔明曰：「張郃乃魏之名將，有萬夫不當之勇，汝非敵手也。」翼曰：「若有失事，願獻首於帳下。」孔明曰：「汝既敢去，可與王平各引一萬精兵，伏於山谷中，只待魏兵趕上，任他過盡，汝等却引伏兵。若司馬懿隨後趕來，却分兵兩頭，張翼引一軍當住後隊，王平引一軍截其前隊，兩軍須要死戰。吾自有別計助之。」二將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姜維、廖化，分付曰：「與汝二人一箇錦囊，收受吾引三千精兵，偃旗息鼓，伏於前山之上。如見魏兵圍住王平、張翼，十分危急，不可去救，只開錦囊看視，自有解危之策。」二人受計，引兵而去。孔明令吳班、吳懿、馬忠、張嶷四將，附耳分付曰：「如來日魏兵到，銳氣正盛，不可便迎，且退且走。只看關興引兵來掠陣之時，汝等便回軍趕殺。吾自有兵接應。」四將受計，引兵而去。又喚關興，分付

曰：「汝引五千精兵，伏於山谷，只看山上紅旗颯動，却引兵殺出，與受計引兵而去。却說張郃、戴陵引兵驟如猛風雨而來，蜀兵吶喊相擊，卻視之，乃右軍領兵使奮威將軍博陽亭侯馬忠、撫戎將軍關內侯張嶷、左將軍高陽侯吳懿、安樂侯吳班。此四員大將也。張郃大怒，驅兵追殺。蜀兵且戰且走，魏兵追趕，約有二十餘里。正值六月天氣，甚是亢炎，人馬受熱，汗如潑水，只得追殺。走到五十里之上，魏兵盡皆氣喘。孔明在山上把紅旗一招，關興引兵殺出，馬忠等四將一齊引兵掩殺回來。張郃、戴陵死戰不退，忽然喊聲大震，兩路軍殺出，乃是牙門將裨將軍王平。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張翼也，各奮勇追殺，截其後路。郃大叫：「衆將，汝等到此，不即死戰，更待何時？」魏兵奮力衝突，不得脫身。忽然背後鼓角喧天，一彪軍殺到，乃魏都督司馬懿也。懿指麾衆將，把平翼二將圍在垓心。翼大聲言曰：「丞相真



敬上黨人氏一入姓黃名仲實下却入氏俱受王慶偽封都督兵馬使之職劉以敬父劉進公軍官出身黃仲實幼攻兵法當日正商議宋兵攻圍梁州之事忽報上官義領敗殘入馬走入洮陽黃仲實即請相見上官義訴說被蕭引鳳兄弟欺詐降計襲了梁州捉得余呈來見云公計謀再渡州城之策以敬喚解進余呈余呈不跪以敬曰爾今被擒肯降否余呈曰候遭異手恨食汝肉何肯順賊罵不絕口以敬命推出斬之年纔二十八歲後入見余呈先受田虎為賊今能盡忠報國

却說以敬曰公今既失梁州宋江乃神人也計已美定必有良謀吾等當央一死戰即分兵兩路平引一軍截住張郃戴陵翼引一軍來當司馬懿兩頭死戰叫殺連天姜維廖化在山上窺見魏兵勢大蜀兵力危漸漸抵當不住維與化曰如此危急可開錦囊看計二人拆開視之大駭不已未知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仲達與兵寇漢中 第一百九十八回

却說姜維廖化二將觀錦囊之計云若司馬懿兵來圍的王平張翼至急二人可分兵兩枝竟襲司馬懿之營懿知之恐長安有失必然急急退汝等乘亂攻之營雖不得可全勝矣二人即分兵兩路徑襲司馬懿營中而去原來司馬懿亦恐中孔明之計沿途不絕今人傳報懿正催戰之間忽流星馬飛報言蜀兵兩路竟取大寨去了懿大驚失色乃與眾將曰吾料孔明有計汝等不信勉強追來却誤了大事即提大兵而回軍心惶惶亂走張翼隨後掩殺魏兵

必長驅來攻洮陽可一面申文書與秦王知會令撥精兵前來救應這里點軍準備迎敵忽哨馬報有宋軍前來打城劉以敬即同黃仲實上官義登城上看認旗號馮黑旋風李達以敬曰久聞這賊是梁山泊第一個兇徒慣殺人的好漢必須先擒之以挫其鋒使宋江不敢正視洮陽黃仲實曰量此一勇之夫可以計擒傳令四門堅守黃仲實曰離城東二十里有一地名駱谷兩邊盡是高山只有一條路入去後面阻絕山頂有一小徑通越江入馬不堪行明日交戰可以詐敗引入谷中都令我軍從小徑走出隨即將樹下亂石塞斷徑路

大敗張郃戴陵見勢孤窮亦望山僻小路而走蜀兵大勝背後關興引兵接應諸路司馬懿大敗一陣奔入寨時蜀兵已自回去懿收聚了敗軍責罵諸將曰汝等不知兵法只憑血氣之勇強欲出戰致有此敗今後切不許妄動再有不遵決正軍法眾皆羞慚而退魏國無名將死者極多史上不能記錄却說孔明收得勝軍馬入寨所得降兵及軍器馬匹不計其數又欲起兵進取忽報有人自成都而來說張苞被傷風身死孔明聽知放聲大哭口中吐血昏絕於地眾皆救醒孔明自此得病臥床不起諸將無不感激靜軒先生有詩嘆曰

屈死張苞未建功孔明揮淚洒西風要知身惹疴癘病盡在憂民為國中

旬日之後孔明喚童糜竺等入帳分付曰吾自覺昏沉不能理事汝等切勿走泄司馬懿若知必來攻也不如且



前面山口埋伏下弓弩手兩邊把住使他又馬外不能進內不能出。只消半月之間李逵所部必餓死於谷中矣。劉以敬大喜曰此計甚妙。次日劉以敬交心腹牙將于立柯求兩個帶領步軍五千多設弓弩埋伏在駱谷山口待宋軍殺入就把住山口以絕他後。進入馬于柯引軍去了却交黃仲實部馬軍三千開西門迎戰李逵見了把步軍擺開手執兩斧立在陣前。鮑旭仗着一口大濶板刀隨於側首項充李逵各手挽蠻牌列於陣前。黃仲實當先李逵也不打話提起板斧直搶過陣。鮑旭項充李逵便去策應黃仲實見李逵來得兇猛攔

回馬望東門而走李逵大叫賊將休走仲實引兵直走入谷中李逵那知是計與衆一併趕入谷中去。後面鮑旭孫安等領前軍將催動入馬來到不見李逵孫安大叫曰李兄中了計比及衆將殺入山口策應之時只見高山兩邊一聲梆子响埋伏下弩齊發鮑旭轉身便走于柯二將殺來許宣沈安仁向前當住一陣于立雖是步戰却有千斤之力揮起鋼刀把沈安仁斬于馬下許宣挺鎗來戰不想面上中矢而死孫安力敵殺散追兵保得鮑旭潘迅等走回于立柯求把軍卒阻斷山口那個能勾進去李逵殺入谷中黃仲實從山徑裏

回漢中養病。再作良圖。遂傳號令與各營教當夜暗暗拔寨皆回漢中。孔明去了五日懿方得知乃長嘆曰孔明真有神出鬼沒之計吾不能及也。於是司馬懿留諸將在寨中分兵守把各處隘口懿自回洛陽却說孔明將大軍屯於漢中自回成都養病文武官僚出城迎接送入丞相府中。後主御駕自來問病命御醫調治日漸痊可。建興八年秋七月魏都督曹真病可乃上表說蜀兵數次侵界累犯中原若不勦除必為後患。今時值秋涼人馬安閑正當征伐臣願與仲達同領大軍逕入漢中殄滅奸黨以清邊境。此時司馬懿安置荊襄未回魏主大喜即遣使持聖旨星夜召懿回朝。次日獻升偏殿有侍中劉曄在側獻問曰子丹勸朕伐蜀若何曄奏曰大將軍之言是也。今若不勦除後必為大患陛下不勞多疑便可行之。獻點頭曄出內回。家有數十個大臣相探問曰近聞天子與公計議興兵伐

蜀此事如何曄應曰無此事也蜀有山川之險非易圖之地空費軍馬之勞也。今天子心已憚矣若強動軍馬與國無益。衆官皆默然而出。楊暨笑曰昨聞劉曄勸天子伐蜀今日如何又說不伐也。即入內奏曰陛下何不興兵早早伐蜀。獻曰卿書生焉知兵法。暨曰劉曄乃先帝時謀臣也。臣昨日聞奏可伐。臣故知之。獻恐曄有計乃變色而笑曰劉曄未曾教朕伐蜀也。暨又曰劉曄與衆官言不可伐蜀。臣故疑之。特來奏聞。獻即召劉曄入內問曰卿勸朕伐蜀。今文言不可何也。曄奏曰誰人言之。獻曰楊暨來奏如此。如此曄曰臣細詳之蜀不可伐。獻大笑少時楊暨出內曄奏曰臣只道陛下飽看兵書原來陛下實不知也。昨日臣勸陛下伐蜀乃大謀密事常恐憂寐之中漏洩此機以益臣罪。豈敢向外人談論兵者詭道也。事未發切宜密之。臣見衆官所問故反言之。陛下如何與楊暨言是非也。獻大



走出便把大樹亂石塞斷其路李  
 逵與項充李袞并二千步軍在谷  
 中不能得去李逵叫曰只管操死  
 復殺出去項充曰哥且休性急  
 此中他計只待恁心尋路出去若  
 殺出山口他必有重兵守把枉送  
 性命李逵依其言與眾人結作一  
 團團在谷却說宋江升帳忽報余  
 呈不跪受死宋江哭曰余將軍死  
 不辱君其受其戮是宋某之罪食  
 其肉當報此仇哭之不止又報孫  
 安等回訴說李逵賺入深山困了  
 又斬沈安仁射死許宣今保得衆  
 人回來只有李逵項充李袞并二  
 千步軍不知下落宋江大驚曰我  
 正慮李逵不識地理故交你們相

悟曰卿之言乃金玉也。因此愈加敬重。旬日內司馬懿回  
 朝。恭見魏王。獻將曹直表奏之事。逐一言之。懿奏曰。臣去  
 荆襄探視一遍。亦有此意。東吳果不動兵。今日可乘此去  
 伐蜀也。獻即拜曹直為大司馬。征西大都督。司馬懿為大  
 將軍。征西副都督。劉曄為軍師。三人拜辭魏王。引四十萬  
 大兵。前行至長安。逕奔劔閣。來取漢中。其餘郭淮、孫禮等  
 各取路而行。漢中人報入城都。此時孔明病好多時。每日  
 操練人馬。習學八陣之法。盡皆精熟。欲來征北。聽得這個  
 消息。遂喚張疑、王平分付曰。汝二人先引一千兵。去守陳  
 倉古道。以當魏兵。吾却提大兵。便來接應。二人告曰。丞相  
 誤了大事也。人報魏兵四十萬。詐稱八十萬。真懿二人同  
 領而來。勢如太山。如何只與一千兵。去守隘口。倘魏兵大  
 至。將何術以拒之。孔明曰。吾欲多與。恐士卒辛苦也。疑平  
 面目相視。皆不敢去。孔明曰。若有疎失。非汝等之罪也。不

助出戰。今却遭困。如之奈何。潘迅  
 曰。不是地理不熟。只因李將軍一  
 勇殺去。中其計矣。宋江曰。今困在  
 那裡。潘迅曰。洮陽東門外二十里  
 有山名駱谷。乃是山峻岬絕之地。  
 必困在此處。主將勿憂。小人去覓  
 間。有小路通得駱谷之時。即可救  
 之。吳用曰。善。隨交潘迅去問。潘迅  
 引數軍。遙望前面楊柳樹。潘迅問  
 隴上田夫曰。前面是那裡。田夫答  
 曰。是楊柳庄。有一善士。姓葉名光  
 孫。平昔好接待天下有急難之人。  
 但徑此者。便去投他。無有不納。  
 潘迅聽說。即同軍人。逕到庄上。訪  
 問。通了姓名。葉光孫出迎。待酒。潘  
 迅說起宋公明。久聞義士大名。專

必多言可以疾去。又哀告曰。丞相欲殺某二人。就此殺之  
 只不敢去也。孔明笑曰。何其愚也。吾令汝等此去。自有王  
 見吾昨夜仰觀天文。見畢星纏于太陰之分。此月內必有  
 大雨淋漓。魏兵雖有四十萬。安敢深入山險之地。因此不  
 用多軍。必不受害。吾將大軍。皆在漢中。安居一月。待魏兵  
 退。天必晴朗。那時以大兵掩之。吾以安逸之兵。掩殺勞苦  
 之卒。吾有十萬之軍。何懼魏兵四十萬也。疑平聽畢。大喜  
 拜辭而去。孔明隨統大軍出漢中。傳令教各處隘口。預備  
 乾柴艸料細糧。俱勾一月。人馬支用。以防秋雨。將大軍寬  
 限一月。先給衣食。俟候出征。却說王平張疑引一十兵。逕  
 到陳倉古道。揀選高阜處。搭起窩舖。以防陰雨。却說曹真  
 司馬懿同領大軍。逕到陳倉城內。不見一間房屋。尋土人  
 問之。皆言孔明回時。放火燒毀。真便要往陳倉道進發。懿  
 曰。不可輕進。我夜看天文。見畢星纏于太陰之分。此月內



乘懇邀葉光孫素聞宋江名望遂同潘迅來見宋江問曰義士是誰潘迅曰是本處人氏姓葉名光孫宋江曰義士可指我一條路徑救出我軍必當重報葉光孫曰小人祖居此間累被王慶殘害今幸得元帥到此我等再見太平當引一路過駱谷便是洮陽西門宋江即引光孫上帳重待懇請助計取城葉光孫曰小人恨王慶深入骨髓若主帥有用之處雖死不辭只要有信之人同去方可吳用曰汝言有理即遣潘迅孫安栢森安仁美鄂全忠五員主將帶領三百餘人隨葉光孫同去行事分付曰足下此去即不可遲我隨後便有軍馬

到城外策應葉光孫辭別宋江同衆將回楊柳庄去了却說吳用與宋江傳令會盧先鋒先交凌振準備火炮為號着令河北將李勝范簡夏江孫岳四員將引一枝軍在埋伏伏東山小路聽號砲起然後進兵再推朱達潘懷英貢士隆申屠礼于茂五將引一支軍馬出城二里屯札司思孝洪資山士奇睦伴四將引一支軍望南門而進各待黃昏以候葉光孫消息就勢取城諸將得令各自準備去了却說光孫回至庄上酒食相待庄客有八九十人俱整刀鎗弓弩伺候光孫與孫安謀曰此去西山有一小路透路口須待晚間開路前進若

必有大雨若深入重地常勝則可倘有疎虞人馬受苦要退則難且宜城中搭起窩舖任割可也真令人伐木搭之未及半月天雨大降急若盆傾淋漓不住陳倉城外平地水深三尺軍器盡濕人不得睡晝夜不安大雨連降三十日馬無草料死者無數人乏飲食死者極多生者怨聲不絕傳入洛陽魏王設壇求晴不得文武大臣皆入內上疏啓奏太尉華歆上疏曰

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天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成之功又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

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惟陛下裁察謹疏

魏王覽畢以手報曰

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為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

城門校尉監少府臣楊阜上疏曰

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况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皇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以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視遠以綏邇以險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閣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



遇守兵奮力搗殺之。孫安定計畢，日晚孫安引眾出庄，逕望深山而來。四下高崖峻嶺，入各攀藤附葛而行。是時九月中天氣涼，風透骨，樹木零落，星月之下，葉光孫曰：前面樹石塞處，正是駱谷之路，並無人守。孫安幾入，即將木石搬開，孫安向前去，轉過一山，望山下谷中見李逵與眾軍人圍遶團坐而坐。孫安高叫：李逵聽聞聲音，快下來相見。孫安六人下嶺見李逵，說知葉光引路來救，就中定計取洮陽。逵曰：若不相救，延數日皆餓死於此矣。孫安即取帶來乾糧麵餅，與李逵眾人分食之。葉光孫曰：今事不宜遲矣，今夜就把將軍與我等

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云：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畧，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飢，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為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用軍不足，益宜節度。謹疏。

散騎黃門侍郎臣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途之行軍者也。又况於深入險阻，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以霖雨，山坡峻滑，裝逼而不展，糧懸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載半谷，伯道功失，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

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謹疏。

魏王納羣臣之諫，即下詔遣使，詔曹真司馬懿還朝。却說曹真與司馬懿商議曰：今陰雨三十日，軍無戰心，各有思歸之意。倘偶然行動，如何禁止？懿曰：不如且回。真曰：倘孔明追來，怎生退之？懿曰：先伏兩軍斷後，方可回矣。二人正言間，忽使來名，真懿二人遂將大軍前隊作後隊，後隊作先鋒，徐徐而退。却說孔明計算一月秋雨，天氣未晴，自提一軍屯於城固。又傳令教大軍會於赤坡駐劄。城固赤坡俱在漢中孔明升帳，喚眾將而言曰：吾料魏兵必走也。魏王必下詔來取曹真司馬懿兵回。吾若追之，必有準備矣。不如任他遠去，再作良圖。忽王平令人報來，說魏兵已回。孔明喚來人分付曰：汝傳與王平，不可追襲。吾自有破魏兵之

綁了，連夜去見守把谷口二將，問時我自冇答應，即時將帶到城下，着令開門。洮陽可破矣。若待明日，則此計難行。即忙引眾人走離谷中。葉光孫同孫安等回到庄來，三更時候，即令眾人點起火把，各執刀鎗，將李逵等綁了，擁簇在中間，解出谷口來守。把二將望見山下火光競天，人聲震喊，即披掛看時，見山下綁了四百人來到。葉光孫向前叫曰：今夜三更捉得駱谷中走出宋兵，因不識路徑，被庄客捉了。說是梁山泊李逵，恐怕宋兵得知來搶，連夜解來，可速開門守城。軍即報劉以敵知道，劉以敵聽得，是了李逵，想必困餓，走出遭擒，不



勝之喜。還來城上看時，見火光中認得是自家軍將，即令開西門。葉光孫先把李逵麻繩砍斷，手不避斧，李逵接過高叫曰：「認得李逵麼？」斧起于立頭落地。項充李袞已鬆去，傳項充一刀，割了柯求首級。衆人一齊動手，以敵正點軍殺出，凌振放號砲，各處宋兵齊進。孫安等殺入西門，早迎着劉以敬，被孫安一劍揮為兩截。就敵樓上放火，城中鼎沸。却說黃仲實知軍入城，開水東門望東山小路而走，行不一里，喊聲齊起，火把冲天。朱達得當先攔住，黃仲實無心戀戰，驅馬搶過一鎗，已刺死朱達。源懷英隨後趕去，背地放了一箭，黃仲實暗中

束。其人拜辭而去。未知孔明怎生破魏。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四出祁山 第一百九十九回

却說衆將聽知孔明不追，即時乃入帳告曰：「今魏兵久值大雨，不能存任，因此回去。其等好乘勢追之，無有不勝。丞相如何不要追也？」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今次退兵，必有埋伏。吾若追之，正中其計也。不如縱他遠去，吾却分兵逕出斜谷，而取祁山，使魏人不提防也。」衆將曰：「取魏別有路途，丞相只取祁山，何也？」孔明曰：「祁山乃長安之首，倘諸郡有兵來，必經此地。更兼前臨渭濱，後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吾故取之，得其利也。」衆將皆拜服。孔明令魏延張疑、杜瓊、陳式出箕谷，馬岱、王平、張翼、馬忠出斜谷，俱會於祁山，各引兵去。孔明統軍隨後進發，令關興、廖化爲先鋒，即日而行。却說曹真、司馬懿二人，在後監督，令一軍入

不知提防，早射下馬，衆軍齊上，斬首級。比及南門，兩下宋軍一併殺將入城。上官義走不出，自刎而亡。此時天色已明，孫安葉光孫等已得了洮陽，飛報宋先鋒宋公明大隊都入城中。出榜安民，將佐都來請功。懷英獻黃仲實首級，孫安獻劉以敬首級，殺死牙將，不計其數。亂軍中山士奇被敵樓火墜下，燒死。睦祥亂軍砍了，宋江又見折了朱達，得山士奇、睦祥等，傷感不已。請過葉光孫來堂上，說曰：「足下此功非小，敬奏上皇，就封你鎮守洮陽官職。」葉光孫曰：「小人是山僻林夫，今特為主帥分上行此一計，取了洮陽，但得早征服淮西，再觀

陳倉古道探視回報。又行旬日，伏兵皆回，道蜀兵全無音耗。真曰：「兩久道絕，蜀人豈知吾退？」懿曰：「蜀兵隨後至矣。真曰：「何以知之？」懿曰：「蜀兵不趕，料吾有埋伏也。故縱我兵遠去，待過關盡却奪祁山矣。真不信。懿曰：「吾料孔明必從兩谷而來，吾與子丹各守一谷。若十日內無蜀兵來，我面塗粉，穿女衣，來營伏罪。真曰：「若有蜀兵來，我將天子所賜玉帶御馬，輸與汝，即分兵。真屯於斜谷口，懿屯於箕谷口。懿先令一枝兵伏於山谷中，其餘各於要路下營。懿換馬，雜在數十騎之內，遍觀各營。忽到一營，有一偏將，怒曰：「大雨淋漓，許多時不肯回去，又在這裡賭賽，却不苦了官軍。懿聽知，歸到本寨，聚將聽令，挨出怨言。將來懿叱曰：「朝廷養軍千日，用在一時。汝安敢出怨言，自取罪戾。令武士推出斬之，頭與獻首階下。諸將悚然。懿曰：「汝等諸將，各要盡心，以防蜀兵。聽中軍砲响，四面皆進，衆將受令而退，却說魏



太平誠萬幸矣。封官實不願也。宋江見其高義，重賞禮物而去。衆軍報知上官，義自勿死。宋江令小軍割心肝以祭，余呈宋江自作祭文云。

哀哉忠良，喪守綱常，頑死不跪，受戮志昂，罵不絕口，魂魄渺茫。宋江功畢，亦使身亡，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畢，忽空中顯現言曰：蒙兄追祭，今歸陰府，亦難報答。兄保貴賤，百年之日，再得相會，言訖而去。宋江搵淚，回入洮陽，捷報張招討，不勝之喜，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折將五員  
沈安仁、朱達、許宣

○睦 祥 ○山士奇

○宋公明遊夜觀景 吳學究

帳幄談兵第九十八回

將軍承命出西州，劍氣光芒射斗牛。克戰不殊吳漢策，縱擒應與孔明儔。捷報九重安聖主，功成西土戮奸仇。黃封御酒應須降，千里妖氛次第收。

張招討得宋江捷報，即將部將功勳，寫冊簿，差軍齎表章上奏。呈于御案之上。天子看罷，宣宿太尉問曰：宋先鋒為寡人出力，征服淮西幾處，今張招討有奏來冊簿，何以封賞？宿太尉奏曰：啟覆我主，宋先鋒多建奇功，陛下宜賜獎勵。庶見我主不負功臣之德。天子曰：卿

延等引兵取箕谷而行。忽報參謀鄧芝到。四將問其故。芝曰：丞相令如出箕谷，隄防伏兵，不可輕進。陳式曰：丞相何多疑耶？只可倍道而進。司馬懿、曹真必成擒矣。吾料魏兵遭雨，衣甲皆毀，各人思歸，豈肯戀戰？丞相令吾等會於祁山，今却教休進，何號令之不一也？芝曰：丞相計無不中。汝等安敢如此？式笑曰：丞相若多計謀，不致街亭之失，魏延亦笑曰：丞相若聽吾言，逕出子午谷，此時休說長安連洛陽皆得矣。今執定要出祁山，有何益也？式曰：吾自有五千兵，逕出箕谷，先到祁山下寨。看丞相羞也不羞？芝再三阻當，不肯教行。是夜魏延要與孔明爭氣，激着陳式，式自引五千兵出箕谷，並不見一人。式笑曰：人說丞相有通神謀略，吾今見矣。鄧芝聽得陳式去遠，只得飛報孔明，却說陳式引兵行不數里，忽聽得一聲砲响，四面伏兵皆出。式急退時，魏兵塞滿谷口，圍得鐵桶相似。式左衝右突，不能得

脫。又聽得嗽聲大震，一彪軍殺入，乃是魏延，救出陳式五千兵，只剩得四五百人。背後魏兵趕來，却得杜瓊、張嶷引兵接應。魏兵拒住險要下寨。方信孔明先見。延式二人懊悔不及，却說鄧芝回見孔明，言魏延陳式如此無禮。孔明笑曰：魏延素有反相，吾愛其勇而重之。今已顯露，可以除之。正言間，忽報說陳式拆兵五千，今屯谷中。孔明令鄧芝再回箕谷，撫諭陳式，隄防生變。孔明曰：吾料司馬懿必在箕谷口，曹真必在斜谷口，吾速取之。令兩軍抄在他二寨之後，真懿必走也。孔明急喚馬岱、王平，分付曰：斜谷若有魏兵守把，汝二人引本部軍，越山嶺，夜行晝伏，速出祁山之左，舉火為號。又喚馬忠、張翼，分付曰：汝等亦從山僻小路，晝伏夜行，逕出祁山之右，與王平共劫曹真營寨。吾自從谷中三面攻之，魏兵可破也。又喚關興、廖化，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密計而去。孔明發兵倍道而行，又喚吳班、吳



言正合朕意傳旨頒下紅錦袍五十疋綠錦袍一百二十疋黃封酒一百四十埕詔勅一道天贈御書盡忠報國四個字金銷於旗上賜與宋江另賞張招討軍將不在此數宿太尉就文德殿辭了天子回到府中打點了錦袍御酒上馬出城來到石柝城張招討出郭迎接先將帶來酒袍給散軍將運來洮陽有人報知宿太尉賞御賜來宋江引衆迎入府堂宣讀聖旨

制曰朕按有方夏以寧万邦夷夷向風稽首來享蠶頑淮西昏迷不恭敢讎大邦誘亡命之徒率犬羊之衆搔擾疆場凌劉邊陲褒亮鞠頑曠誅積稔神怒人殺將進來馬岱王平從後殺來馬忠張翼亦引軍殺到魏兵各自逃生衆將保曹真望東而走蜀兵正趕之間忽然喊聲大震真膽戰心驚近前視之乃司馬懿也懿大戰一場蜀兵方退真方得脫羞愧無門懿曰諸葛亮占了祁山吾等不可久居此處宜去渭濱安營再作良圖真曰仲達何以知吾敗也懿曰見回人說子丹不信有蜀兵吾料孔明必暗來劫寨因此知之今宜同心報國切不可言賭賽之事曹真惶恐成疾兵屯渭濱却說孔明兵至祁山勞軍已畢孔明隨名魏延陳式杜瓊張疑到寨孔明曰是誰失了軍來延曰陳式不聽號令潛入谷口以致大敗式曰是魏延教我孔明曰他到救你你反攀他將令已違不必巧說推出斬之以警將來此時孔明不殺魏延恐其反也忽有細作報曹真臥病不起孔明喜曰吾用片紙氣死曹真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積勲珍有期爰命虎臣往行天討惟尔宋江兄弟將員安分閭外之寄為予爪牙整我六師修飾邊備奉指縱之路遵制勝之謀靈旗西指此誠壯士功名之會也今特頒賜酒袍并銷金御旗一面以尉軍士宜明號令賞罰同士卒之甘苦看山川之形勢玩寇掌上視賊目中戰必勝攻必取掃蕩巢穴大彰天威時汝之積萬世不朽故茲詔諭想直知悉

宋江等俯伏謝恩已畢宿太尉令將酒袍御賜盡忠報國金字旗與宋江託宿太尉升坐衆將各列兩邊將錦袍當衆給散惟有朱武董



楊雄石秀正將十員鎮守梁州并水軍頭領李俊一起在越江征進各令人送將去宿太尉曰主上深知先鋒多受勤勞用建功績故遣下官賚送御物到營宋江曰託賴呈上洪福太尉之威連取幾座城池爭奈損折河北戰將幾員宿太尉曰日前張招討奏上捷報來奏章只稱先鋒衆將之功朝廷怎知損折將佐之情下官回京必當奏帝宋江稱謝設筵管待宿太尉將位依次而坐都穿御賜錦袍將御酒各沾恩已畢宿太尉相辭宋江等回京宋江送至二十里外方回與衆將計議征進之策召潘迅

孔明祁山布八陣 第二百零回

建興八年秋九月孔明屯兵於祁山與諸將曰若曹真病輕必回長安今兵不退必是病重故留軍中以安衆心吾寫一書真若見之必氣死矣遂喚秦良降兵問曰汝等皆是魏軍中原多有父母妻子不宜久居蜀中今放汝等回家若何衆軍泣謝孔明曰吾有一書達上曹子丹他日必有大功也魏軍回見司馬懿各言其事懿笑曰此必孔明結我軍心也遂令此輩運糧再不調用內有曹真帳下人將孔明書呈上真扶病而起折封視之書曰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致書於大司馬曹子丹之前切謂夫爲將者日就月將能去能就能柔能剛能進能退能弱能強不動如山岳難知如陰陽無窮如天地充實如太倉浩渺如四海眩曜如三光預知天文之早潦先識地理之平康察陣勢之期會揣敵人之短長嗟爾無

問洮陽東去城下一派大江與秦州隔多少路潘迅對曰此去盡是水路一派直抵越江口王慶設有重兵守把須用船隻征進若過了越江便是九彎河水勢極險難通舟楫王慶僭稱之後新設城池在河口岸上以爲秦州之屏蔽撥名將精兵鎮守破得此處又是陸路徑往東鷲山過听得東鷲山妖怪出入之地人不堪行過了這幾處望秦州不遠宋江曰既是要送水路征進可再令馬靈前去報與水軍頭領李俊張順三阮兄弟等知會進兵馬靈領了軍令前去水寨知會宋江將人馬屯扎洮陽以候水軍消息每日與盧俊義公孫勝

學後輩上逆穹蒼助篡國之反賊稱帝號於洛陽走殘兵於斜谷遭霖雨於陳倉水陸困乏人馬猖狂拋盈郊之戈甲撒滿地之刀鎗都督心崩而膽裂將軍鼠竄而狼忙無顏見關中之父老何而居相府之廟堂文官秉筆而紀錄百姓衆口而傳揚仲達聞陣而惕惕子丹望風而遑遑吾軍兵強而馬壯大將虎奮以龍驤掃秦川爲平地蕩魏國作荒墟天書既降速來早降曹真看畢恨氣填胸至晚死於軍中司馬懿差人送喪赴洛陽遷葬魏主知曹真死即下詔催司馬懿出戰懿提軍與孔明交戰孔明喚姜維關興分付如此如此次日孔明起兵到渭濱兩軍相近鼓角齊鳴魏陣中司馬懿出馬只見孔明坐於車上手執羽扇懿責之曰吾主法堯禪舜坐鎮中原寬慈仁厚容汝吳蜀二國汝乃南陽耕夫不識天數強要相侵理宜殄滅如改前過各守疆界以成鼎足之



喬道清同至望江樓本日晴明但見江上天光一色水波不動前人有詞名一萼紅單曰

景致泊沙河月鉤兒掛浪鷺起兩魚梭淺碧依痕嫩涼生潤山色輕修娥釣船掛綠採頰蒼听得船底有吳歌一段風清西江和靖赤壁東坡

往爭水流雲去岫山川良是富貴人多少老樹高低疎星明淡只有古今消磨是凡度潮生潮落甚入海上只恁風波開看江湖心寬誰着漁蓑

隨行軍校將酒食擺下席上宋江在樓中與衆人坐飲教盃酒後倚欄杆說賞畧醉對衆人云宋某曰

更多得衆兄弟義氣相送恩同手足在梁山泊一心與朝廷建功立業幸得天從人願畧有報答皇上洪恩提兵到此駐紮挑陽誠出乎兄弟効力而然也往常憔悴今暫偷一閑爾衆人各從其志取樂執吳用答曰七兄所言要我等各陳其志足見深愛之情然入之志各有不同據吳用本野村夫智識淺陋愧無濟世之才常慕出師之命未曾建功善亦可取幾時洗脫名韁拂袖而歸山林上追赤松子之遊下效陶靖明之樂豈不快哉未知逸吳某之志否宋江曰賢弟所言差矣豈不聞凌漢馬援征交趾之日年有六十餘尚云大丈夫當

勢免致生靈塗炭汝等皆得全生也孔明笑曰吾受先帝託孤之重竭力討賊汝祖父皆漢臣世食漢祿反助逆賊何爲不誅懿羞慚而言曰吾與汝決一雌雄汝若能勝吾誓不爲大將汝若敗時早歸故里吾並不加害孔明曰汝欲聞將聞兵聞陣法孔明曰光布陣我看懿入中軍執旗招颺排成一陣復上馬出陣問曰汝識吾陣否孔明笑曰吾軍中末將亦能布之此乃混元一氣陣也懿曰汝布一陣我看孔明入陣把羽扇一搖復出陣前問曰汝識吾陣否懿曰量此八卦陣如何不識孔明曰汝敢打吾陣否懿曰既然識之如何不敢打卽回本陣喚戴陵張虎樂綝三將分付曰今孔明所布之陣有八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此八門中開休生三門吉傷杜景死驚五門凶正東乃生門西南乃休門正北乃開門汝三人可從生門打入往休門殺出復從開門殺入此陣可破戴陵三人領令各引三

十騎從生門打入蜀陣只見陣如連城重重皆有門戶那裏分得東西南北三將不能相顧只管亂撞但見愁雲漠漠慘霧濛濛喊聲起處魏兵個個皆被縛了送到中軍孔明曰吾縱然捉得汝等何足爲奇吾放汝等回見司馬懿教他再讀兵書重觀戰策那時再決雌雄未爲晚也汝等性命既饒當留下軍器戰馬遂將衆人衣服脫了以墨塗面步行出陣司馬懿見之大怒回顧諸將曰如此久戰不能一勝何面回朝卽令軍奮死掠陣兩軍纔合忽然陣後鼓角齊鳴閃閃領兵從西南殺來懿分軍當之忽然魏兵大亂只見姜維引軍殺來蜀兵三路夾攻懿引軍望南死力突出退守渭濱不出孔明收兵回祁出此時永安城李嚴都尉苟安解糧到營安於路好酒違限十日孔明大怒曰吾軍以糧爲命恨三日該徒五日該斬汝今悞了十日有何理說推出斬之長史楊儀諫曰苟安乃李嚴所用之



死於沙場用馬革裹屍而還上圖  
成席之安我况我北賴眾兄弟之  
威風光定大遼次平河北今又奉  
敕西討正在展平生學識與皇上  
盡忠戰陽賊巢班師回京必封高  
官重爵帝妻陰子圖形於壁隨留  
名於後世此大丈夫之事也公孫  
勝曰賢兄之論猶如金石只有一  
事當今之世此太祖之特昔日  
藝祖建興之初命將出師平四  
方內有賢相贊成之功外有良將  
克敵之效故曹操下江南潘仁美  
定蔚州太祖不時遣使撫恤劬勞  
辛苦皆得上聞以此上下無忌是  
則師臣用命所向成功今之皇上  
左右有蔡京楊戩高俅童貫等嫉

人若殺之後無人敢送糧也孔明乃杖八十放之苟安懷  
恨連夜奔魏投降懿喚入苟安拜告前事懿曰雖然如此  
汝若能回成都布散流言說孔明有怨上之意早晚欲自  
稱帝使後主召回孔明即是汝之功那時奏上天子保汝  
為上將苟安應允逕回成都布散流言說孔明自倚大功  
早晚必篡國也宦官聞言大驚入內細言前事後主驚曰  
如之奈何宦官曰可詔還成都削其兵權免生叛逆後主  
遂下詔宣孔明班師回朝將琬曰丞相自出師累建大功  
何故宣回後主曰朕有密事欲與丞相面議即遣使到祁  
山大寨孔明受詔畢仰天歎曰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王  
上年幼如不回是欺主也若從之退兵祁山再難得也姜  
維曰若兵退司馬懿必乘勢掩殺當復如何孔明曰吾當  
分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營營內兵一千却搦二千竈今  
日搦二千竈明日却搦四千竈每日退軍添竈而行揚儀

賢如蘇七輩惟恐邊師有功說問  
朝廷蒙蔽聖聰我等戰死沙場彼  
亦不惜一旦狼烟寧靜四海昇平  
之後唯獨不敢過望封侯且有免  
死狗烹之禍誰念兄長今日所言  
孔盧俊義席中笑曰男兒之志在  
於四方盧某自北京被難之時得  
蒙仁兄援力相救在山同興大義  
幸今皇上降勅招安乃得與朝廷  
出力征討四方今當取封侯之功  
名而不酌其志則平昔所學豈不  
徒然孔只有喬道清側坐默然不  
答宋江曰衆人都有其志賢弟何  
如不言喬道清側身答曰喬某幼  
學道法志在江湖不幸失身於田  
虎得蒙仁兄提攜心充曠下量貧

日孫臑擒龐涓用添兵減竈之法今丞相退兵何故添竈  
孔明曰司馬懿善用兵吾退兵必然追趕心中疑吾有伏  
兵定於舊營內數竈見每日增竈兵又不知退與不退持  
疑而不敢追吾徐徐退自無損兵之患遂傳令退軍却說  
司馬懿料苟安行計停營只待蜀兵退一齊掩殺正躊躇  
間忽報蜀寨空虛懿曰孔明多謀豈肯勝處而去遂領百  
餘騎來蜀營寨看令軍士數竈畢次日又領軍趕到那寨  
查竈報說三分又增一分司馬懿曰吾料孔明妙孫臑減  
竈之法每日添兵增竈使不疑也吾若追之必遭其禍不  
如且退別作良圖回軍不追孔明不折一人望成都而去  
後川口人報司馬懿說孔明退兵未見添兵只見增竈懿  
歎曰孔明效虞詡之法瞞過吾也吾不如之遂引軍還洛  
陽孔明回成都未知面君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五出祁山 第二回



道有何學識。而能建功立業哉。今不過策機相隨。從事淮西。若得千戈寧息。之沒相辭。仁兄仍前尋師。請明全真之理。修煉身形。以終天年。貧道之所願望也。宋江聽罷。歎人之言。惟有盧俊義之志。與同己。公孫一請。與喬法師二人。所論皆有隱遁之志。平復淮西。功成之後。當遂二公之志。不敢苦留。公孫勝喬道清連忙稱謝。今日願仁兄之言。後勿失信。宋江曰。決不負今日之許。各隨宋江。下樓回營。安歇。次日。宋江只在軍中。與吳用。關勝。花榮。胡廷灼。等列坐。談論兵法。翻畧。宋江曰。孫武子有三篇。兵之法。而佐吳王。姬光。雄霸一方。諸侯

不敢加兵。張良。游黃石。公傳授兵法。扶立漢高祖。遂滅強楚。此皆兵法之功。至於漢末。諸葛孔明輔佐劉先主。戰必勝。攻必取。多因依法而行。你衆人曾亦聞其說乎。只見吳用答曰。諸葛孔明。乃是漢末第一人才。名貫世。有鬼神不測之機。呼風喚雨之能。只是後人少得見其傳耳。吳某不才。幼學諸葛典。集口夕誦讀。一字不忘。仁兄不厭小弟背讀。與兄知之。宋江大悅。曰。願聞其說。吳用曰。諸葛武侯新書。其中有五十論。數變通有法。逐一訴說。孔明新書。內中妙法無窮。深刺兵家之用。勝敗篇云。夫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懼。

却說到成都人見後。王奏曰。老臣正欲取長安。陛下詔回。有何大事。後王曰。朕又不見丞相。心甚思慕。故詔回還。別無他事。孔明曰。非陛下本心。必有亂臣。言臣有篡逆之意也。後王無言。可對孔明曰。若內有好臣。臣安能討賊乎。後主曰。皆官官所言。今日朕茅塞方開。悔之不及。孔明遂喚衆官問之。方知是苟安也。急令人捕之。已投魏國去了。孔明將奏的官官殺之。餘皆屏出宮外。又深責蔣琬。費禕曰。奸臣於天子前害吾。汝等何不諫之。二人曰。此言實不知之。孔明拜辭。後王復到漢中。一面持檄文。令李嚴應付糧草。仍運赴軍前。孔明又議出師。楊儀曰。前者興兵。多有怨心。不如分兵兩班。以三箇月為期。且如二十萬之兵。只領十萬出祁山。住了三箇月。却教這十萬替回。循環輪轉。如日落月升。日出月落之狀。若此。則蜀兵不乏也。然後徐徐而進。中原可圖矣。此乃重大之事。非一朝一夕之故。

丞相若從。可為長久之計。孔明笑曰。汝言正合吾意。即分兵兩班。限一百日為期。循環相轉。連三日者。杖五十。連五日者。杖一百。十日者。處斬。時建興九年春二月上旬。孔明引一半人馬出師。魏太和五年。魏主曹叡陞殿。近臣奏曰。邊庭告急。西蜀孔明。又寇中原。叡急召司馬懿曰。今邊庭又告孔明入寇。卿每回關外禦敵。未能勦除。今日如之奈何。懿奏曰。今子丹已亡。臣等竭力勦寇。以報陛下。若不勦除。臣當萬死。叡大喜。設宴待之。次日。人報蜀兵危急。叡即排鑾駕。送司馬懿出城。懿辭帝。逕到長安。大會諸路大將人馬。計議破蜀兵之策。大先鋒張郃曰。吾願引一軍去守雍郿。以拒蜀兵。如有差失者。立斬。懿阻之曰。吾遍觀衆將。獨公一人。可以當先破敵。若守雍郿。非大將之任也。吾與公立志報國。公肯為大先鋒否。郃大喜曰。吾素懷忠義。欲盡心報國。惜乎未遇其王。今都督肯委重任。雖萬死不



相謀以勇鬥相望以威武相功以刑罰此必勝之理也若三軍教養士卒惰慢不由礼信人不畏其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兆也論天勢篇曰夫行兵之勢有三一曰天一曰地二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風氣調和也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沃入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礼士卒用命糧甲堅備善為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當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地勢篇有曰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土陵各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平原小坡蔓竹

垂揚此車騎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蘆葦相密竹樹交橫此鎗矛之地矣論情勢篇曰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而情緩者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窮也謀而情緩者可襲也論擊勢篇曰古之善陣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允師老絕糧百姓愁怨軍令不習器械不修計不先設外救不至將吏刻削賞罰輕懈營陣失措戰勝而驕可以攻之若用賢授

辭懿曰天子盡情托吾吾欲倚公同立大事故委大任也邵大喜曰惟命是從於是司馬懿令張郃為大先鋒總督六軍又令郭淮守隴西諸郡其餘衆將各分道而進却說孔明率大軍望祁山進發前部先鋒王平張嶷逕出陳倉過劍閣由散關望斜谷而來司馬懿正提兵出關張郃問曰今孔明長驅大進再出祁山當復如何懿曰此人定來割隴西小麥以資軍糧汝可結營以守祁山吾與郭淮巡畧天水諸郡以防蜀兵割麥也說畢留四萬兵令郃守祁山懿引兵望隴西而去此時蜀兵盡出祁山安營了畢隨後孔明亦到見渭濱有魏兵隄備乃與諸將曰此必是司馬懿也即日營中乏糧李嚴處催併去久未見運到吾料隴上麥熟吾密引兵割之只留王平張嶷吳班吳懿四將守祁山之營孔明自引姜維魏延等諸將前到齒城城內太守素知孔明慌忙大開門而降孔明問曰此時何處麥

熟太守告曰隴上麥熟惟上面最盛孔明留張翼馬忠守齒城自引諸將并三軍望隴上而來前軍回報說司馬懿引兵在此孔明驚曰此人算定吾來割麥也即沐浴更衣推過一般三輛四輪車來車上皆要一樣裝飾此車乃孔明在蜀中預先造的孔明令姜維引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插鼓伏在上邽之後馬岱在左魏延在右各引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插鼓每一輛車用二十四人皂衣跣足披頭仗劍在左右擁車執着七星皂旛如此行之三人各受計引兵推車而去孔明又令三萬軍皆執鎌刀馱繩伺候割麥却選二十四箇精壯之士各穿皂衣披髮跣足仗劍簇擁四輪車為推車使者令關興結束做天蓬模樣手執七星皂旛步行在車前孔明端坐於上望魏營而來那哨探軍見之大驚又不知是人是鬼火速報知司馬懿懿自出官視之只見孔明簪冠鶴氅手搖羽扇端坐於四輪車上左



能糧今足餘甲兵堅利四隣和睦  
大國應接敵人有此者引而避之  
此論其畧而已孔明行軍遣將應  
代軍師與化休乎奈其未得其真  
傳笑言訖宋江聽罷深服吳用之  
言忽報馬靈已回宋江召入軍中  
馬靈曰水軍頭領李俊等撐船却  
到越江不遠聽得前哨報曰越江  
岸上王慶有軍將把守先回報知  
宋江聽罷問潘迅曰越江此去尚  
有陸路進得秦州否潘迅答曰越  
江一漫是水路洮陽渡南去可進  
九灣河須用騎兵接應水軍登岸  
便是東鷲山下宋江傳令誰敢接  
應帳前轉過孫安栢森鄂全忠安  
仁美下祥李勝六員稟曰小將這

幾入蒙仁兄大德無恩可報今日  
願引本部入馬前去接應宋江曰  
賢弟幾位既要與朝廷出力此去  
越江岸上都是高山巨麓下通大  
江賊城堅固墻垣宏濶攻打甚難  
你們斟酌而行就撥一萬軍前去  
孫安拜辭率入馬離洮陽望越江  
接應宋江將軍馬札住待水軍取  
了越江然後進發却說李俊水軍  
撐船進透鴨水出口商議進  
兵之計張順曰日前馬靈回報必  
有軍馬在陸路來接應作速進兵  
渡江登岸與哥等相會李俊曰  
賢弟之言極是爭奈此去水勢險  
惡又况冬天水落石出岩岸寒瀟  
我等船隻雖多難以前進差入水

右二十四人披髮仗劍前而一人手執皂旛隱隱似天神  
一般懿大怒曰這箇自○然○是孔明作怪也遂撥二千人馬分  
付曰汝等疾去連車帶人盡情都捉來魏兵一齊追之孔  
明見二千魏兵趕來但見陰風習習冷霧漫漫儘力趕了  
一程追之不上各人大驚都勒住馬言曰奇怪奇怪我等  
急急趕了三十里只見在前追之不上如之何也孔明見  
兵不來又令推車過來朝着魏兵歇下魏兵猶豫良久  
又放馬趕來孔明便回車慢行而行魏兵趕了二十里只  
見在前不能趕上盡皆疑呆孔明教回過車朝着魏兵推  
車倒行司馬懿在後趕來傳令曰孔明善會八門遁甲能  
驅六甲六丁之神亦能懷揣日月袖褪乾坤此乃六甲天  
書內縮地之法也眾軍不可追之懿急收兵退時左勢下  
戰鼓大震一彪軍殺來懿令兵拒之只見蜀兵隊裡二十  
四人披髮仗劍皂衣跣足擁出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孔

明簪冠鶴髦手搖羽扇懿大驚曰方纔那個車上坐着孔  
明趕了五十里追之不上如何這裡又有孔明恠哉恠哉  
言未畢右勢下戰鼓又鳴一彪軍殺來四輪車上亦有孔  
明左右亦有二十四人皂衣跣足披髮仗劍推車而來懿  
心中大疑回顧諸將曰此必是神兵也眾軍心下大亂魏  
兵因此不敢交戰自行奔走正行之際忽然鼓聲大震又  
一彪軍殺來懿舉目視之又見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  
上左右前後推車使見同前一概魏兵無不駭然大半要  
行逃命司馬懿又不知是人是鬼又不知多少蜀兵十分  
驚懼因此引兵奔入上邽閉門不出此時孔明早令三萬  
精兵將隴上小麥割盡運赴齒城打晒去了司馬懿在上  
邽城中三日不敢出城後見蜀兵退去方敢令數軍出哨  
在路捉得一人來見懿問之其人告曰某乃割麥之人  
也因走失馬匹被捉前來懿曰前來何等之兵也答曰三



面去哨探知其虛實然後進兵方保無虞只見盛本山景隆池方三入曰小將不才頗知江路深淺帶船前去哨探李俊曰你善用心前去帶水軍一百掩旗息鼓哨探來至離江四十里見江上並無一船又無軍人守把這三個直哨至江口望見岸上一漫城池週圍高聳水門邊豎起旌旗不見動靜城頂燈籠擺在前面照得通紅盛本三人各在船上看了半晌城池四邊牆垣俱是石壘城中隄防嚴整怎生能破回去報典主將另作商議只聽得聲梆子响城上千軍發弓弩竹簽標鎗亂攢打來盛本眼中一矢倒在船裏山景隆看見叫曰

路伏兵皆不是孔明乃姜維馬岱魏延也每一路只有一千軍護車五百軍擂鼓只是先來誘陣的車上乃孔明也懿仰天嘆曰孔明有神出鬼沒之機也忽報副都督郭淮入見懿細言前事淮笑曰只瞞過一時今已識破何足道哉吾引一軍攻其後公引一軍攻其前齒城可破孔明可擒矣懿從之遂分兵兩路而來却說孔明引軍在齒城打晒小麥忽喚諸將聽今日今夜必來攻城吾料齒城東北麥田之內足可伏兵誰敢去也姜維魏延馬忠馬岱四將出口某等願往孔明大喜乃與姜維魏延曰汝二人各引二千兵伏東南西北兩處又喚馬岱馬忠曰汝二人各引二千兵伏在西南東北兩處只聽砲响四角一齊殺來四將受計引兵去了孔明自引百餘人各帶火砲出城伏在麥田之內却說司馬懿引兵逕到齒城干日已昏黑乃與衆將曰若白日進兵城中必有準備今夜晚攻之必不知

將船使轉以避矢石一百水軍將船轉時山景隆頭上又着一標鎗劉落水中池方跳上嶮岸走時不虞城外壕塹裏埋伏水軍挽鉤將池方搭住活捉去了一百水軍射死大半走得三十餘人救了盛本負傷而死越城都總管上宛人氏姓危名昭德原是海洋劫賊王慶知其勇遣人招服為將使把渡風刀重五十斤王慶賜他匹馬名為火東驕高六尺登山渡水如履平地此人萬夫不當之勇手下三員統制官一名張經祖一名劉悌一名偉凱皆饒陽隴石人俱會水戰王慶初叛重用四將五萬雄兵把守越城聽得宋軍來征淮西這里

也此城低矮淺可以打之遂屯兵於城外一更時分郭淮亦引兵到兩下約定齊出圍得如鐵桶相似懿淮二人傳令攻城城上萬弩皆發矢石如雨魏兵不敢前進忽然魏軍中信砲連聲三軍大慌又不知何處兵來淮令人去麥田內搜時四角上火光冲天喊聲大震四路伏兵一齊殺來齒城四門大開城內兵殺出裏應外合大殺了一陣殺的那魏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司馬懿引敗兵奮死突出重圍占住了山頭郭淮亦引敗兵奔到山後札住孔明入城今四將於四角下安營郭淮來告司馬懿曰今與蜀兵相持許久無策可退且又被殺了一陣折傷三千餘人若不早圖日後難退矣懿曰當復何如淮曰可發檄文調雍涼人馬併力勦殺吾願引一軍襲劍閣截其蜀兵歸路糧草不通孔明自然慌矣那時大事可成也懿從之即發檄文調到雍涼諸郡人馬大將孫禮入見司馬懿令孫



無分晝夜整點軍馬預備迎敵。四將正在軍中議事，守城軍來報昨夜有宋軍在江上哨探，被我們知覺，亂箭射死無數。一將走上岸來，被我等把鈎搭住，捉縛來見總管。危昭德即令斬首，懸門號令與張徑。祖商議曰：昨夜逃回軍人必報主將知道，定發水軍前來攻城。傳令軍卒，守各門不要出戰。日前秦王與汪太史勅旨來說，天罡星逼犯將軍之位，止應淮西分野。令我們仔細提防，堅守。劉悌曰：聞梁山泊頭領李俊、張順，深知水性，又能船戰。若到時，決一勝負。偉凱曰：他軍深入吾之地，不識深淺，總管準備迎敵，殺他片甲不回。吾之願

禮約會郭淮去襲劍閣。却說孔明在齒城，相距日久不見魏兵出戰，乃令魏延、姜維入城聽令。曰：今魏兵守住山險，不與交戰。一者料吾等盡無糧，二者令兵去襲劍閣，斷吾糧道也。汝二人各引一萬軍先去守其險要。若魏兵見有準備，自然退矣。延、維二人引兵而去。長史楊儀入內告曰：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換，今已限足。漢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會兵交換。見存八萬兵，內四萬限足該換也。孔明曰：既有令，便教速行。眾軍聽知，欲收拾起程。忽報孫禮引雍涼各處人馬二十萬來助戰，去襲劍閣。司馬懿引軍來攻齒城。蜀兵思家無不驚駭。楊儀來告孔明曰：魏兵來之甚急，丞相可將換班軍且留下退敵，待新兵來到換之。孔明曰：不可。吾用兵命將以信為本。吾縱取勝，失信於人矣。蜀兵應去皆準備，回其父母妻子皆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難，決不留他，則全其信耳。即傳令應去

也。危昭德曰：既你們要戰，傳下軍令，將戰船擺列江口，四向出戰。使他首尾不能救應。劉悌引支軍埋伏東門，偉凱引支水軍埋伏東壕。關門令張徑守城，引大隊水軍出西門迎敵。眾軍得令，各自埋伏。準備訖，宋軍逃回水寨。報知李俊、李俊大驚曰：後方哨探尚未進兵，便損三將，何面目回見哥？即傳令四寨水軍盡各進兵，殺奔越江而來。以渡其仇。李俊前哨水軍攆駕巨艦離江五十里，望見越江口，擺列下戰船，不計其數。但見

之丘當曰：便行。眾軍聽知，無不歡服，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於眾，我等皆願未回各捨一命，大殺魏兵，以報丞相萬死不辭。孔明曰：爾等該還家，豈可在此眾軍皆言願戰，不願回家。孔明曰：汝等既要與我出戰，可出城安營，待魏兵到，不待歇定，息喘急急攻之。此乃以逸待勞之法也。那四萬兵各執兵器，歡喜出城列陣而待。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詳。

木門道萬弩射張郃 第二百單二回

却說孔明以信義激勵三軍，眾皆感德，奮死報之。蜀兵切齒而待。西涼人馬倍道而來，走的人困馬乏，方欲下營歇息，被蜀兵一擁而來，人強馬壯，將勇兵驍，以一當十，殺的那雍涼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餘皆趨走。孔明出城收聚了得勝之兵，入城賞勞，忽報永安李嚴有書告急。孔明大驚，拆封視之，書云：近聞東吳令人入洛陽與魏連和，今吳



戈戟如麻。閃閃刀鎗耀日。金鼓  
闐闐。騰騰水底蛟龍。盈甲光燦  
駭殺沙邊鷗鷺。攬起冲天巨浪  
掀番滾雪。洪濤旂摩錦綉。千層  
霞彩散青山。甲透寒光。一片水  
痕曳素練。宛若長江。來祖逖。猶  
如赤壁。拒曹公。

李俊催攆船隻急進。當下披掛。立  
於船頭。上手童威。下手童猛。各執  
兵器。令水軍搖旗擂鼓。喊聲而進。  
只見越江西門開處。水港中放開  
來。戰船蕩開。如蟻一般。而出當先  
一員大將。正是鎮守越城總管危  
招德。橫刀立於船頭。李俊恨怒。激  
率戰船順水勢殺過去。危招德把  
船相迎。兩下吶喊交鋒。二人戰上

二十餘合。江面上前後戰船相聯。  
金鼓之聲。震動山川。兩下箭矢交  
加。猶如雨點。宋軍船上。盧元顯跳  
下輕舸。從旁殺入。只見越城岸上  
一聲砲响。兩處伏兵四出。戰船塞  
江而進。東水門劉梯船先到。正迎  
着盧元顯。相聞數合。被劉梯一鎗  
刺落水中。棄清望見。手仗劍當面  
飛去。早劈落劉梯左臂。暈到箭中  
水順流。而門落水。張順張橫。阮小  
五阮小七。撐船前來接應。危招德  
恐宋軍逼進水門。拋了李俊。收了  
戰船。都入水門去了。李俊亦不敢  
深入。退回四十里外。札下水寨。計  
點軍將。又折了盧元顯。水順流。悶  
悶不悅。張順曰。看水港深闊。城又

取蜀。幸吳未曾起兵。今嚴哨知消息。伏望丞相深謀遠慮。  
早施良圖。切勿怠忽。孔明甚是驚疑。乃聚諸將曰。若東吳  
陸遜興兵寇蜀。誰敢敵之。吾須索速回也。即傳令教祁山  
大寨人馬。且退回西川。司馬懿知吾軍在此。必不追也。那  
王平張嶷。吳班吳懿。分兵兩路。徐徐退入西川去了。却說  
張郃見蜀兵退去。恐有計策。不敢追之。乃引兵來見司馬  
懿曰。今蜀兵退去。不知何意也。懿曰。孔明詭計多。豈可相  
拒。不如堅守。待他糧盡自然退矣。郃曰。都督何故懼蜀兵  
如猛虎。惹天下人之耻笑也。懿曰。兵法云。善戰不如善守。  
今孔明糧少。利在速戰。吾堅守不出。彼若糧盡。自然變矣。  
大將魏平出曰。蜀兵拔祁山之營。必歸去也。可以攻之。懿  
堅執不從。却說孔明知祁山兵回。遂喚楊儀馬忠入帳。受  
以密計。先引一萬弓弩手。去劔閣木門道。木門道地名兩下埋  
伏。若魏兵追到。聽吾砲響。急滾下木石。先截其去路。兩頭

一齊射之。二人引兵去了。又喚魏延關興。引兵斷後。城上  
四面遍插旌旗。城內亂堆柴草。虛放烟火。於是蜀兵盡望  
木門道而去。魏營巡哨軍。來報司馬懿曰。蜀兵已退去了。  
不知城中有多少兵。懿自往視之。見城上插旗。城中烟起。  
懿笑曰。此乃空城也。令人探之。果是空城。懿大喜曰。孔明  
此去。必有東吳消息也。誰敢追之。大先鋒張郃曰。吾願往  
之。懿阻曰。公性急躁。不可去耳。郃曰。都督出關之時。命吾  
為大先鋒之職。今日正是立大功之際。却不用吾何也。懿  
曰。兵法云。歸師勿掩。窮寇莫追。蜀兵退去。險阻處必有埋  
伏。須十分仔細。方可追之。郃曰。吾已知之。不必掛慮。懿曰。  
公只要去。休追悔也。郃曰。大丈夫捨身報國。雖萬死無恨。  
懿曰。公不必去。另委別將追之。郃曰。何謂也。懿曰。公性烈  
如火。不能忍耐。恐中孔明之計也。公今若去。悔之不及矣。  
郃大聲曰。孝當竭力。忠則盡命。有何悔乎。懿曰。公既堅執



堅固我軍如何進前今日若不是棄兄弟劍斬傷他一將則我全輸銳氣不如令人報知宋哥上再討救兵方可成功李俊依言即令戴宗報取救兵却說宋江等在洮陽城計謀進兵之策忽報戴宗回令入相見戴宗將李俊等折兵損將取討救兵之事說知宋江聽得又折了將佐五員不勝悲感便問軍中誰可領兵救應只見燕青馬麟陳白楊春懷英貢士蔭申屠礼七員將向前稟曰我等願領軍前去相助宋江即撥步兵一萬隨燕青等進越江來李俊接入水寨相見畢燕青曰小弟臨行哥上分付令兄長須防賊計小弟明日哨探一

要去可引五千兵先行却教賈翔魏平同引二萬馬步兵後行以防埋伏吾却引三千兵續來策應却說張郃引兵火速趕來行到三十餘里忽然背後一聲喊處樹林內閃而走卻追趕三十餘里勒住馬四下視之全無伏兵又乘馬追之方轉過山坡忽喊聲大起一彪軍擁出為首大將乃關興也與橫刀勒馬大叫曰張郃休起有吾在此卻就拍馬交鋒不十合與撥馬便走卻隨後追之趕到一密林卻心中疑有伏兵令人四下哨探並無伏兵放心又趕不想魏延抄在前面與卻又戰十餘合延又敗走卻奮怒追來又被關興抄在前面截住去路卻大怒拍馬交鋒戰有十合蜀兵盡棄什物段疋等件塞滿道路魏兵皆下馬爭取延興二將輪流交戰張郃捨死追趕看看天晚趕到木門道口魏兵各得財物皆無戰心魏延撥回馬高聲大罵曰汝乃逆賊吾乃漢之名將吾不與汝相距汝顧趕來吾

遣自有計議當日李俊設席管待眾人却說危招德退入城中曰劉梯折了左臂血暈而死宋軍雖退終久來攻當何勝之張程祖曰德嘗可傳令今夜率快船用火計前去劫寨必獲全勝危招德曰此計大妙即傳令著韓凱準備火攻之具先進危招德領軍駕舸後進當晚分撥已定開水門悄悄上望宋軍水寨而進來到李俊水寨不遠密地探看時李俊戰船內隱有光漫江三艘艦作三處安下果然眾軍睡熟不作準備韓凱却將船隻漸挨至李俊船傍眾將齊聲後喊金鼓亂鳴火箭火炮射入宋軍水寨早燒着李俊等船火光競

出一彪軍為首大將挺鎗勒馬大叫曰賊將引兵那裏去卻回頭視之乃魏延也卻大怒拍馬交鋒不十合延詐敗與汝決一死戰卻十分大怒挺鎗驟馬直取魏延延揮刀而迎戰不十合延盡棄衣甲頭盔兵器等件匹馬引敗兵望木門道中而走張郃殺的性起又見魏延不顧盔甲兵器大敗而逃卻奮怒趕來正趕之間忽然一聲砲響背後魏軍叫曰張將軍休要追趕他已去的遠了卻生性急暴只管追之此時天色昏黑又一聲砲響山上火光冲天大石亂柴滾將下來阻其去路卻大驚曰吾中計矣急回馬時背後早被木石塞滿了歸路中間只有一段空地兩邊皆是峭壁卻進退無路忽一聲梆子響向下萬弩齊發將張郃并百餘個部將皆射死於木門道之中後史官詩曰諸葛施謀暗學孫山藏萬弩似雲屯馬陵當日龐涓死張郃今朝喪木門



天李俊等俱在夢中驚將起來船頭看時火光照得水上通紅韓凱手持利刀當先殺進矢發如雨葉清迎住被招德一矢射中左臂負痛退走三阮并孟康侯健等戰船四下殺來救應這邊韓凱見宋軍象船相逼恐有疎失撥轉船順流回軍李俊半夜間亦不敢趕次日天明宋軍水寨燒毀哨船七十餘隻射傷軍卒不計其數葉清箭鏃不出而死計點眾將都在單不見燕青眾人皆慌懷英曰昨夜迎敵之時只願向前廝殺弓箭亂射只恐射落水中貢士隆曰燕青為人最机密不到有失昨夜两个船相逼不分彼此草洲雜在賊船上

伏弩齊飛萬點星木門道上射雄兵至今魏卒殘魂魄猶怯軍師舊姓名

却說張郃已死隨後魏兵追到見塞其道路已知張郃中計眾軍勒回馬急退忽聽的山頭上大叫曰諸葛丞相在此眾軍仰視只見孔明立於火光之中指眾軍而言曰吾今日圍獵欲中其馬誤中一箭汝各人安心而去上覆仲達早晚必受吾所擒矣魏兵回見司馬懿細告前事懿悲傷不已仰天嘆曰張雋義身死吾之過也乃收兵回洛陽魏王聞知大哭不已眾官再三勸解方纔休息獻曰西蜀未平良將先亡知之奈何羣臣奏曰張郃乃棟梁之才今日已亡國家深棟折矣諫議大夫辛毗叱之曰是何言也昔建安年間皆言天下不可無武祖也及升遐傳文皇帝時又曰不可一日無文皇帝也及至文皇帝晏駕今日陛下龍興國中文武如雨豈少一張郃乎多官默然無語

可遣人駕輕舸四下追尋李俊悶悶不已只得令軍前去尋訪一面申報宋公明得知原來燕青自到水寨見李俊後自去越城看了地勢因夜混亂殺賊一人解賊號令衣着了雜在危昭德船上回轉城裏藏在城僻處依前脫了軍衣寓居江北門詐稱臨安客入來這日趁食以俟通消息裏改外合取城却說孫安自辭了宋江前來接應水軍從石獅嶺進發當下人馬到東山口屯寨集下相森安仁美鄂全忠卞祥李勝商議曰我們離挑陽將近半月是白牛嶺關上把得甚緊怎能過去卞祥曰此關險峻若攻有傷只宜智取孫安曰願聞

惟笑曰辛諫議之言是也因此令人去木門道取回張郃屍厚葬却說孔明入漢中欲歸成都見後主早有李嚴安奏後主曰軍士糧草已辦不之丞相回師必順魏也後主即命尚書費禕入漢中見孔明細言軍旅之事孔明大驚曰李嚴發書告急說東吳陸遜寇川因此回見費禕曰李嚴奏稱軍糧已辦丞相無故回師必有順曹之意天子因此命某來問耳孔明大怒令人訪察乃是李嚴因軍糧不赴怕丞相見罪故發書取回却又奏天子以糧草豐足遮飾孔明大怒曰匹夫為己之過廢國家大事也令人召至欲斬之費禕勸曰丞相念昔日托孤之恩且恕之若殺之天下人言丞相不容也今留之亦難只可貶為庶人孔明從之費禕即寫表章赴成都入朝來奏後主近臣接表展於龍案上視之其表曰

吏部尚書臣費禕等誠惶誠恐頓首謹表李平即為大



高見下祥曰孫將軍一邊準備改  
 關可令鄂將軍領一支軍埋伏左  
 關之下安仁美引一支兵埋伏中  
 路對林間先引他出戰詐敗走十  
 里外放起號砲兩下衆勢殺進其  
 關可破矣孫安曰此計甚妙即令  
 安仁美鄂全忠各領軍埋伏孫安  
 自引大隊前來兩下搦戰却說守  
 鎮將是王慶外甥李雄同牙將二  
 員畢先焦勝領精兵一萬把住當  
 日報來宋將旗上寫着屠龍手孫  
 安在關下搦戰李雄聽說與畢焦  
 二將議曰近日秦王有旨我們十  
 分提防今軍到關下如何退兵畢  
 先曰宋軍深入不知虛實小將去  
 殺一陣必擒來將李雄依言令焦

勝守關與畢先領五千兵開關殺  
 下孫安見關上有兵出戰心中暗  
 喜各擺開陣勢畢先一馬一鎗直  
 出孫安仗劍迎敵戰上十合孫安  
 撥馬便走畢先勒馬追趕李雄催  
 隨後軍乘勢追殺約趕十里宋軍  
 中砲號連响伏兵齊起早被鄂全  
 忠首先殺入關上放起火來這里  
 畢先正追間後軍報來宋軍入關  
 畢先大驚漫回孫安望見關上火  
 起撥回馬趕上一劍揮作兩截李  
 雄不敢回原路投樹林而走伏兵  
 截住李雄退走不迭被安仁美一  
 鎗刺於馬下孫安合兵齊上關來  
 鄂全忠捉住焦勝過了白牛鎮孫  
 安把焦勝斬首號令計點軍將李

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耻不辨迷罔上下  
 論獄棄科導人爲奸狹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嫌心遂  
 生聞軍臨至西轡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  
 泰軍孤忠勸諫乃止今篡逆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  
 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可將本人削去官職徙  
 爲庶人以杜內外奸黨之路宜急施行謹表以聞  
 後主覽畢勃然大怒叱武士推出市曹斬首號令泰軍蔣  
 琬出班奏曰李嚴乃先帝托孤之臣未可斬之當依表施  
 行可也後主從之即謫爲庶人徙於梓潼郡間任梓潼四  
川縣名  
 後來史官習鑿齒有讚曰  
 昔日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爲難  
 諸葛之使廖立垂淚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而已哉自秦  
 漢以來益未之有也  
 孔明回到成都用李嚴子李豐并劉琰等爲長史積草屯

糧講陣論武整治軍器存恤將士二年然後出征兩川人  
 民軍士皆仰恩德事之如天地父母不覺三年並無侵犯  
 是年乃建興十三年春二月孔明入朝奏曰臣今存恤軍  
 士已經三年糧草豐足軍器完備人馬強壯可以伐魏以  
 報先帝知遇之恩今番若不掃清奸黨恢復中原誓不見  
 陛下也後主曰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曾入寇相父  
 何不安享太平孔明曰臣今恤兵三載憂寐之間未嘗不  
 設伐魏之策實欲竭力盡忠與陛下克復中原重興漢室  
 一統之基也一人出曰不可伐魏也衆視之乃巴西充國  
 人也巴西充國郡名姓譙名周字允南未知有何高見且聽下回  
 分解  
 諸葛亮六出祁山 第一百單二回  
 却說譙周官居太史深明天文地理之事見孔明又欲出  
 師乃奏後主曰臣今職掌司天臺但有禍福不可不奏近



勝等打死孫安着人取李勝屍身埋  
在關下屯扎關上次日引兵離  
白牛鎮望九屯灣不遠孫安將人  
馬靠山下寨遣相森引一千游騎  
前去哨探消息相森引軍哨探一  
遭回報曰九灣河離本寨五十餘  
里河下擺列戰船不計其數岸上  
依山立大營密布鹿角十分隄備  
卞祥便曰今日我軍長驅而來他  
怎不准備明日只顧進兵打他早  
寨若能勝之則水寨不攻自破矣  
孫安信言次日催遣人馬打旱寨  
却說九灣河守將是王慶結義兄  
弟覆姓闖入名世崇淮西曲阿人  
氏原是船夫出身能挽得七八十  
斤硬弩使一枝方天戟也是個殺

人不轉眼的魔君偽受兵馬都監  
之職同兩員指揮使共守九灣河  
一個姓劉名黑虎一個姓祖名虬  
皆是上黨清河人各使一把大剛  
刀萬夫不當之勇當日在寨聽得  
宋江人馬到九灣河又有軍馬從  
路來襲秦州這九灣河乃秦州第  
一要緊去處若被宋兵度過則秦  
州難保矣人報宋兵到寨邊聞人  
世崇大怒披掛上馬手執畫戟帶  
劉黑虎祖虬引五千精騎開寨出  
敵兩軍列成陣勢宋軍安仁美挺  
鎗出馬與聞人世崇大戰五六合  
聞人世崇詐敗安仁美要顯頭功  
縱馬趕去聞人世崇扭身背射一  
箭正着安仁美頰上墜下馬孫安

有群鳥數萬自南飛來投於漢水而死此大不利也今夜  
臣仰觀天象見奎星纏於太白之分乃盛氣在北不利伐  
魏成都人人皆聞栢樹夜哭有此數事不祥之兆丞相只  
宜謹守决不可妄動也孔明叱之曰吾受先帝托孤之重  
當竭力討賊豈可以風雲虛謬之兆而廢國家之大事耶  
孔明即設太牢祭先帝之廟涕泣拜告曰臣亮五出祁山  
未得寸土負罪非輕今臣復統全師再出祁山誓竭力盡  
心勦滅漢賊恢復中原惟死而已當日祭畢拜辭後主後  
主與百官送孔明於城外孔明到漢中聚集人馬喚諸將  
於階下商議出師之策忽報關興病亡孔明放聲大哭昏  
倒在地眾將救起半晌甦醒再三勸解孔明長嘆曰可憐  
忠義之人天不肯與壽也靜軒先生有詩嘆曰  
生死人常理蜉蝣一樣空可憐忠義子不得壽喬松  
乃今魏延姜維作先鋒李恢先運糧草於斜谷道口伺候

孔明引蜀兵三十四萬分五路而進皆出祁山取齊却說  
魏主設朝因舊歲有青龍自摩坡井內而起故改爲青龍  
元年此時乃青龍二年春二月也近臣奏曰邊官飛報說  
蜀兵三十四萬分五路復出祁山魏主曹叅大驚失色急  
召司馬懿至曰蜀兵三年不曾入寇今諸葛亮又出祁山  
如之奈何懿奏曰臣夜觀天象見中原旺氣正盛彗星犯  
於太白不利於西川今孔明負才智逆天道又來入寇乃  
自覓死也臣願陛下洪福願保四人同去必破蜀兵也叅  
曰卿舉來朕察之懿曰夏侯淵有四子長曰夏侯霸字仲  
權次曰夏侯威字季權三曰夏侯惠字雅權四曰夏侯和  
字義權霸威二人弓馬熟閑武藝精通惠和二人諳知韜  
畧善曉兵法此四人常欲與父報讐未遂其志臣保夏侯  
霸夏侯威作左右先鋒夏侯惠夏侯和作行軍司馬共贊  
軍機以退蜀兵叅曰向者夏侯楸駙馬共議軍機陷了許



急救劉黑禿祖虬送傍夾攻殺來宋軍大敗退五十里下寨聞人世崇得勝收兵回寨孫安曰今日進兵又折一員名將損其兵卒奈何下祥曰不必深憂兵法云夫遠戰必用土人而得地利須尋本處居民來問路還然後進兵賊可破矣孫安即令人尋覓居人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折將三員

○葉清 ○李勝 ○安仁美 ○孫安病死九灣河 李俊雪 天渡越水第九十九回 萬古交馳似水傾瀉名利足 亡身長疑好事成虛爭却想開人是貴人老逐少來終不失辱

改策凌定須均勸君莫慕誇頭 角裏裡偷閑總未真

話說孫安殺敗一陣下祥令人覓一老者姓龐名吉來孫安問這路從何處可以透得秦州老者曰小人被王慶催擾科差民不聊生哀老當指一路此去九灣龍王廟最好埋伏後就是淮西寨柵通得秦州先占龍王廟直望河口使賊不敢登岸只攻旱寨前後難以救應無不勝矣孫安大悅曰據老者之言不獨能明地勢抑且深通兵法孫安取酒食相待賜銀十兩辭去下祥對孫安曰賊見吾敗必有欺敵之心主將只作少糧把軍退回十里施小計取寨柵如反掌孫安

多人馬見今羞慚不還此四人乃與祿同否懿回奏曰此四人大不同也獻從之命司馬懿為大都督凡用將士量才委之發勅調兩京及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隴西各處兵馬皆聽懿提調委用懿受命辭朝出城獻囑曰卿到渭水下寨但堅守為上專鏗其鋒若蜀兵不得志必詐退誘敵卿勿追之待彼糧盡據掠不獲必自走矣乘虛攻之則取勝不難亦免軍馬疲勞此長久良計卿勿怠慢也懿頓首拜辭而去魏主同多官回朝却說司馬懿到長安聚集各處軍馬四十萬皆來渭濱下寨已畢又撥五萬軍伐木於渭水上搭起九座浮橋先鋒夏侯霸夏侯威過了渭水刺頭營又於大營之後東原築起一城以防不虞懿正與諸官商議忽報孫禮郭淮相見懿迎入禮畢淮曰今蜀兵見在祁山又來水口倘蜀兵跨渭登原接連北山阻絕隴道搖動民夷非國家之利益也懿曰公言是也可就總督隴

西軍馬據北原下寨深溝高壘按兵休動只待彼兵糧盡方可攻之郭淮孫禮引兵而去下寨了畢却說孔明復出祁山下五箇大寨按左右中前後自斜谷直至劍閣一連下十四箇大寨分屯軍馬以為又計每日令人巡哨忽人報曰郭淮孫禮領隴西之兵於北原下寨孔明喚諸將曰魏兵於北原安營者懼吾取此路以阻隴西之兵也吾今虛攻北原却暗取渭濱却令人伐木筏百餘隻上載草把選慣熟水手五千人駕之晝夜只攻北原司馬懿必起兵來救彼若少敗把後軍先渡過岸去然後把前軍却下筏休要上岸順水取浮橋放火燒斷以攻其後吾自引一軍去取前營之門若得渭水之南勢如泰山矣眾將遵令一行之早有巡哨軍報知司馬懿懿喚諸將曰孔明如此設施其中有計也以取北原為名順水來燒浮橋亂吾之後却攻吾前也即傳令與夏侯霸夏侯威曰若聽得北原



即退四十里屯札。却說聞人世崇得勝一陣，遣人打探回報曰：宋軍退五十里，今糧草將盡，又退四十里。劉黑虎曰：宋兵既缺糧草，必疲餒，可乘今夜去劫其寨，必獲全勝。聞人世崇依計，留祖虬守寨，與劉黑虎準備劫寨。却說卞祥與孫安曰：賊人疑我缺糧，今夜必來劫寨，可調鄂將軍先引一支鉄騎軍埋伏龍王廟側，聽號砲响殺出，截他下河之路。栢將軍引一支軍多設火砲埋伏其寨邊，詐作劫寨，回軍乘勢殺入，就寨中放火砲為號，中軍傳九隻羊在彼如此如此安頓，各去埋伏。且說聞人世崇與劉黑虎披掛上馬，引軍前進，馬勒

發喊，便提兵於渭水南山之中，待蜀兵至可擊之。又令張虎樂緄引二千弓弩手伏於渭水浮橋北岸。若蜀兵乘木筏順水而來，休令近橋，可一齊射之。又傳令郭淮孫禮曰：孔明來北原，暗渡渭水，汝新立之營，人馬不多，可盡伏於半路。若蜀兵於午後渡水，黃昏時分，必來攻汝，汝詐敗而走，彼之兵必來追趕，汝皆以弓弩射之。吾水陸並進，若蜀兵大至，只看吾指揮而擊之。各處下令已畢，又令二子司馬師司馬昭引兵救應前營去了。懿自引一軍來救北原，却說孔明令魏延馬岱引兵渡渭水，攻北原。令吳班吳懿引木筏兵去燒浮橋，令王平張疑為前隊，姜維馬忠作中隊。廖化張翼作後隊，兵分三路去攻渭水旱營。是日午時，人馬離大寨，盡渡渭水，緩緩列成陣勢而行。魏延在前，馬岱在後，望北原進發。吳班吳懿把住渭水口，準備去燒浮橋。却說魏延將近北原，天色已昏，孫禮哨見，便奔營而走。

口軍却放，疾走到宋寨邊，世崇催軍殺進，入得寨門，並不見一軍，却是空寨，回身便走。中軍內火起，孫安伏兵四邊抄出，齊殺將來，聞人世崇叫曰：劉揮使可殺回本寨，我却殺透九灣河來接應。比及劉黑虎殺回本寨之時，栢森去寨邊叫曰：宋軍已敗，可急開寨來接應。祖虬點火炬，部軍殺出，迎着栢森，手起一鎗，刺下馬來。宋軍乘勢湧進，就寨裏放起火砲，光照山川，聲震天地。聞人世崇沖開血路，遶走到龍王廟，恰迎着鄂全忠，大喝賊將快下馬受降，免汝一死。聞人世崇落慌刺斜而走，被鄂全忠趕到河邊，手起刀落，斬于馬下，西兵淹死

魏延知有準備，急退軍時，四下喊聲大震，左右司馬懿石有郭淮兩路兵殺來，蜀兵大敗。魏延馬岱奮力殺出，蜀兵大半死於水中，餘者奔逃無路，幸喜吳懿兵殺到，救了敗兵。過岸拒住，吳班分一半兵，撐筏渡水，來燒浮橋，却被張虎樂緄在岸上亂箭射住。吳班中戰死於水中，餘軍跳水逃生。木筏盡被魏兵所奪。此時王平張疑不知北原兵敗，只奔到營。天有二更，只聽得喊聲大震，王平與張疑曰：馬軍攻打北原，未知勝負。渭南之寨，見在前面，如何不見一箇伏兵，莫非司馬懿知道了，先作準備也。我等且看浮橋火起方可進兵。二人勒住軍馬，忽背後一騎馬來報言說：丞相教軍馬急回北原，兵浮橋俱失了。王平張疑大驚，急退軍時，原來魏兵抄在背後，一聲砲响，火光冲天。魏兵一齊殺來，王平張疑引兵相迎，兩軍大戰一場。平疑二人奮力殺出，蜀兵折傷大半。孔明回到祁山大寨，收聚敗兵



者不計其數。劉黑虎遶回本寨，見寨中火起，情知宋軍占了，急回馬走。孫安趕到面前，一劍揮作兩段。宋軍趕殺淮西軍到天明，都赴龍王廟來請功。九灣河內守船將聽知宋軍攻破旱寨，各棄船逃走。孫安大勝，又得許多戰船，不勝之喜。一面遣人報捷，宋先鋒知道，就令催軍接應。李俊水寨是日就龍王廟立營，大賞諸軍，酒至半酣，孫安曰：「今日且喜成功，皆出卡將軍之謀，只是可惜折了安仁美、李勝二將。」孫安隨令人設位，安排祭儀，親自拜奠，哭祭之時，情動三軍，無不下淚。有詩為記：

出師經戰地，鎧甲已曾離。塞上

皆塵土，軍中捲毒旗。英雄歸土壤，魂魄附沙泥。祭奠情何切，三軍為發悲。

孫安在營自覺神思困倦，伏几而睡。三更時分，忽見一人來報曰：「九灣河神主有請，乞將軍就行。」孫安問曰：「九灣河神主是誰？」其人曰：「只在前面久等，去則便知。」孫安聽說，即披衣而起，隨其人來到一廟。孫安擡頭看時，見金書牌額上寫曰：「九灣龍王廟。」孫安徐步到階，上見一尊神，頭頂冕旒，金冠，身穿黑皂袍，嬰童彩女，侍立左右。孫安俯伏在地，神主離位扶起，與之叙禮。羅便問將軍出師得意否？孫安躬身答曰：「託部下衆將齊心，已破賊

約折萬餘心，由憂悶。長史楊儀告曰：「魏延口出怨言，說丞相看他如糞土，時常欺慢，故令渭水廝殺，因此心怨。」方有此失。孔明叱之曰：「吾自有主意，汝勿獻讒言也。」儀惶恐而退。忽報費禕自成都來，見丞相。孔明喚入，費禕禮畢，孔明曰：「吾有一書，正欲煩汝去東吳一會，你肯去否？」禕曰：「丞相之命，豈敢辭也。」孔明將書付費禕去了。禕持書，逕到建業，入見吳王孫權。孫權呈上孔明之書，權拆封視之，書曰：「漢丞相武鄉侯臣諸葛亮，頓首再拜。致書東吳皇帝陛下。漢室不幸，王綱失紀，曹賊篡逆，蔓延及今，皆思勦滅。未會同盟，亮受昭烈皇帝付託之重，敢不竭力盡忠。今大兵已會於祁山，狂寇將亡於渭水，伏望陛下以同盟之義，令將北征，共取中原，同分天下。書不盡言，萬希聖聽可察。」

吳王覽畢，大喜，乃召費禕曰：「朕久欲興兵，未得會合丞相

即日朕自親征，入居巢門。居巢今廬州府巢縣是也。取魏令肥新城，再令陸遜諸葛瑾等屯兵於江夏河口，取襄陽。孫昭張承等兵出廣陵，取淮陽等處。三處一齊進兵，共三十萬大軍，克日興師。費禕拜謝曰：「誠如此言，則中原百日可破矣。」吳王設宴待之。吳王問曰：「丞相軍前用誰為先破敵？」禕答曰：「獨魏延為首也。」吳王又問曰：「紀建功勞，兼管糧草，用誰？」禕答曰：「楊儀也。」吳王笑曰：「朕雖未見此二人，久知其行也。真乃小輩耳。於國何益？」若一朝無孔明，必為兩人所敗矣。卿等於君前，何不深議耶？」禕曰：「陛下之言甚當，臣今歸去，嚴加記之。」遂拜辭。吳王回到祁山，見了孔明，孔明問曰：「吳王其意允否？」禕曰：「吳王起三十萬兵，三路御駕親征，又問曰：『有別言否？』費禕將論楊儀、魏延之事，告之。孔明歎曰：『真聰明之主也。』此二人吾非不知，為惜其智勇，不忍殺之。禕曰：『丞相最宜區處。』孔明曰：『吾已定奪下了。』禕拜辭回成都去訖。」



雖未建大功，頗遂微忠。神主曰：將軍先爭田虎，後歸真主。今日行兵到此，功却成矣。淮西之地，不久平復。此慶乃將軍之舊都，明日當復歸矣。孫安不知何說，欲待再問，却被神人把手一推，孫安忽然驚覺，乃是一夢。便覺心腹絞痛，肢躄增寒。天明不起視事，眾將聽得，都來問安。下祥曰：將軍貴恙何如？孫安把夜夢與眾將說知，又曰：孫某此回再不能與諸君破賊矣。下祥曰：將軍之言悞矣。夢寐之言，豈足深信？將軍奈心善保無事。孫安曰：此慶正是九灣河龍王廟。我又札營在此，既是神來邀我，安能久乎？待宋先鋒軍到，可將我言說知。雖死

不疑矣。眾將退帳，是夜孫安連發狂數聲大叫三聲而死。次日眾將是孫安已死，無不下淚。下祥令將衣衾棺槨殮殮，一面申文報宋先鋒知。然後定奪。却說宋江在洮陽屯札，日久令人探李俊孫安消息，報馬來說。夜被劫寨，失了燕青。宋江大驚，正與眾謀去跟尋，又接孫安連報捷書，尚未回荅。又報說孫安已定九灣河屯札龍王廟，夜感重疾，死于軍中。宋江正憂未了，又得此報，掩面大哭曰：孫安之功為征淮西第一，未得封爵，而身先死，深可惜矣。吳用曰：仁兄正可率軍到九灣河，接應水軍，必訪燕青之消息，取秦州在

忽報魏將鄭文，反來投降。孔明喚入問之，鄭文曰：某乃魏國偏將軍之賊也。近與秦朗同領人馬，聽司馬懿調用，不料懿徇私偏向，加秦朗為前將軍，視文如草芥，待之如糞土。又行陷害，因此十分虧負。來投丞相，願執鞭補報言未畢，人報秦朗單搦鄭文交戰。孔明曰：此人武藝比你若何？文曰：某當立斬之。孔明曰：汝若先殺秦朗，吾不疑之。必重用你。鄭文忻然上馬，直與秦朗交馬。孔明出營視之，只見秦朗挺鎗大罵曰：反賊盜吾戰馬來此。早早還吾，言訖驟馬取鄭文。文拍馬舞刀相迎，只一合，斬秦朗於馬下。魏軍各自逃走。鄭文提首級入營。孔明曰：你再去將死屍衣服剝來。文納下秦朗首級，復出營來剝衣服。孔明又來看畢，回到帳中坐定，喚鄭文至，勃然大怒，叱左右推出斬之。鄭文曰：小將無罪，何故如此？孔明曰：吾自幼識秦朗，汝安敢瞞吾。文拜告曰：此乃秦朗之弟秦明也。孔明笑曰：司馬懿

令汝詐降，于中取事，以圖功勞，是否？汝若不實，吾必斬之。鄭文只得招成泣告免死。孔明略施小計，就此事而行，要捉司馬懿，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造木牛流馬 第二回單四回  
孔明曰：汝既求生，可修書一封，教司馬懿自來劫營。吾便饒你性命。若捉住司馬懿，便是汝之功也。吾當重用。鄭文只得寫了一書，呈與孔明。孔明令監下鄭文。樊建問曰：丞相怎知此人詐降也？孔明曰：觀其動靜可知也。司馬懿不輕用人。若加秦朗為前將軍，必武藝高強。與文交馬，只一合被文斬之，必不是秦朗也。故以詐言探之。果然如此。眾皆拜伏曰：丞相真神人也。孔明選一舌辯軍士，附耳分付如此如此。其人持書逕來魏寨，人報司馬懿，懿喚人接書，拆封看畢，懿問曰：汝何人也？答曰：某乃中原之人流落蜀中。鄭文與某同鄉。孔明因鄭文有功用，為先鋒，今鄭文念



目前矣宋江傳令撥盧先鋒部下將佐十五員鎮守洮陽是黃信孫玄宣贊郝思文韓滂彭玘單廷珪魏定國歐鵬鄧飛呂方郭盛王英燕順扈三娘帶兵五千同守有安道全稟說藥料用盡可令人回京關支味江即差戴宗回京關給就留安道全在洮陽等候宋江分撥望九灣河進發過白牛嶺望九灣河不遠報知卞祥卞祥引衆將出十里接到龍王廟札下宋江請卞祥入帳中問其備細卞祥把白牛鎮次礮早寨賊將勦殺又將孫安夢見神人之語臨死令我說與先鋒得知宋江聽罷猛然想起往年征田虎之時屯兵懸纏井夢見鷄

在鄉情特來下書明日晚間舉火爲號望乞都督盡提大兵前來劫寨文在內應之司馬懿反覆審詰果然是實即賜酒食忻然分付曰本日二更爲期大事成了必重用汝其人拜別回到本寨告知孔明孔明仗劍步罡禱祝已畢喚王平張疑分付如此如此喚馬忠馬岱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分付如此如此各人引兵而去孔明坐於高山之處却說司馬懿欲引二子提大兵來劫蜀寨長子司馬師止之曰父親何故據片紙而入重地也倘有疎虞如之奈何不如令別將先去父親接應可矣懿從之遂令秦朗引一萬兵去劫蜀寨懿自引兵接應是日天已初更風清月朗忽然陰雲四合黑氣漫空對面不見懿大喜曰天使吾成功也人盡銜枚馬皆勒口大驅士馬進發於是秦朗引一萬兵直殺入寨中並不見一人朗知是中計急退兵時四下火把齊明喊聲大震鼓角喧天火砲震地左有王

官神人說孫安是淮西九灣河龍王廟神我未深知今聞孫安之語正與我夢神人之言相同也即將其事與吳用公孫勝說知吳用曰若據此說則孫安誠非凡人矣宋江曰我必就往祭之便問孫安靈柩下祥曰殯殮停在九灣河岸側孤山下正待先鋒定奪次日宋江令備祭儀同吳用公孫勝喬道清關勝卞祥前來孤山下陳設祭儀令其子孫岳掛孝羅列祭儀大哭而祭哀動三軍祭罷曰龍王廟令將孫安靈柩葬于孤山下立碑以表其功宋江謙恭燕青連日不快以見廟主李道入曰此廟神籤極驗先鋒祈問便知下落宋江吳用

平張疑右有馬忠馬岱兩路兵殺來秦朗死戰不能得出皆後司馬懿遙見蜀寨火光冲天喊聲不絕又不知魏兵勝負只須催兵接應懿引兵正望火光中殺來忽然喊聲大震左有魏延右有姜維兩路殺出魏兵大敗十傷八九相持不住盡皆奔走此時秦朗所引一萬之兵皆死於鋒刃之下蜀兵圍得鐵桶一般嚴密其箭如驟雨因此秦朗死于亂軍之中山頭上忽鳴金蜀兵皆歸大寨天復晴朗孔明坐于帳上斬了鄭文再議取渭南之計此時司馬懿奔入本寨人報初更時陰雲暗黑乃孔明用遁甲之法後來收兵已了天復晴朗乃孔明驅六丁六甲掃蕩浮雲也懿歎曰真神人也即令諸將加謹防備却說孔明每日令兵搦戰魏軍兵不出迎孔明自上小車來祁山前渭水東西踏看地理忽到一處形如葫蘆之狀入谷口視之可容千餘人兩山又合一谷可容四五百人背後兩山環抱只



寺到殿前拈香設拜宋江祝罷來  
情問神祈籤得個第十二籤之內  
解云

冬風正尔入江干鴻鴈漸分卒  
見雞待寺凍雲垂地日一場勝  
氣破愁顏

宋江得籤令吳用公孫勝解卦吉  
凶吳用曰據籤裏之言燕青必在  
無事宋江曰何以見之吳用曰籤  
裏有云冬風正尔入江干目今正  
是隆冬應其時景鴻鴈比我兄弟  
謂一時不相會待待寺凍雲垂地  
日莫非目下應有雪降一場勝氣  
破愁顏此是攻取越江大勝消息  
宋江大喜遣快船望上流直去李  
俊水寨報知克日進兵這里接兵

不出以候消息燕青在越江城裏  
住二十餘日與軍校胡顯情好甚  
密猶如兄弟凡事傾心與燕青說  
知此越江城十分堅固兄長若要  
成功即目守西水門牌軍是我兄  
弟胡俊我邀來相見燕青見那人  
倒身便拜胡俊連忙扶起曰小人  
與足下素未相識何受重敬胡顯  
曰不瞞哥說此人是宋公明部  
下一員正將綽號浪子燕青他潛  
入城要行裏應外合之計小弟愛  
此人忠義一心要幫他成事哥  
何不棄邪歸正收了城池投順中  
朝豈不待個名節我觀玉慶氣數  
不久今日特邀哥商議此事胡  
俊曰既兄弟有心歸順我必送之

可通一人一騎而行孔明看了一遍心中大喜乃問鄉導  
官曰此乃何地名答曰地名上方谷又名葫蘆谷孔明回  
到帳中喚馬岱附耳授以密計如此行之即令一千五百  
人五百人守谷口一千人在內做工孔明又囑馬岱曰此  
等人不許放出其餘人不許放入吾還不時點視捉司馬  
懿只在此計之中如有漏了消息決斬汝首馬岱受計而  
去依法置造孔明每日往來指示不覺十餘日孔明看了  
回到營內長史楊儀告曰即今糧米皆在劍閣人夫牛馬  
搬運不便雖日行夜住費力甚難總然易到不敷支用  
之奈何孔明笑曰吾已運謀多時也前者所積木植并西  
川收買下的木植教人置造木牛流馬搬運糧草甚是便  
益牛馬皆不水食可以轉運晝夜不絕也眾皆拜曰自伏  
義治世相傳至今未聞有木牛流馬之事請丞相教之孔  
明曰吾已令人依法置造未曾完足吾暫將木牛流馬之  
法尺寸方圓長短濶狹開寫明白汝等視之眾將環繞視  
之其造木牛之法云

方腹曲徑一股四足頭入領中舌着于腹載多而行少  
獨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  
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  
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  
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  
步每牛載十人所食一月之糧人不太勞牛不飲食也  
造流馬法云  
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  
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  
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  
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寸五分大小與前  
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



然事不宜遲。就這幾日內，可取城。燕青曰：願求二公妙策。胡俊曰：足下不可備書一封帶去報知。我這里候他軍到開水門接應。其計便成矣。燕青大喜，即寫攻城日期書札一封付與胡俊。胡俊辭了燕青，令一軍直至李俊水寨邊。曰：城內有機密事報知宋軍，引入寨相見。其人于頭髮髻上解下書札，呈與李俊。李俊折開書看，却是燕青說。裏應外合，取洮陽軍。李俊看罷，不勝歡喜。重賞來人，分付曰：准定三日兵到城下，休要失信。來軍領諾，前去回話。李俊與張順商議進兵。張順曰：此戰必須去請凌振到此，方可進取。李俊即令一軍駕快船望

順流來九灣河龍王廟見宋江，說知燕青事。又取凌振用，宋江隨令凌振帶大砲同李逵項充李衮前去相助。宋將登快船，運赴越江水寨。來見李俊，恰是第二日了。李俊即傳令水軍船隻各推幫而進。三既同孟康施恩楊春陳達從水軍東港行去。二張與孔明孔亮侯捷馬麟船隻從水南進發。李俊自與李逵項充李衮童威童猛懷英貢士隆申屠禮戰船望水西征進。當晚彤雲密布朔風捲起。第三日忽然降下一天大雪，鋪了江岸。白占如銀。李俊與懷英等曰：昔日宋公明歌以雪天曾打北京城，今日趁此大雪，正可破賊巢矣。懷英曰：主

去後脚孔分墨四寸七分。後載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觔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鞋。長四寸。徑面四寸二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眾將看了一遍，皆拜伏曰：丞相真神人也。漢室將復矣。不過半月之間。木牛流馬皆造完備。宛然如活者一般。上山下嶺各盡其便。大軍見之無不忻喜。孔明令右將軍玄都侯高翔引一千兵駕木牛流馬，自劍閣直抵祁山大寨。往來搬運糧草，俱給蜀兵用度。因此大兵皆要出戰，以報孔明之德。後人有詩讚曰：六出祁山用計謀，軍糧運到西州。劍閣險峻驅流馬，斜谷崎嶇駕木牛。心地玲瓏人莫測，性天廣大鬼難籌。誰能繼此神仙術，古往今來贊武侯。却說司馬懿正憂悶，沉思之間，忽有哨軍報說：蜀兵用木牛流馬轉運糧草，人不太勞。牛馬不食，懿大驚曰：吾堅守者，只為敵人糧草不能接應之故。今用此法，必為久遠之法。不思退矣。急喚張虎樂綝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喊叫擗鼓殺將出來，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二人各引五百兵，扮作蜀兵，夜間偷過小路，伏在谷中。果見高翔引兵驅木牛流馬而來，將次過盡，兩邊一齊鼓噪殺出。蜀兵借手不及，棄了六七匹。盡往祁山大寨而去。張虎樂綝不敢多帶，每人只驅二匹，棄了糧草。星夜而回。與司馬懿看了，果然進退如活的一般。懿大喜曰：汝既會用此法，吾



將之見極高，可先令凌振、准、倫、火砲、候黃昏左側，捱到城下，點放。城中震動，必有人內應。李俊曰：汝言極是。隨令三路水軍都近黃昏而進。聽砲起，各宜進兵。分撥已了，凌振起船先進，帶領砲手，悄悄推近城下。此時城裏燕青已約下胡顯、胡俊，都準備了。將近初更，守城軍因寒冷，都去睡了。燕青輕身立在水西門城頂，望見水寨中火光不絕，戰船四散，知有動靜，挨到三更，凌振就水門岸邊連放十數個砲，震如狂雷，危昭德正在行營賞雪飲酒，聽得砲响，大驚，急令人哨探各水門守軍聽得盡透入城，燕青就敲樓上放起火，胡顯兄弟打開

何不用之，便令巧匠百餘人當面拆開，懿分付曰：吾做孔明造此木牛流馬也。汝等並依尺寸長短厚薄之法置造，敢有違式者決斬，不及半月造成二千木牛流馬。與孔明一敝法則亦能進退。就令鎮遠將軍岑威引一千兵驅駕木牛流馬去隴西搬運糧草，往來不絕。却說高翔回見孔明說魏兵捨木牛流馬各二匹去了。孔明笑曰：吾正要他捨去。幾個木牛流馬不為失事，吾不久軍中便得許多資助也。諸將問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司馬懿見了必然做吾造之。那時又有計策不數日又報魏人也會造木牛流馬。往隴西搬運糧草。孔明大喜曰：不出吾之所料也。便教王平分付曰：汝引一千兵扮作魏人，星夜偷過北原，只推巡糧軍，運到運糧之所，將護糧之人盡皆殺散，却驅木牛流馬而回。逕奔過北原來。此處必有魏兵追之。汝便將木牛流馬口內舌頭扭轉過來，就不能動。所運軍糧盡皆

水西門李逵執兩把板斧，首先殺入項充、李袞相幫入城，內鼎沸。淮西軍卒散漫逃生，危昭德急披掛上馬，引七百護軍殺出東門，迎著張順登岸，一刀砍斷馬脚，危昭德跌番地下，衆軍齊上剝為肉泥。七百護軍殺死大半，張徑祖慌忙走出西門外，遇李逵一斧劈死。韓凱走出東門，見無去路，跳下水中，被阮小七一把揪住，捉上岸來。三路水軍併殺入城，淮西兵死者不計其數。水門內流出血水，江為之紅，屍身滄住江口。水高三尺。次日李俊一面招安，燕青見李俊，李俊降階接曰：不想賢弟建此奇功，世之罕有。燕青曰：多得城中胡顯、昆王乃成此功。李俊令人相請人

奔走背後，魏兵趕到，牽拽不動，扛擡不去。吾再有兵到你，却扭回舌頭，長驅大行。魏兵必疑為怪也。平受計引兵而去。又喚張疑分付曰：汝引五百軍扮作六丁六甲神兵，鬼頭獸身，用五彩塗其面，甲子甲寅模樣，種種異相。一手遊錦綉旗幡，一手仗巨闕寶劍，身掛葫蘆，內藏烟火之物，伏于山傍。待木牛流馬到時，放起烟火，一齊擁出護送而來。魏人若見，必疑是神鬼，不敢追之。此乃神師之計也。張疑受計引兵而去。又喚魏延、姜維分付曰：汝二人同引一萬兵去北原寨口，接木牛流馬以防交戰。又喚廖化、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引五千兵去渭南搦戰，各人遵令而去。却說魏將岑威引軍驅木牛流馬裝載糧米，正行之間，忽報前面有兵巡糧。岑威令人哨探，果是魏兵，遂放心進發。兩軍合在一處，忽然喊聲大震，蜀兵就本隊裡殺起，乃蜀將牙門將裨將軍王平也。魏兵措手不及，被王平殺死大

二門兵佳音

丁七卷

五十一



報報軍中將胡顯兄弟殺了李俊燕青不勝嘆息幸恤其家計點軍士折了貢士隆申屠禮被淮西兵斬了懷英墜落水死李俊見折三將悶之不已當下犒賞三軍奪得戰船令孟康管領城中糧草穀支一年李俊對燕青曰賢弟可親去報捷燕青乘快船直至九灣河寨燕青入見將劫寨之時潛入城中將胡顯兄弟扶特取城却被亂軍殺了特來報知宋江大悅曰賢弟潛入城吾等四方尋覓今建此奇功非小也宋江南讓進兵不因此去東鷺嶺下生出妖邪性異紅桃嶺上又見火滅烟消且聽下回分解

半岑威引敗兵抵敵被王平一刀斬之餘皆潰散王平引兵盡驅木牛流馬而回敗兵飛奔報人北原寨中郭淮聽知軍糧被劫火速引兵來救王平令兵扭轉木牛流馬舌頭皆弃于道中且戰且走郭淮令驅趕木牛流馬之時皆不能動淮心中疑惑正無奈何忽鼓角喧天喊聲震地兩路兵殺出乃是魏延姜維也平復引兵殺回三路夾攻郭淮大敗而退又見山後烟雲突起一隊神兵擁出箇箇執旛仗劍惟異之象驅駕木牛流馬如風擁而去郭淮大驚以為神助不敢追趕司馬懿聞知北原兵敗自引兵來救方到半路忽然一聲砲响喊聲鼓角喧天左有張翼右有廖化從險峻處殺出司馬懿大驚失色魏兵大敗各自逃竄未知司馬懿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十七卷終

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卷之十八

錢塘 施耐菴 編輯

晉 平陽 陳 壽 史傳  
元 東原 羅貫中 演義

○公孫勝馬耳山請神 宋公明東鷺山滅妖第一百回

孔明火燒木寨柵 第二百單五回

當時宋江與吳用計謀吳用召潘迅問曰此去秦州還是如何潘迅曰水路則遲一月陸路較近宋江聽了只道陸路而進再令人去越城召回李逵項充李袞凌振來隨征其餘同李俊守住城宋江傳令人馬離九灣河望秦州進發行二日之程見一座接天高山不知去處却有鄉民逕來軍前接應宋江傳令許衆人進來相見鄉人納拜曰小人久聞天兵前征敬備果酒

却說司馬懿被廖化殺敗一陣匹馬單鎗望密林間而走張翼收後廖化趕來看看趕上懿遶樹而轉化一刀砍去正砍在樹上及拔出刀時司馬懿早走出林外廖化隨後趕去不知去向但見金盔落在林邊化取盔稍在馬上望東趕來全無踪跡原來司馬懿見金盔落于東邊却往西走化出了谷口遇見姜維同回寨來見孔明張嶷早驅木牛流馬到寨交割已畢獲狼萬餘石廖化獻上金盔立為頭功魏延心中不悅口出怨言孔明只推不知却說司馬懿逃回寨心中甚惱忽使命管詔至言東吳三路入寇令懿等堅守勿失懿受命已畢深溝高壘堅守不出是時魏

三刻英淮譜

十八卷



迎接宋江大喜與吳用曰此鄉老  
迎接分付民迎武王之意吳用曰  
既有好意厚禮奉之宋江取銀二  
十兩送趙華衆鄉民不收說曰通  
年被王慶因建造宮室差徭役重  
民不聊生多有逃亡衰老衆人來  
見義士要說此事非為貪賞而來  
宋江曰你衆鄉老不須憂心待我  
平復淮西班師回京奏過赦免此  
處差役三年衆鄉老拜伏齊曰君  
得先鋒如此方便千載感恩宋江  
又問此去秦州還有多少路程趙  
華答曰此去秦州有二百餘里過  
了東鷺山便是紅桃山秦州不遠  
一派是越江來的水路只須泛陸  
路江進但是險峻岩崖之地王慶

王曹叡聽知孫權動兵御駕親征乃會集百官與衆將商  
議進取之計太尉滿寵曰今孫權分兵三路來宜先救新  
城以得勝之兵順流而援襄陽則吳兵自解矣將軍田豫  
曰吳人欲盡力而攻新城以致大軍耳任從他攻城挫其  
銳氣待彼疲敝然後以兵掩之必可破矣今若便進兵適  
中其計常侍劉劭曰不如先遣步騎數千揚聲進發抄在  
吳軍之後斷其歸路絕其糧道彼必震懼遁走不戰而自  
屈矣魏王曰不然先帝昔日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據祁  
山賊來必破于此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朕與卿等分  
兵三路而進賊人自不暇爲計耳遂令劉劭部兵救江夏  
田豫部兵救襄陽朕與滿寵帥大軍救合肥分撥已定先  
說滿寵兵到巢湖口望見東岸戰船無數旌旗整肅寵人  
軍中奏與魏王曰吳人必輕吾遠來未知隄備今夜可乘  
虛劫其水寨必獲全勝魏王曰汝言正合吾意即今驍騎

屯兵守把東鷺山雖無人把只有  
座廟神道利害我這鄉村連年春  
秋要一童男童女祭賽若不如此  
便起火災瘴氣白日出來吃人就  
是王慶連年也如此敬奉今先鋒  
軍馬到此須將生人祭賽神人歡  
喜那時任行軍無慮矣宋江聽了  
駭然曰你們且退待我計議衆鄉  
老拜謝起身宋江曰既衆人不愛  
銀兩令取十疋綾絹每人各賜一  
疋而去有詩為証

張球領五千兵各帶火具從湖口攻之滿寵引兵五千從  
東岸攻之號今已畢是夜二更時張球與滿寵各引軍悄  
俏從湖口進發將近水寨魏軍吶喊殺入吳兵聽知魏兵  
劫寨先自慌亂不戰而走被滿寵部兵四下舉火燒盡戰  
船糧草器具不計其數諸葛瑾率敗兵逃走河口魏兵大  
勝而回次日哨軍報知陸遜說諸葛瑾戰敗遜集諸將議  
曰今魏兵不救新城分三路而來欲牽吾之勢矣吾作一  
表奏知主公今其撤新城之圍以兵斷魏軍歸路吾率衆  
攻其前彼首尾不敵一鼓可破也衆服其言陸遜即具表  
遣一小校密地晉往新城忽被魏伏路軍捉住解來見魏  
主魏主令搜其身得表一道魏主拆視之內中約孫權兩  
下夾攻之事魏主看罷嘆曰東吳陸遜真妙策也遂將魏  
卒監下今劉劭謹防孫權後兵却說諸葛瑾大敗一陣入  
懷震懼又值暑天人馬多生疾病理即修書一封令人轉

二小佳音

十一卷

二



我一路損折軍將尚且自悔未了今故將生人祭神我心何安即令軍中用麵造下大饅頭四十九個殺黃牛數頭幾疋黑馬香燭紙錢之類次日宋江將大隊入馬札駐山下令軍士擡祭物前去廟中等候宋江吳用公孫勝喬道清花榮曹洪馮山宋浚真林冲秦明朱全軍士二百人來至半山各下馬步行到廟前設軍屯立門外宋江等入廟擺列祭物點起香燭宋江近案前揭開羅帳看那一尊神生得十分猛惡

口開如噴血髮堅似硃砂槎牙如枯樹之形猙獰似巨靈之狀露出鰓躄班血跡尚鮮紅汚

氣冲入點、染、猶帶赤春秋二祭成常例早晚三時吐火光不是惡神為姓患定應妖怪作深殃這惡神名喚獨火鬼王宋江看罷同吳用等拈香設拜乃曰宋江今受天子奉敕前來征伐王慶大軍特過東鵞山聞神有靈敬備牲物親臨祭獻望乞受享助我三軍得勝回來當重整廟宇凌飾像貌以報神功宋江祝罷衆人稽首再拜原來這獨火鬼只吃生人不吃死物宋江方挽祝罷只見天昏地暗強風拔木神案下一聲霹靂起廟中前後都是火光吳用等看見大驚曰兄急快走離廟四下樹木盡

知陸遜遂得書折視之云今魏兵甚銳吾眾其懼且相持日久人無聞志不如撤兵還國各保疆土遜看畢謂來人曰拜上將軍吾自有主意差人回報瑾問曰陸將軍曾整兵備敵否差人曰陸都督營內並不見動靜瑾驚曰今魏軍長驅而來既不作準備則當退去矣豈有自安之理遂親自來遜營中體探正見遜催督衆人于營外種豆菽自與諸將在轅門奕棋射戲瑾逕入營中遜慌迎入坐定瑾曰今魏王親來救援兵勢甚盛都督何以救之遜笑曰吾思之數日矣今魏軍順流而來勢吞吳楚若與交鋒兩下無益日前洩了機謀魏軍知備已差人約主公緩緩退兵吾與君見機而動瑾曰部下各懷退意若復遲延非所利也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徐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可出耳今若便退魏人謂我驚恐而走必乘勢相蹙此取敗之道也足下宜先督舟船詐為拒敵之意吾悉以人馬向

襄陽而進此疑敵之計退歸江東魏軍自不敢近瑾依其議辭遜歸本營整頓船隻預備起行遜亦整部伍張揚聲勢望襄陽來人報知魏王說吳兵已動須用提防魏將聽得皆要出戰魏王曰陸遜有謀莫非用誘敵之計不許輕進果是魏人數知陸遜之名不敢妄動及數日後哨卒報來東吳三軍兵退去矣魏王未信再令人探之回報果然退去魏王曰遜之用兵不亞孫吳東南未可平矣因勅諸將各守險要自以大軍屯合肥以伺其變却說孔明欲為久駐之計乃令蜀兵與魏民相雜種田軍一分民二分並不侵犯如擾害者斬首示衆魏民受恩安心樂業司馬懿正在帳憂悶長子司馬師入告曰蜀兵劫去許多糧米又令蜀兵相雜屯田于渭濱以為長久之計軍士不許擾害違者誅之似此國家大患何日除之父親何不與孔明約日大戰以決雌雄懿曰吾非不如孔明奈無計也師曰有



燒着不能相顧。走至半山，空中現出一個猛惡鬼神，遍身是火，口中又吐出火，大叫曰：「宋江休走！」宋江看見嚇倒在地。曹洪近前背起，在肩與得真曰：「你可急去尋公孫勝，喬道清來作法接應。」宋江得真，死先走。曹洪背了宋江，不顧死活，冲出火林中，逢走獨火鬼王，隨着風撲起來，看危急，公孫勝仗劍，步罡布動，雨來，喬道清取蘆溪之水，噴一口滅了。獨火鬼乃退。依然雲開風息，天地明朗。隨後花榮、林冲、朱全，都到。眾人保宋江回營，衆將都來看視。宋江曰：「我出征多年，未曾見恁今日若非曹兄弟一力救護，焉能與衆相見。」花榮曰：「幸喜

兄長無事，實乃朝廷之福。只是曹兄弟被火傷面目，未知生死如何。」宋江自來看視曹洪時，只見臉上都是火泡，十分傷重。宋江執其手，哭曰：「兄弟為我致此重傷，倘有不幸，宋某何安？」曹洪曰：「只要兄長無事，吾死何恨。」宋江即令以眠車連夜送至洮陽城醫治。後來發作，遂死在洮陽城。宋江計點軍士，折了一百餘人，又不見頭目。秦明、馮山、宋江正憂悶，人報秦明回入見曰：「天地黑暗，滿林火起，馮山走入林中，吾躲在山坡下，馮山與一起軍人燒死于林中。」宋江聽說，不勝悲憤。衆人曰：「若不除此惡鬼，救此方之民，寧死於此，不生還矣。」公孫

智使智無智使力。父今統百萬之衆，何懼此人耶？忽報魏延將金盃前來挑戰。百般辱罵，只要都督出戰。懿笑曰：「聖人有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堅守爲上。」諸將依令不出。魏延辱罵良久方回。却說馬岱造成木柵來告孔明曰：「某營中已掘深塹，多積乾柴，以引火之物灌入其中。過圍山上，虛搭窩舖，皆是柴草，內外皆伏地雷。目今月餘，正值炎天，此計可行也。」孔明附耳囑之曰：「可將葫蘆谷後路截斷，暗伏兵于谷中。若司馬懿追到，任意入谷，但見人馬塞滿了道路，便將地雷乾柴一齊放起火來，乃是汝之功也。若見蜀兵與魏兵交戰者，書舉七星號帶于谷口。夜設七盞明燈于山上，此乃引魏兵入路之號也。吾素知汝忠義，故委此大任，切勿有失。馬岱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密囑曰：「汝引五百兵去魏寨搦戰，誘司馬懿交鋒，不可取勝。只詐敗望渭東而走。懿必追之，汝却望七星旗處而入。夜

則望七盞燈處而走，便入于山谷內。吾自有捉司馬懿之計也。」魏延引兵受計而去。孔明又喚高翔分付曰：「汝將木牛流馬或以二十爲一羣，或以五十爲一羣，各裝米糧于山路往來行走。如魏兵搶去，便是汝之功也。高翔受計，驅駕木牛流馬去了。孔明將旗山兵一一調去，只作屯田之故。汝我皆不相接，如別兵來戰，只詐敗而勿勝。若司馬懿自來，方併力只攻渭南，斷其歸路。孔明分撥已畢，自引一軍近上方谷下營。且說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入寨與司馬懿曰：「今蜀兵四散結營，各處屯田，以爲久計。若不趁時除之，縱彼安居日久，深根固蒂，難以搖動。」懿曰：「只怕是孔明之計也。」二人又曰：「若都督如此設疑，生民何日太平？我弟兄二人自當努力，不勞都督矣。」懿曰：「且教汝兄弟分頭出戰可也。」遂令夏侯霸、夏侯威各引五千兵去訖。懿坐待回音，却說夏侯霸、夏侯威分兵兩路，正行之間，忽見蜀兵驅



勝曰哥。息怒。小弟去年征河北之時。因師叔喬道清一事。小弟與戴院長轉蘇州二仙山見本師。羅真人與小弟曰。日後有征淮西之行。要過東鷲山。經過本山。有一獨火鬼。凡人難近。只怕阻住了去路。小弟叩問他收獨火鬼之法。本師教曰。只除是山西地面有座清涼山。過去有一座馬耳山。上有個華光廟。除非去求他法術。來可破。小弟疑他是泥塑神。如何求得。本師與小弟一道符命。去開請火龍。纏身火鴉。相隨脚踏風火輪。頭頂火輪。右手執金鎗。左手提金磚。此人可破獨火鬼。不想今日果有此事。所有符命帶在此。既兄要戒此。

妖魔小弟不辭勞苦。只得往馬耳山走一遭。求此數件法寶。乘行李。宋江曰。你可即往公孫勝曰。只得一人同去最好。馬靈曰。此去馬耳山有一萬餘里。會飛也要一個月。風輪火輪。金鎗金磚。小人都只有欠火龍火鴉這兩件。以此施展不得。公孫勝曰。既將軍少這兩件。你與我同走一遭。馬靈曰。法師既去。今日便起身。當日二人辭別出營。馬靈作起神行法。足踏風火輪。將公孫勝靠住。持上騰地而起。前望馬耳山來。不消二日。早到這馬耳山近西方之地。與佛國隔界。馬靈住步店中安下。訪問此間馬耳山華光廟有麼。土人曰。我這裡以此。

水牛流馬而到。兩下一齊吶喊。殺將過來。蜀兵大敗奔走。搶到木牛流馬。五六十疋。金鼓旗鎗。不計其數。俱令人解報司馬懿知道。次日又劫到人馬百餘。亦解赴大寨來。懿審其虛實。魏兵告曰。孔明只料我兵堅守不出。盡將蜀兵四散屯田。以為久計也。懿即將蜀兵盡皆放去。夏侯和曰。搶來蜀人不殺放之何也。懿曰。量此些小之兵。又非大將。殺之無益。放歸本寨。今說魏將寬厚仁慈。釋彼戰心。微呂蒙取荊州之計。今後再有搶到蜀人。當用好言慰撫。仍重賞有功之人。諸將聽令而去。却說孔明今高翔虛作運糧屯于上方谷內。既入還出。人莫知之。夏侯霸夏侯威。每日取勝。約有半月。因此司馬懿見蜀兵累敗。心中懽喜。忽報擒到蜀兵一百餘人。懿喚至帳下問曰。孔明今在何處。眾皆告曰。每日運糧屯在上方谷內。諸葛丞相不在祁山。來上方谷山西十里下寨安住。懿備細問了。將各人賜酒食。

賞勞已畢。盡皆放去。當日天晚。司馬懿喚眾將分付曰。今孔明不在祁山。自引一軍在上方谷安營。汝等明日一齊併力攻取祁山寨。吾自去接應。各人受命而退。長子司馬師曰。父欲攻其後者何也。懿曰。祁山乃蜀人之根本也。若見吾兵攻之。各營必盡來救矣。我却取上方谷燒盡糧草。蜀人首尾不接。必大敗走也。二子服曰。父之言是也。懿即令張虎樂綝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千兵在後救應。軍中設下火把。却說孔明正在山上望見魏兵或三五千一行。或二千一行。隊伍紛紛。前後顧盼。料必來取祁山大寨。便令眾將防備。若旬馬懿自來。便劫魏寨。奪了渭南。眾將衣拾已畢。却說魏兵皆奔祁山寨來。蜀兵四下一齊吶喊。虛作救應之勢。司馬懿見了蜀兵去救祁山寨。柵心中大喜。乃引二子併中軍護衛人馬。殺奔上方谷來。且說魏延只盼司馬懿到來。忽然一枝兵殺到。延縱馬視之。乃司馬懿。



神如父母敬奉隨處顯靈救人前  
面那座高山是他廟宇公孫勝次  
日與馬靈備了香信逕投山來到  
殿拈香再拜將符命焚在寶爐之  
中口中念詞只見半天起個霹靂  
霞光閃爍空中現出一尊金甲神  
人公孫勝馬靈仰面一觀見那神  
之頭戴剪翅身穿紅袍左手提一  
把纏蛇金鎗右手執一片三角金  
磚背上帶一胡盧內藏火龍火鴉  
脚下踏風火二輪果大神高聲叫曰公孫  
勝你今道行清高本師真人時有  
符命請我除滅獨火鬼王這畜業  
血食已滿當以驅除你速回去報  
宋公明得知可以盡心報國收服  
山西班師回去又有勅命征討方

也懿大唱曰魏延休走延舞刀相迎不一合延撥回馬便  
走懿隨後趕來延只望七星旗處而走懿見魏延一人軍  
馬又少放心追之懿分兵三枝司馬師在左司馬昭在右  
懿自居中一齊攻殺將來延看見谷口內有七星號帶飄  
揚乃引五百兵皆退入谷中去懿追到谷口先令人哨探  
回報谷內並無伏兵山上皆是草房懿曰必是積糧之所  
大驅士馬入谷懿見草房上盡是乾柴前面魏延勒馬提  
刀而立懿大駭乃與二子曰倘有兵斷谷口如之奈何急  
退兵時聽得喊聲大震山上火把一齊丟下燒斷谷口山  
上火箭射下地雷突出乾柴皆着魏延望谷中而走見谷  
口壘斷仰天歎曰吾今休矣懿乃抱二子大哭正哭之間  
是懿有救神或天神音人也忽一聲霹靂响處驟雨傾盆火盡澆滅司馬懿大喜曰不  
就此時殺出更待何時即引兵奮力殺出馬岱軍少不敢  
追忽張虎樂綝兵到殺退馬岱遂合兵歸寨時已被蜀兵

臘之行那時星宿方有大半暗沒  
我即與前去撲滅妖魔清平道路  
大軍將速前進道羅不見尊神公  
孫勝與馬靈聽得商議曰神靈真  
顯也公孫勝曰想神靈自去行遊  
我等即便回去報與哥得知兩  
個拜了神像出廟依前作法與公  
孫勝騰地去了有詩為記

不辭勞苦叩神靈一陣風來現  
正身此去妖魔頓撲滅公明德  
澤及鄉民

且說天神夜間即領神兵前到東  
鷺山運動風雷一夜裡只聽得滿  
天霹靂之聲如兵交廝殺之狀次  
日天明伏路兵來報與宋江說曰  
東鷺山廟宇昨夜燒做白地樹林

二切其佳音

奪了寨柵郭淮孫禮正與蜀兵交戰司馬懿引兵衝殺過  
橋蜀兵退去懿燒斷浮橋據住北岸却說孔明見魏延引  
司馬懿入谷之時不勝忻喜意欲盡燒死忽降大雨火不  
能着人報走了司馬懿孔明歎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後  
人有詩贊此八個字有詩曰  
烈火萬堆藏木柵片時司馬命難全忽然大雨霹靂下  
謀事在人成在天  
丞相安排烈火燒霹靂大雨降青霄孔明妙計如成就  
怎得山河屬晉朝  
孔明回至渭南寨魏延告曰馬岱將谷口壘斷若非天降  
大雨延同五百軍皆死谷中孔明怒責馬岱曰文長乃吾  
大將吾初令汝只燒司馬懿如何將文長也恨得好亦大用机心因于谷中幸  
天大雨不然又失吾右臂也叱武士推出斬之未知馬岱  
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十八

下



寸木不留神像也沒了。宋江大驚曰：如此甚異。公孫勝馬靈至今未回。這妖不知那方神道勸滅了衆人。正議間，小校來報：鄉民都携羊酒在軍前伺候。宋江喚入衆鄉民拜伏，說曰：此效皆賴義士經過得神之助，一夜除了，救我一方百姓，感激不淺。今聊備羊酒以獻，你賞軍之用。望乞領納。宋江大喜，令人收羊酒撫慰而去。自此東驚山下居民家戶，立牌書寫宋江名字供奉，以報其德。却說宋江軍馬屯札山下，過了一日，入報公孫勝回。宋江喚入問曰：賢弟此去如何？公孫勝把廟中參見符符命及雲中顯現之言，宋江聽說傳令軍士

分三隊望秦州進發。到紅挑山，探子報曰：紅挑山關隘有軍把守。宋江令喚土人來問，居民曰：此山方員四百餘里，中間正路直透秦州城下，只是山溪水高，船隻難進。東南兩面，盡是接天高嶺。原王慶初叛之時，在此山上，上半年招兵二十萬，遂侵奪秦州，偽稱王號。今將紅挑山設立關隘城池，乃是他姨親妾授金吾大將軍之職，姓雷名應春，夫妻兩個把守，部下有五員大將，盡是綠林中出身，勇不可當。綽號五通神，俱封都統制。職分一名葉逆龍，號烈通神；二名張應高，號雄通神；三名景臣豹，號文通神；四名蘇捉虎，號力通神；五名呂成

孔明秋夜祭北斗 第一百六回

却說孔明欲斬馬岱，衆將皆再三哀告。孔明方免，令左右將馬岱剝去衣甲，杖四十，削取髮為散軍。馬岱回寨，孔明密令樊建諫曰：丞相知公忠義，故令行此計。如此如此，他日成功，當為第一可也。是楊儀如此行之，以解魏延之讐。馬岱忻喜，次日見魏延曰：非岱如此，乃長史楊儀之謀也。延大恨儀，次日告孔明曰：延願求馬岱為裨將，孔明從之。却說司馬懿傳令曰：渭南寨今已失了，再言出戰者斬。忽郭淮來告曰：孔明引兵巡哨，必欲擇地安營。懿曰：孔明若出武功，今西安府武功縣依山而東，吾等皆危矣。真可憂也。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諸將無事矣。探馬回報止五丈原，懿喜曰：魏皇帝之洪福也。遂令堅守，却說孔明兵屯五丈原，累令人搦戰，魏兵不出。孔明令人送幅巾并婦人縞素之服與懿，懿拆封視之，書曰：

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嘗聞管子有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切惟司馬仲達既為大將，統領中原之衆，不思披堅執銳以決雌雄，乃甘窟守土巢，以避刀箭，與寡婦何異。今遣人送幅巾素衣，如不出戰，可再拜受之。倘有男子胸襟，早與批回，依期赴敵。司馬懿大怒，復佯笑曰：視吾為婦人耶？即受之。重待來使，懿問孔明飲食及事煩簡，使者曰：丞相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食不過數升。懿告衆人曰：孔明食少事煩，豈能久乎？孔明歎曰：彼深知我也。靜軒先生有詩曰：興師伐魏報先主，天命何期有短長。仲達料人真妙算，預知食少事煩亡。主簿楊顛曰：某見丞相自校簿書，且為治有體，上下不可



能號武通神。這五將不知那里人。氏雷應春有妻名婆，娘最是利害。使一柄潑風刀，騎一疋錦花獅子，獸上陣之時，馬見其獸，脚先伏地，便取勝。若或殺輸之時，即使妖法，能呼風喚雨，噴水迷人。以此王慶靠這婦人謀叛，侵奪城池。今得大兵到來，小人不敵，隱藏特來報知。緣由宋江聽罷，重賞居民，拜謝而去。宋江與吳用等議曰：「原來淮西有此異人，王慶怎不思為惡，統過東鸞山，又過這個去處，怎生奈何？」吳用曰：「只顧催軍攻打，看他如何？」又作計，輕宋江依其言，傳令前哨殺進紅桃山來，却說雷應春聚集五將商議軍情事。兼從龍曰：「日

相侵。丞相請以治家之事譬之。凡治家之道，必使奴耕婢饁，雞司晨，犬吠盜，牛負車，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其家主從容自在，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日，將身親其後，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夫為家王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昔內吉不聞橫道，死而憂卒，端陳平不答錢穀之數，云自有王者也。今丞相愛人自理細事，流汗終日，豈不勞乎？司馬懿之言，誠洞見肺腑之語也。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託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吾盡心也。眾皆垂泪，孔明白覺神思不寧。諸將因此未敢進兵，却說魏將知司馬懿受巾幗之辱，因入帳告曰：「我等大國之將，安忍受小邦之辱，願請戰以決雌雄。」懿曰：「吾非不敢出戰，而甘心受辱。奈天子詔吾堅守勿動，今若輕出，是違詔也。眾將不忿，懿曰：「汝等要戰，待吾奏知天子。若天子准戰，那時各建功名。」

前汪太史遣人來報天罡星入境，着我們謹防。目今宋江長驅而來，被奪數座城池，只有東鸞山難過。哨馬來說宋兵已過了，將近本處。秦王又不發兵相助，怎生迎敵？雷應春曰：「我這紅桃山關隘堅固，他若來時，殺交他片甲不回，道聲未了，人報宋兵漫山而來，攻打關隘。雷應春就點起軍，披掛上馬，帶領五將，放開關門殺出，迎宋江軍。馬雷應春持刀出馬，五個統制官各跨馬執刀，分在兩傍。宋軍中豹子頭林冲，縱馬舞丈八蛇矛來戰。雷應春舞刀迎敵，戰到二十合，忽然兩軍納喊一聲，雷應春被林冲手起一矛，刺于馬下，那邊葉從龍

未晚，眾皆應允。懿宣表遣使，奏知魏王。獻覽表曰：「臣司馬懿謹表。臣才薄任重，深蒙眷委，今臣堅守勿戰，以待其敝。今蜀諸葛亮輕臣如奴隸，待臣如婦人，遺以巾幗，耻辱至甚。臣先達聖聰，旦夕將效死一戰，以報先帝之大恩。陛下之重祿，臣不勝激切之至。」魏王覽畢，乃與多官曰：「朕教且守，何故求戰？」衛尉辛毘曰：「仲達本無戰心，因孔明耻辱，眾將忿怒，故虛上表章。今陛下制眾將也。魏王遂令辛毘持節，到渭北節制諸將。司馬懿受詔畢，辛毘傳詔各寨，再有言戰者，以違制論。眾皆傾服，遂令士人布散流言，說魏天子令辛毘持節到營，令司馬懿堅守勿出。人告孔明，孔明笑曰：「此乃司馬懿安三軍之法也。彼本無戰心，所以請戰者，以示武於眾將耳。豈不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安有千里而請戰者乎？眾皆拜曰：「丞相明見萬里，忽報費禕到，孔明名入問之。禕再拜



見主將墜馬急來救時花榮在旗  
影裏裝定弓箭覷定射去正中葉  
茂龍面門落馬而死秦明見勝二  
將大驅人馬捲殺將去四個統制  
官大敗走開了關門宋軍也退回  
人馬傳報中軍宋江聞知勝了頭  
陣重賞林冲花榮催兵前進却說  
四個統制走上關來報知夫人聽  
說大哭即令點軍下關報仇張應  
高曰夫人省惱生死分定目今宋  
兵初勝一陣聲勢正大若與爭鋒  
未見其利夫人可脩書一封報與  
秦王今接救兵接應那時方可取  
勝白夫人怒曰都是你們不用心  
致失夫主今不報仇待甚救兵即  
點人馬下關張應高等只待依從

日魏王聞東吳三路進兵乃引兵到合肥令滿寵田預劉  
昭分兵三路迎之被滿寵設計盡燒東吳糧草及戰具吳  
兵多病陸遜上表與吳王約會持表人被魏兵所獲因此  
機泄吳兵大敗而回孔明聽知長歎一聲昏倒於地眾救  
方甦而言曰吾舊病忽發壽必不遠是夜孔明扶病仰觀  
天文慌入帳與姜維曰吾命在旦夕矣維泣曰丞相何故  
出此言也孔明曰吾見三台星中客星倍明王星幽隱相  
輔列曜少變其色足知吾命矣維曰昔聞能禳者惟丞相  
善爲之今何不祈禳也孔明曰吾習此術年久未知天意  
如何汝可引甲士七七四十九人各執皂旗穿皂衣環遶  
帳外吾於帳中祈禳北斗七日內如燈不滅吾壽則增一  
絕也如燈滅吾必死矣一應開襟人等休教放入姜維得  
令凡用之物只令二童搬運時值八月半間是夜銀河耿  
耿玉露寒零旌旗不動刀斗無聲姜維在帳外引四十九

宋江見了關上一員女將手執一  
柄清風刀跨下一匹獅子獸口吐  
青煙眼閉金光蕩開征塵殺來花  
榮秦明正待迎敵其坐下馬先走  
不能當抵白夫人招動眾將如砍  
瓜切菜一般宋江軍大敗各去旗  
鼓而走追殺二十里收兵上關宋  
江退四十里屯札計點軍士被死  
萬餘人被傷者不計其數亂軍中  
折去河北名將二員宋得真泥簡  
宋江不勝煩惱吳用曰勝敗兵家  
之常不足為怪今日之敗非戰之  
罪皆因是那妖婦坐一疋異獸馬  
見先倒人不可當以此被他贏了  
一陣今必先除了那獸則他無能  
為矣宋江曰賢弟何計可以服獸

人守護孔明自于帳中設香花祭物中布七盞大燈順布  
四十九盞小燈內安本命燈一盞孔明拜伏于地曰亮生  
于亂世隱迹于農承先帝三顧之恩托幼主孤身之重因  
竭犬馬之勞統領貔貅之衆六出祁山誓以討賊不意將  
星欲墜陽壽將終謹以靜夜昭告于皇天后土北極元辰  
伏望天慈俯垂鑒察祝畢乃誦青詞曰  
伏以周公代姬氏之厄翌日乃瘞孔子值匡人之圍自  
樂不死臣亮受託之重報國之誠開勅蜀邦欲平魏寇  
率兵渭水會將祁山何期舊疾纏身陽壽欲盡謹書尺  
素上告穹蒼伏望天慈曲垂臣等上報先帝之恩下救  
生民之苦非敢妄祈實由懇切下情不勝屏營之至  
孔明祝畢俯伏待旦次日吐血不止日則計議伐魏夜則  
踏罡步斗却說司馬懿夜間仰觀天文忽失驚乃喚夏侯  
霸曰我觀將星失位孔明必不久矣汝可引兵去五丈原



吳用曰昔日諸葛亮征南蠻之時曾造假獸狀類獅子以破蠻兵小弟頗知其法今日兄長可令軍中依法造製五百個毛色盡用錦絨安頓眼上用金箔粧貼其尾各傳火炬口藏硫黃硝磺陣之時點着尾向前馬軍在後想他只有一獸見我許多疑真不疑假必能取勝宋江大悅即令木匠軍人照依器用畫樣式造完軍校將來運動果然頭搖目動爪舞尾搖如活的無異宋江看曰此去足報前仇明日進兵取關吳用曰且讓進兵日前十土又曾說妖婦能呼風喚雨噴水迷人也須提防可再令公孫一清於高埠慶寺候作法息他風雨

哨探若蜀人攘亂不戰此必有病若奮然突出則無事矣霸領兵而去却說孔明祈禱至第六夜見主燈明燦心中暗喜姜維入帳見孔明踏罡步斗仗劍作法鎮壓將星忽聽寨外吶喊欲令人問時魏延慌人報曰魏兵至矣延脚步走急將主燈撲滅孔明奔劍嘆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主燈已滅吾豈能存乎姜維大怒欲殺魏延未知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秋風五丈原 第二百單七回

却說姜維拔劍欲斬魏延孔明急止之曰是吾天命已絕非久長之過也維方罷止于是孔明吐血不止乃與孔明曰此是司馬懿料吾有病令人來探虛實也汝可急出魏延引兵出寨復疾霸見了魏延慌忙退走魏延力趕二十里方回孔明謂姜維曰吾本欲竭力恢復中原重興漢室奈失意如此吾且夕將亡矣吾平生所學已著于書共一

有此二人何足懼哉  
令喬法師在中軍以候呪水噴來解救我軍都要準備方可出兵宋江召二人商議喬道清曰要解此法除非白虎城四十里大仙廟井中之水來與呪過將與衆軍人各飲一口自然無事宋江曰此去白虎城不知多少路公孫勝曰遣馬靈前去不消四五日何難之有宋江喚過馬靈分付前去馬靈曰仁兄差遣怎敢有違小人一個恐取不多難以應三軍之飲道清曰將十數個匏葫蘆做一排纏在腰間取水足以勾用馬靈聽說隨將葫蘆裝點綽別足踏風火二輪作法騰空而去宋江與衆將商議攻打紅桃山之計過了數日人報馬靈

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內有八務七戒六恐五懼之法遍觀諸將無人可授獨將軍再授之切勿漏泄維哭拜而受孔明又曰吾有連弩之法不用得汝後可用以鐵折疊燒打為鐵矢長八寸一弩可發十矢皆畫成圖本可如法造之維再拜而受孔明又曰蜀中諸道皆不必多慮惟陰平之地陰平今陝西鞏昌府文縣切要仔細雖然險峻必必有失又喚楊儀入帳授與一錦囊分付曰以後魏延必反若反時方開之內有斬延之將孔明調度已畢漸漸不醒人事至晚方甦孔明連夜表奏後主後主急遣尚書僕射李福星夜到五丈原入見孔明問安孔明曰吾不幸中道而亡廢國家大事得罪于天下也吾死後自有遺表上奏天子你公卿大夫依舊制而行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不可廢棄馬岱忠義後當重用吾兵法皆授姜維他日能守西蜀也李福辭去孔明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



回了宋江請入相見，馬靈解下靴，葫蘆皆滿道，清令傾作一處，即書符念咒，焚了符于水中，叫諸軍明日打陣人各含一口，而行宋江傳令次日平明齊進，差公孫勝登高埠，以備逐其風雨，將製下獅子點着尾上火炬，推向陣前，後面馬軍搖旗擂鼓，納喊連天，殺透關下，關上見宋軍到，豎起旌旗，白夫人領衆將，并鉄甲軍一萬，冲殺下來，宋江推上那獅子，目閃金光，張牙露爪，尾搖火炬，口中吐出硫黃烟硝，那淮西兵見其獸，換了一匹紅焰馬，騎出迎敵，宋軍後隊火炮火箭亂放，來後面張應高，舞刀縱馬，跟着白夫人，殺出秦明迎住，閉不數

合手起棍，將張應高打落馬下，景巨豹見張應高落馬，急來救時，又遇着關勝飛到面前，舞起偃月刀，攔腰斬於馬下，白夫人見折了二將，背上葫蘆噴出迷入水，望宋軍陣中一噴，宋軍准備，全然不動，入各吐出活水，奮力大戰，白夫人見法不靈，大驚曰：「原來宋軍中能解此法，即時念動密咒，頃刻間黑雲四合，狂風驟雨，飛沙走石，樹木拔動，公孫勝望見杖劍作法，念動真言一喝，只見風雨頓息，宋軍奮勇殺去，白夫人回馬望關，便走，胡延灼趕上提鞭連盔打落，死於馬下，蘇挺虎呂成能兩個正走入關，被宋軍趕來，殺入先捉呂成能，奪

寨遍觀各營，自覺秋風吹面，徹骨生寒，淚流滿面，長歎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此其極！」回到帳中，病轉沉重，乃喚楊儀曰：「王平、廖化、張翼、張疑、吳懿等皆忠義父，經手戰多，自勤勞，堪可委用。吾死之後，凡事皆依舊法而行，可緩緩退兵，你深通謀略，不必多囑。姜伯約智勇足備，可以斷後。魏延反時，你只依錦囊計行之。」楊儀泣謝，孔明令取文房四寶，寫遺表以達後王表曰：

臣丞相武鄉侯諸葛亮伏聞生死有常，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盡愚忠。臣賦性愚拙，時遭艱難，分符擁節，專秉鈞衡，與師北伐，未獲成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已愛民，達孝道于先君，布仁恩于寰宇，提拔幽隱，以進賢良，屏斥奸邪，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臣亮不勝涕泣懇切之至。

孔明寫畢，分付楊儀曰：「吾死之後，不可發喪。若司馬懿來追將，吾先時所雕木身，安于車上，以黃紗幪之，勿令人見。汝可一順一逆，布成長蛇陣，回旗返鼓。若魏兵追來，令人馬不許錯亂，將吾原身推出，令大小將士左右而列，懿見之，必急走矣。魏兵退去，方可發喪。喪車上可作一龕，坐于車上，用米七粒，少用水放于口中，足下用明燈一盞，置柩于輦車之內，軍中安靜如常，切勿舉哀。則將星不墜矣。吾陰中自鎮之。令後寨先行，一寨一寨緩緩而退。汝等文武盡心報國，不可負我。楊儀曰：「儀不敢違丞相之遺言也。」是夜孔明令人扶出，仰觀北斗，遙指之曰：「此吾之將星也。眾視之，其色煌煌欲墜。孔明以劍指之，口中念咒，咒畢急回帳中，不醒人事。李福又到，見孔明昏絕，口不能言，乃大哭



了。關隘宋江入到城中，點集部將都齊。只有于茂因追蘇捉虎到峽，漢口兩個連人帶馬都陷入溪裡，溺死。宋江痛哭不已，令人尋取于茂尸身，具棺埋在岸側。傳令把呂成能斬首號令。當日宋公明與吳用說曰：「如今王慶可侵淮西之地，俱已平復，料他成得甚事。」吳用曰：「小弟訪得地方居民說來，秦州後面接連胡胡，去沙漠不遠，倘或我軍俱入其地，逼得緊急，王慶走入胡地為患不小。兄長可與盧先鋒分支軍馬，從水路駕船先行，抄出秦州之後，截了王慶走路。這里大兵直到秦州城下圍攻，使他進退兩難，內必先變。此萬全之策。」宋

江依計，遂請盧俊義撥軍將前去，帶將五員將進李應、朱全、鄭天壽、陶宗旺、步兵二萬，先往九灣河，拘刷五十號戰船應用。不數日間，船隻已到峽漢口，候別去了。到那日，宋江離了紅桃山，望秦州攻打哨馬報入秦州。王慶聽得宋軍過了紅桃山，即召文武百官都到殿上，計議退宋江之策。只見參政潘致中奏曰：「日前任太史說天罡星入境，有兵革之事，各處告急文書雪片而來，取討救兵。陛下尚若不聞，不發一騎救應，致使宋軍勢大，一連取了數座城池。如今軍馬已近秦州，事在危急。况此孤城，如何保守。陛下若不準備迎敵，誠恐兵臨

曰：我誤國家之大事也。須臾復醒，見李福立于榻前。孔明曰：公此來，必是天子問誰可任大事。蔣公琰其宜也。福又問曰：公琰去後，誰可繼之。孔明曰：費文禕可以繼之。福又問：孔明不答。眾將近前視之，已薨。時建興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四。後陳壽有替孔明詞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詞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于邦域之中，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唐元徽之作孔明廟贊云：撥亂扶危，主慤勤，實託孤，英才過管，樂妙策，勝孫吳，稟

出師表。堂堂八陣圖，如公全盛德，應歎古今無。白樂天言先王能用孔明詩曰：先生晦迹卧山林，三顧那逢賢至尋。魚到南陽方得水，龍飛天外便為霖。託孤既盡慇懃禮，報國還傾忠義心。前後出師遺表在，令人一覽泪沾襟。宋伊川挽孔明詩曰：六出雄師度劍關，運謀投策笑談間。巍巍功蓋三分國，凜凜威風鎮八番。羽扇綸巾扶社稷，忠肝義胆展江山。壯懷未遂身先喪，提起令人血泪斑。宋陳蘭石先生歎孔明詩曰：亘古英雄世莫傳，匡君功業並伊周。出師未捷摧梁木，始覺天心已厭劉。宋楚菊山先生贊孔明曰：七星壇上東風急，五丈原頭秋月明。先生不是無才調，



城下那時難退汪太史奏曰愚臣夜來觀占星宿我主將星已沒不如修下投降表文遣人獻與宋軍開城迎接以保身家此為上計若准備迎敵枉損軍民無益也柳元卿奏曰太史之言差矣我主獻表投降未必宋肯容納否我這秦州城中尚有精兵九萬猛將數十員他來未知輸贏若果天意不順君臣走入胡胡此下計矣豈肯束手受降自取滅亡哉王慶依其言即傳勅旨着令太子王龍同汪太史與樞密方翰守城柳元卿潛致中為護駕元帥孫明周積馮虎陳龍為統軍正先鋒點起內軍二萬出離秦州四十里地名密慶寺屯札

連營十數里布設鹿角甚是嚴固此備迎敵宋江入馬望見淮西營寨戈戰層層旌旗亂滾宋江即同吳用花榮等前來觀望地勢問居民前面屯軍地名是那居民曰是密慶寺吳用聽罷拱手稱賀曰王慶此賊合休矣今把軍馬屯札此寺一名密慶密字與城字同音王慶此當擒賊宋江大喜回營調撥軍將作三隊征進第一隊秦明花榮林冲第二隊關勝胡廷灼魯智深第三隊自部李逵項充李逵等步兵接應分撥已定前隊秦明先到入馬如潮湧而進只見先鋒將孫明引兵一萬與秦明關了三十餘合不分勝敗西陣上周積見

天意俄然欲變更

胡曾先生詩曰

蜀相西驅十萬來秋風原下又徘徊長星不為英雄住半夜流星落九垓

初蜀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之副嘗以戰位游散快快怨謗無已于是孔明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聞孔明亡而垂涕曰吾終為左社矣李平聞之亦大哭病死平嘗翼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後來史官習鑿齒論曰

昔官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

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怨天下有所服者乎

是夜天愁地慘月色無光孔明歸天姜維楊儀皆依舊制而行不敢妄動依法成殮置於車上用龕蓋之令二百心腹人守護即密令魏延斷後楊儀次之各處營寨一一退去却說司馬懿夜觀天文見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東北流于西南墜于蜀營內隱隱有聲懿大驚曰孔明死矣即令追之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死諸葛走生仲達 第一百零八回

却說司馬懿知孔明身死起大兵追之方出寨門忽然自省乃與二子曰孔明善會六丁六甲之法今見吾久不出戰故以此術詐死誘我追之今若追彼必中計矣因此令夏侯霸暗引十餘騎望五丈原山僻哨探消息去了却說魏延在寨夜作一夢夢見頭生二角醒來甚疑忽報行



孫明不勝持宣花斧逆傍殺將過  
 乘夾攻秦明林中看見囉馬橫  
 抵住周橫交鋒花榮見秦明戰  
 明不下拙弓搭箭指定孫明臉  
 射來孫明急躲却被秦明一棍  
 下馬來周橫見了慌忙林中手  
 一箭刺落馬下宋軍乘勢大勝  
 陣死者不計其數收軍回見宋  
 大悅催遣三隊軍馬圍了王慶  
 寨密慶寺報說孫明周橫俱被  
 死宋軍圍了山下水泄不通王  
 大驚與眾文武曰宋軍圍困甚  
 怎生奈何潘致中奏曰陛下親  
 監戰以退宋軍若再不勝復還  
 州又作計較王慶依其言即領  
 駕兵一萬五千又武衆離寺排下

軍司馬趙直到延請入問曰久知足下深明易理吾夜夢  
 頭上生角煩先生決其吉凶直曰此大吉之兆麒麟倉龍  
 頭上有角乃變化升騰之象將軍所到之處不戰而獲全  
 功也延大喜曰如應公言自當重謝直辭延出寨正遇費  
 禕直告曰適到魏延營延夢頭生角令我圖之本非吉兆  
 恐其見恠故以蒼龍麒麟解之禕曰足下何以知其凶直  
 曰角字乃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禕曰君勿漏洩  
 只尔我知之禕到魏延寨中告曰昨夜丞相辭世叮嚀令  
 將軍斷後當可馬懿今兵符在此延曰丞相大事何人理  
 禕曰大事托楊儀兵法傳與姜維延曰丞相雖亡今吾尚  
 在楊儀乃府下之人焉能任大事只宜扶柩入川安葬吾  
 自率兵攻魏豈可因丞相一人而廢國家大事丞相當時  
 所以不能服其心  
 若聽吾計取長安又矣向者楊儀欲燒吾于葫蘆谷幸得  
 天祐降雨方保全生恨尚未雪吾今職任前軍征西大將

陣勢宋江在中軍聽得報知王慶  
 親來監戰急出到陣前對陣王慶  
 頭帶紫金盔身穿滾龍袍立馬於  
 陣前看見宋江便遣先鋒馮虎陳  
 龍出戰各提大刀殺進宋陣司存  
 孝手執銅人抵在馮虎洪寶持方  
 天戟戰住陳龍兩邊納喊四將在  
 陣前絞作一塊廝殺戰到良久馮  
 虎仗平生威力大喝一聲早把司  
 存孝斬于馬下洪寶見存孝落馬  
 心慌亦被陳龍一刀劈死宋軍唐  
 斌見折二將大怒舞刀跑出陣前  
 戰住馮虎閉不數合唐斌拖刀便  
 走馮虎隨後趕來唐斌背使一刀  
 將馮虎斬落馬下文仲容大叫曰  
 不就這里捉了王慶更待何時縱

軍南鄭侯安肯與長史斷後禕曰將軍之言是也吾等寧  
 死不受辱也延曰公可助吾以圖進取禕曰願從雖然如  
 此不可輕動待吾見楊儀以利害說之令退兵權只扶柩  
 入川儀必然從矣延聽其言禕至大寨與楊儀細言其事  
 儀曰丞相料魏延必反故以兵符探其心今果應丞相之  
 言當令伯約斷後楊儀扶柩先行却說魏延見費禕不來  
 乃喚馬岱商議岱曰費禕之言必詐延就令馬岱去探消  
 息回報曰後軍乃姜維前軍大半退入谷中去了延大怒  
 即拔寨南行却說夏侯霸至五丈原不見一人遂報司馬  
 懿說川兵車仗盡已去了只有姜維斷後懿跌足曰孔明  
 死矣可速追之遂引兵殺奔五丈原來寨內果無一人懿  
 令二子催軍自引兵前進見川兵不遠奮力趕來忽山後  
 一聲砲响樹影中飄出中軍大旗旗上書大漢丞相諸葛  
 武侯懿看時見數十員上將擁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孔



馬持刀殺入淮西陣中，正遇王慶護駕牙將黃建章，舉鎗來敵。被文仲容一刀，斬作兩段。王慶見勢頭不好，勒馬便走。宋江鞭梢一指，三軍如風捲浮雲，殺來。潘致中、柳元卿、急保、王慶，走入秦州，堅閉城門。宋江軍圍攻三門，只留北門，以老弱軍圍之。王慶在城中，如坐針氈。與眾商議曰：「此一孤城外無救兵，怎生奈何？」柳元卿奏曰：「我主勿憂城中糧草，尚勾一年之用。軍卒民兵，還有數萬，足可保全。且秦州城郭堅固，高塹深濶，今宋軍深入，我地豈能久乎？」臣引軍士往來巡守，四門臨機應敵。王慶不理軍事，日夕在宮中與妃子縱樂飲酒。秦州

百姓恨入骨髓，多有獻城之計。宋軍日夕攻擊，城頭每下插下木石，火炮不能近前。將困二十餘日，無計奈何。宋江見城攻不破，又值又雨，地皆濕氣，人馬生病，其實憂悶。與吳用商議曰：「只此孤城，尚攻打不破。吳用曰：秦州地勢，原來春秋時山河險固之地，城郭堅完，糧草積多，此賊恃以堅守，故此難破。公孫勝入營中，對宋江曰：「仁兄有計攻秦州乎？」宋江曰：「憂慮無計。」公孫勝曰：「吾道畧施小計，使秦州一攻而破。」宋江問曰：「願聞其詳。」公孫勝耳邊密云：「如此如此。」宋江聽罷，此計大妙，必定成功。即日傳令，着各門諸軍將乾柴亂草，堆積與城門

明綸巾羽扇，鶴警早繚。車前姜維，全副披掛，勒馬挺鎗而叫曰：「司馬懿，早早受降。」懿思孔明尚在，吾深入重地，中其計矣。急勒馬便走。魏兵弃甲拋戈而逃。靜軒先生有詩曰：六出祁山弔伐勤，要將忠義報諸君。先年伏弩誅張郃，後復揚旗走魏軍。非是兵機無人陣，只因天意定三分。兩川帝業今何在，惟有先生一古墳。司馬懿奔走五十餘里，背後夏侯霸、夏侯惠趕進曰：「都督勿驚，川兵退去，必留斷後之兵，再可起兵追之。」懿不決，令人四向哨探。鄉民告曰：「川兵入谷，哀聲震地，軍中揚起白旛，姜維只有一千兵，斷後車上孔明乃木刻者也。」懿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蜀人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有詩曰：長星半夜落天樞，奔走疑疑亮未殂。關外至今人冷笑，不知司馬愧何如。司馬懿問了，的實，遂今追至赤岬坡，見蜀兵去遠，謂眾將

曰：孔明已亡，無人敢領此賊。我等高枕無憂矣。遂班師而回。一路見孔明安營下寨之所，前後左右，整整有法，懿歎曰：「天下奇才也。」後人有詩曰：長蛇盤谷轉山排，萬壘雲屯次第開。諸葛軍營藏造化，故令司馬歎奇才。於是司馬懿調兵各守隘口，自回洛陽。却說姜維退入棧閣道口，與楊儀更衣發喪舉哀，哭聲大震。川軍皆跌撞而哭，大半不食。死者無數。後人詩曰：武侯魂已升天去，軍士號啕血淚流。因念從前恩德重，甘心不食喪荒丘。却說蜀兵前隊至棧閣道口，忽如火光冲天，有伏兵攔路。眾將大驚，令人急報楊儀。未知何人且聽下回分解。武侯遺計斬魏延 第二百單九回 却說楊儀急令人探知，回報乃魏延也。楊儀曰：「即丞相在



一般高准備火攻打只番北門不  
 燒與賊入走再令凌振建起砲架  
 以候施放火砲擇定十二月甲子  
 夜舉火不許失候各門都去准備  
 依計而行只候舉火公孫勝臨夜  
 登城披頭撒髮仗劍步罡祭風將  
 次二更只見東南風起即令人報  
 知凌振放起號砲那砲响震地  
 搖山東南西南三門火發起風從火  
 勢欠趁風威照得滿天通紅有詩  
 為証

炎烈煽動乾坤火趁風威不  
 可當妙算神謀誰可及當時計  
 術羨公孫  
 城中曉得外面砲响連天各門火  
 光照耀守城軍各自遼回看家柳

元卿入宮報知王慶心慌輕身走  
 出只見東南西南三門俱各燒毀惟  
 北門無入把守王慶披掛上馬用  
 太子親屬隨從官員開北門望沙  
 漠逃走城裏汪太史開西門放宋  
 軍殺入宋江等大隊入馬都入秦  
 州軍將捨入王慶宮中收拾器仗  
 金銀寶物無限侍從嬪妃共記二  
 百餘人是時天色微明宋江出榜  
 安民令人救滅各處火衆將請功  
 宋江計點將士折了相士成胡遠  
 皆中矢石而死汪太史俯伏帳前  
 請罪宋江扶起曰曾有百姓稱說  
 太史屢勸納降不遂致有今日之  
 敗况公又有獻城之功雖有前罪  
 足可贖矣汪太史再拜稱謝宋江

二川史佳音

日料此人必反如今果然今斷歸路當復奈何費禕曰魏  
 延必先捏奏天子誣我等造反我急當表奏魏延反情然  
 後圖之姜維曰此間有一小徑名槎山可以抄出棧道之  
 後衆人遂將人馬望槎山進發先令二使進表費禕後回  
 却說後王在成都寢食不安夜作一夢夢見錦屏山崩至  
 曉聚文武圓夢誰問奏曰臣昨夜仰觀天文見一赤色大  
 星自東北落于西南王丞相有大凶之事今陛下夢山崩  
 者正應此也後王愈加驚怖忽報李福到後王急召入問  
 之福泣奏曰臣再到五丈原時丞相已不省人事了諸將  
 皆哭須臾丞相開目見臣在便問曰天子令汝來問後事  
 也蔣公琰可托臣又問丞相曰費文禕可臣再問丞相不  
 答瞑目而亡臣不敢稽延故星夜而來後王聽知大哭曰  
 天喪我也哭倒于龍床之上侍臣軍民無不哀慟吳太后  
 亦大哭不止後王涕泣不能設朝忽報魏延表奏楊儀劫

丞相靈柩舉喪追及群臣大駭入宮啟奏後王大驚無措  
 侍臣近御榻前讀魏延表曰楊儀自總兵權率衆造反劫  
 丞相靈柩引敵入入境臣先燒棧道以兵守禦然後討之  
 後王曰魏延英雄足可拒楊儀何故燒棧道也吳太后曰  
 先帝嘗言丞相能識魏延腦後有反骨每欲斬之今奏楊  
 儀造反內有不明公若聽此一面之詞楊儀等必投魏矣  
 此事當與文武多官熟議正話間忽報楊儀表至表曰  
 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丞相臨終  
 以大事委臣依舊制不敢更變使魏延斷後今延不遵  
 丞相遺語提兵攬越先入漢中燒絕棧道劫丞相靈車  
 逆從魏兵阻其歸路臣惶恐無及其表以聞  
 吳太后曰卿等所見若何蔣琬奏曰臣觀楊儀為人雖然  
 不能容物善度叅替與丞相辦事多時丞相臨終委以大  
 事非背反之人魏延自恃功高常出怨言見楊儀總兵心

一六

一三



聞知王慶夜開北門帶領侍從投  
 遠胡地即令花榮秦明林冲關勝  
 胡延灼率鉄騎一萬追襲務要生  
 擒王慶等走離了秦州行了一夜  
 又困馬乏各在鄉村擄食王慶與  
 潘致中柳允卿等二百餘人歇下  
 草坪駟安鍋造飯王慶見了汪然  
 淚下與衆曰今日國破家亡護送  
 精兵猛將不留半個是我該滅之  
 日你衆人斬吾首級獻與宋江保  
 全家之難苦上恋我有何益也柳  
 元卿曰主公勿憂今日跳出龍潭  
 虎窟之中前去胡朔一望之地投  
 胡主借兵再來報仇復與王業我  
 衆人生死決不相離只見後面旌  
 旗蔽日軍馬趕來衆人大驚叫聲

中不服挾私誣奏臣將全家保楊儀不反實不保魏延也  
 董允與多官一齊奏曰蔣尚書之言是也於是文武與近  
 侍官只保楊儀不保魏延後王曰魏延果反何人當之蔣  
 琬曰丞相素疑此人必遺計與楊儀魏延必中計矣陛下  
 勿憂不多時魏延表又至稱楊儀反楊儀表至稱魏延反  
 各陳是非忽報費禕到細言其事後王曰可令董允假節  
 釋歡撫慰二人允別去却說魏延燒斷棧道兵屯南谷隘  
 口自以爲久計不意楊儀表至恐漢中有失先鋒何平  
 引三千兵依孔明密計逕到南谷之後有人來報魏延延  
 大怒急披掛上馬引兵來迎何平出馬大罵曰反賊安在  
 延亦罵曰助惡匹夫何敢罵我平叱之曰丞相近亡肉尚  
 未冷汝輩焉敢反也又揚鞭指川兵曰汝等皆西川之人  
 多有父母妻子可念丞相之恩休助反賊各回家鄉聽候  
 賞賜衆軍聞知大喊一聲散去大半延大怒直取何平平

快走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折將七員

○宋得真 范簡 ○于茂

○司存孝 ○洪資 ○相士成

○胡透

○公孫勝辭別居鄉 宋頭領

勅征方臘第一百單一回

紫宸分聖向西來勝氣威聲震  
 若雷賊寇聞風雄膽落軍民沾  
 德感眉開十年細柳千年暮一  
 世甘棠百世懷也幸功成催促  
 際又辭邊鄙耀雲臺  
 王慶走到流沙河望見船隻無數  
 令人沿河大叫秦州兵馬特來投  
 降胡主哨船上應曰吾等胡地進  
 糧之船既是秦州兵馬莫非秦王

詐敗而走延趕上殺了潰軍數百人回見馬岱三百軍不  
 動延曰吾平生有眼如盲不識好人舊跟吾之將皆弃吾  
 而去有所待耳惟公在焉吾殺楊儀報恨後取西川與公同享太平  
 馬岱大聲曰吾恨諸葛不肯大用今遇明公願竭力以圖  
 進取延大喜與岱議曰我欲投魏若何岱曰大丈夫武藝  
 過人不自霸業而欲屈膝於人乎吾觀將軍智勇川中誰  
 是敵手吾與將軍合力西川唾手可得將軍又何疑焉延  
 曰公言是也遂同馬岱引兵取南鄭却說姜維在南鄭城  
 上見魏延馬岱耀武揚威大叫早降維慌令人請楊儀商  
 議儀曰丞相臨終遺一錦囊吾料此計必中囑付魏延反時開拆便有斬  
 魏延之計今宜取視之儀出錦囊拆封看時題曰若與魏  
 延對敵馬上方許拆開維大喜曰既丞相有戒約長史可  
 收執吾先引兵出城列成陣勢公可便來姜維綽鎗上馬  
 引兵開門衝出鼓聲大震排成陣勢維挺鎗大罵曰反賊



麼王慶曰正是那人曰秦王素與我胡地有恩可作急下船後面軍馬趕來得緊即將船隻撐近河口接王慶等衆人下船停當只見後哨船頭鑼鳴船上衆軍乃是盧俊義等把王慶等衆細縛捉獲是盧俊義等進李應各領步兵預先將戰船塞斷河路以備王慶走時了

六日果然撞來到有詩為証  
忙無計走胡沙勝敗兵家事  
可嗟堪笑狂徒空費力一時落  
船盡遭拿

盧俊義等細王慶登岸花榮關勝等追兵也到河口見捉下了王慶不勝之喜與關勝合兵一處把王慶衆人解赴秦州來見宋江即

把王慶走來事訴了一遍宋江大喜傳令將王慶用囚車解京其外侍從人員斬首張掛四門號令宋江平復淮西將王慶建造宮殿悉行折毀設下太平進席犒勞諸將已畢令孔目裝宣錄了各人功績造成簿冊以候陞賞次日宋江俊義與將佐商議班師吳用曰秦州人近胡地主將着人鎮守然後回軍可保長父宋江曰汪太史深有知識即召見委以鎮守秦州之職汪太史曰既先鋒有命安敢推辭再求一人相助宋江曰就着蘇應時與你同守汪太史拜謝領命軍中事務調撥已定宋江把王慶父子解京回軍來到洮陽孫立宣贊

魏延丞相不曾虧你今日如何背反延橫刀勒馬而言曰伯約不干汝事只叫楊儀來儀在門旗影裡拆錦囊視之見如此如此儀大喜輕騎而出立馬陣前指魏延笑曰丞相相知汝必反教我隄備今果應之汝敢在馬上連叫三聲誰敢殺我真是大丈夫也吾就獻漢中城池與汝延大笑曰楊儀匹夫聽着若孔明在日吾尚恨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誰敢敵吾莫道三聲便叫三萬聲何傷遂提刀按轡於馬上大叫曰誰敢殺我言未畢腦後一人厲聲應曰吾敢殺你手起刀落斬魏延於馬下衆人駭然斬魏延者乃馬岱也原來孔明火燒木柵寨之時實欲將司馬懿魏延并馬岱殺以密計只待口中出言便斬魏延魏延不疑求岱為部將楊儀讀錦囊計知岱已伏在魏延陣中故依計而行果然後人有詩曰

諸葛先明識魏延  
計應登時斬魏延

馬岱斬了魏延川兵盡歸馬岱楊儀下令將魏延三族盡誅遂具表奏後主後主降詔曰既已明正其罪仍錄前功賜棺槨葬之然後召出征官員赴成都面君楊儀扶柩到成都後主引文武掛孝出城三十里迎接後主放聲大哭公卿大夫百姓老幼無不痛哭後主扶柩入城居民各家門首皆設祭拜哭停柩于丞相府其子諸葛瞻字思遠守孝候葬楊儀自縛請罪後主令解其縛曰若非卿能效丞相所行靈柩何日得歸魏延何日得滅大事保全皆卿力也遂加楊儀為中軍師馬岱有忠義之功就任魏延之職儀呈上孔明遺表後主覽畢大哭乃欲卜葬地曹禕奏曰丞相臨終命葬于定軍山在漢中府褒城縣不用墻垣磚石亦不用一切祭物後主從之擇吉日率文武掛孝送靈柩安葬百姓哀聲震動天地後主降詔致祭謚號忠武侯

詔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托孤匡扶朕躬繼



郝思文韓滂彭玘等一十五員將出郭迎接宋江入城。委本處得力軍官鎮守洮陽。與孫立等合兵一處。回到梁州。朱武董平楊志等接見遣人報知張招討。吳用勸宋江留兵鎮守梁州。宋江曰：「一路不留兵，如何梁州要留兵鎮守？」吳用曰：「地勢有不同，人心有變異。秦州洮陽等處離京都已遠，若不留兵鎮守，恐防侵擾，必要兵守，方為上策。」宋江曰：「公之言深得權宜之法，遂留步兵一萬，同劉衡都監鎮守，即離了梁州，來到石祁城。張招討出郭迎接，宋江即忙下馬，張招討亦下馬。二人盃手入城，相見張招討曰：「幸賀將軍又成全功，實乃朝廷

之福，生民之幸。」宋江答曰：「小將征討河北，回來已同諸將奉上勅命，再討淮西，臨陣衝突，矢石為國，身不想折去一半，使宋江無不傷悲。張招討曰：「諸將為朝廷出力而死，名節顯揚，錄其功勞，奏與天子封蔭子孫，足可報功，何必悲乎？」下官在此，決不相負耳。」宋江拜謝。是日，張招討設筵賀功，盡醉而散。宋江停了數日，幹完事務，即請面君見張招討，招討依其言，遂將人馬分撥出城。宋江與吳用商議，就在石祁城東門龍仙觀，命道士修報大醮，趁度陣亡將士。三日三夜完滿時，有栢森下祥，患病不能起行。宋江遂留其子下江，看視醫治。有

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鎮八荒。將建殊功于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伐敵垂克，遽疾殞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厚功，朕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左中郎將杜瓊持節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如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

後主葬畢，命建廟于沔陽。今漢中府沔縣四時享祭。後杜工部

見廟前大栢樹有感而作詩曰：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宮城外栢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朱子論曰：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為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卽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仇之志，如青天白日，人

人得而知之，有補于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為節為，故其就之為易耳。頃見李延平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子房不如孔明之正大。

蘇子瞻作武侯廟贊曰：

密如鬼神，疾若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前後應會，左右指揮。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龍也。

却說後主回成都，忽邊庭飛報，東吳全統，引兵數萬屯巴丘界口。未知何意。後主驚曰：「丞相新亡，東吳負盟侵界，奈何？」蔣琬曰：「命王平張疑亦引兵數萬屯永安，以防不測。再遣人去東吳報喪，以揣其意。後主曰：「誰人可去？」言未畢，一人應聲而出曰：「微臣願往，未知誰人下回便見。」



鄂全忠不願朝京却來拜辭宋江  
 回鄉奉母宋江苦留不住多贈金  
 帛而去後來卞祥病重死在石祁  
 城其子卞江帶父靈柩歸葬只有  
 柏森未知所終宋江收拾軍馬離  
 了石祁城回到京師屯軍於豐丘  
 門外聽候聖旨宣和八年張招討  
 將宋江等功績奏聞聖旨即宣宋  
 江盧俊義面君天子云卿等遠征  
 勞若平復淮西寇虜其功不小寡  
 人重加封爵宋江奏曰臣賴陛下  
 洪福擒獲王慶囚監車中聽候處  
 決臣此回出師損將甚多比征大  
 遼河北不同乞聖恩旌獎乞國死  
 將臣觀看淮西一路徑王慶之亂  
 民不聊生丹乞聖恩免其糧差使

逝亡之民得以沒業不勝幸甚天  
 子簡奏特命省院官計議封爵處  
 決王慶幸情即免淮西糧差王項  
 大師蔡京大尉高休出班奏曰宋  
 江等功勞甚大臣等當詳議定奪  
 乞將死將量加旌獎食錄其子孫  
 各受指揮使之職宋江盧俊義權  
 領先鋒職分統率部下護衛京城  
 王慶造反罪當斬首天子准奏設  
 下御宴賞賜宋江盧俊義并侍臣  
 當日天子欽賜御宴已罷欽賞宋  
 江錦袍一領金甲一付名馬一疋  
 盧俊義等賞賜盡于內府中支宋  
 江等謝恩出到西華門上馬回到  
 行營安歇聽候朝廷委用次日公  
 孫勝典喬道清直至行營中軍帳

魏折長安承露盤 第二百一十回

却說願往東吳者姓宗名預南陽安衆人官拜參軍右中  
 郎將後王大喜即令宗預往東吳却說宗預運到金陵見  
 孫權禮畢權作色而言曰吳蜀一家卿王何增曰帝之守  
 乎預曰臣以為東增巴丘之戍西增曰帝之守事勢宜然  
 俱不足問也權大喜笑曰朕聞丞相新亡恐魏人承喪取  
 蜀故增巴丘守兵以為救援別無他意預頓首拜謝權曰  
 朕既許同盟安有背負之理預曰天子因丞相新亡令預  
 特來報喪權就取金鏡箭折之為誓曰朕若負盟絕滅子  
 孫又命使齎香帛入川致祭宗預辭吳主回成都入見後  
 主曰吳主因丞相新亡亦自流涕令諸葛瑾全家掛孝恐  
 魏人乘虛而入故設巴丘之守二國誓無相侵後王大喜  
 重賞宗預待魏使去訖遂依孔明遺言加蔣琬為丞相大  
 將軍錄尚書事加費禕為尚書令同理丞相事加吳懿為

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姜維為輔漢將軍平襄侯總處處  
 人馬同吳懿屯漢中以防魏兵其餘將校各有封賞楊儀  
 見不委用口出怨言曰若丞相新亡之時我若全師投魏  
 不致如此寂寞近臣聞知奏與後主後主急召蔣琬計議  
 費禕奏曰向者楊儀于丞相前屢譖魏延因此逼及人皆  
 知之後主大怒即將楊儀下獄勘問格成欲斬之蔣琬曰  
 儀雖有罪曾隨丞相多立功勞未可斬之當廢為庶人後  
 主從之遂貶儀為民儀羞慚自勿自此兩川太平却說魏  
 主曹叡見吳蜀二國皆不興兵乃封司馬懿為太尉總督  
 軍馬懿拜謝而回洛陽魏主在許昌大興土木建蓋宮殿  
 三年已完又來洛陽復造朝陽殿太極殿築總章觀俱高  
 十丈又立崇華殿青霄閣鳳凰樓九龍池命博士馬鈞監  
 造不拘財力但要華麗皆飾以金玉雕梁畫棟碧瓦金磚  
 選巧匠三萬人民夫三十餘萬不分晝夜而造遇有不便



見宋江曰。向日本師羅真人分付。令小道送長兄還京。便回山中學道。今日功成名遂。貧道就此拜別而去。送師侍養老母。望仁兄休失前言。宋江見公孫勝說起前言。不敢翻悔。潸然淚下。便對公孫勝道。我想昔日兄弟相聚如花。始開今日。分別如花。殘落。喬法師與我相好。未久。軍中多得先生指教。不敢負汝前言。中心豈忍分割。公孫勝曰。若是小道半途相撒。便是寡情薄意。今來在兄功成名遂。此去非貧道所送。仁兄快望。曲乞宋江再四挽留。不住。便設筵席。上舉盃。衆皆嘆息。人々洒淚。各以金帛相送。公孫勝推却不受。衆人只顧打

公卿皆負土搬磚。人民怨聲不絕。司徒董尋上表諫曰。伏自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官室狹小。當廣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况作無益之物乎。其朝陽殿。太極殿。總章觀。崇華殿。青霄閣。鳳凰樓。九龍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與也。其功三倍于殿宇。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于小人。今陛下使以穿方舉土。面目垢黑。衣冠了烏。沾体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出言必死。而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何有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終。

魏主覽畢大怒曰。董尋不怕死耶。左右奏于法當斬。獻曰。此人素有忠義。今且廢為庶人。再有言者。梟首示衆。遂貶

拴在包裡。次日衆皆相別。公孫勝喬道清穿上麻鞋。背了包裹。打箇稽首。望北登程去了。宋江連日思憶。淚如雨下。鬱鬱不樂。有詩為記。數年相與建奇功。幹運玄機妙不窮。一旦歸鄉思舊隱。飄然長往入山中。

時下又值正旦節。諸官准備朝賀。蔡太師恐宋江人等。都未朝賀。天子見之。必當重用。隨即奏聞天子。降下聖旨。只許宋江。盧俊。義。兩朝賀。其餘隨征官員。俱係白身。恐有驚御。盡皆免禮。天子設朝。宋江。盧俊。義。俱各公服。都在待漏院伺候。早朝。隨班行禮。天子殿上簪纓。玉帶。文武大臣。是日駕坐紫宸殿。

董尋為民。即名馬鈞。問曰。朕所建臺閣。欲求神仙。竟長生之方。鈞曰。陛下曾聞漢武帝所建栢梁臺乎。獻曰。未知其詳。鈞曰。漢朝二十四代。唯武帝享國最久。眉壽極高。服天上日精。月華之炁也。于是長安宮中建一臺。名栢梁臺。上立銅人手捧一盤。名曰承露盤。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名曰天漿。又曰甘露。美玉為屑。調和服之。自然返老還童。而長生矣。獻大喜。即命馬鈞引一萬人。星夜到長安。搭起水架。先折銅人。不移時。五千人夫連繩引索而上。拆了銅人。金盤只見銅人流淚。衆皆大驚。忽然一陣風起。飛砂走石。一聲响。就如天崩地裂。聞于四遠。其臺高二十丈。銅柱圓十圍。即時傾倒。壓死千餘人。鈞盡焚之。獨取銅人及金盤。回洛陽。入見魏主。獻上銅仙人承露盤。細言其事。魏主問銅柱安在。鈞曰。有萬斤重。難移。獻令人打碎銅柱。運至洛陽。鑄兩個銅人。號為翁仲。列司馬門外。又鑄銅龍。

二刻女林詩

十八卷

二十



百官朝賀宋江盧俊義隨班侍下不能上殿仰觀殿上王簪珠履紫綬金章往來稱觴祝壽自天明至午牌始沾恩賜酒百官朝散天子駕起宋江盧俊義回營面有愁顏不解之兆吳用等接見宋江不樂衆人拜罷立于兩邊宋江低頭不語吳用問曰兄長今日朝賀回來何以愁悶宋江嘆曰我想作怪作怪一生命蹇連年平漫煙塵受了許多愁苦今日連累衆兄弟無功我自取小官微因此愁悶吳用曰兄長功名分定不必多憂李逵曰哥上好沒尋思當物在梁山泊不受一個氣今日要招安却惹煩惱放着我兄弟們都上梁山泊却不快活宋江曰這黑

鳳兩個龍高四丈鳳高三丈立在殿前又于上林苑種奇花異木珍禽恠獸又選美女千人為宮娥少傅楊阜諫曰臣聞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宮室之高麗以凋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為瓊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宮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商紂楚靈秦皇為深誠高高在上實監厥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室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間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為家言豐屋之禍至于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社十萬之軍東

禽獸又來無禮如今做了國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你這廝不省得道理反心尚兀自未除李逵又曰哥上不聽明日受氣衆人都笑且捧酒與宋江添壽是日直飲到二更酒罷各散次日宋江引十數騎入城到宿太尉趙樞密張招討各衙門賀節往來城中觀看者甚衆就裡有人報蔡京說知此事次日奏過天子傳旨交省院出榜禁仍但九出征官員許于城外下營聽候調遣征討非奉上司明文呼喚不許擅自入城如違定依軍令擬罪差人賣榜違未陳橋門外張掛有人看了進來報知宋江宋江轉添愁悶衆將得知亦皆焦燥盡有

西奔逃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死生同之孝經云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鴛鴦敢忘諍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列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首沐浴伏候重誅上表以聞魏王覽畢大怒扯破表章令武士推出欲上馬幸上林苑忽見太子舍人張茂沛國人字彥林披頭散髮身掛紙錢手擎表章跪于馬前而諫徹復坐于殿上開表視之表曰臣聞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于奪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得以生日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伐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賈貴買生日以贖其妻縣



怒心有詩為証

聖主為治本無差胡越從來自一家何事被人行謬計不容忠義入京華

且說水軍頭領來請吳用商議事務吳用去到船中見了李俊張橫三阮俱對軍師說道朝廷失信奸臣弄權俺們破了大遼建了功勞許多未見陞職俺哥只待皇城使做如今榜文禁約我等不許入城我想那奸臣漸的要拆散我們弟兄各調開去今請軍師做個主張就這里殺起來把東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豈不美哉吳用曰宋公明建下這般功績斷然不肯自古蛇無頭不會行我如何敢主

張這事須是哥肯時方可行得若不肯時你們要反也反不出去六將見吳用不主張忿怒不已吳用回見宋江曰仁兄往常自由自在衆兄弟快活今為國家臣子不想到被拘束弟兄們都有怨心宋江聽曰此言必定有人在前面說甚話來吳用曰此是人之常情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貧與賤是人之所惡現形察色見貌知情宋江曰弟兄若有異心我當死於九泉之下忠心不改因會集諸將到帳前曰俺是鄆城小吏出身又犯刑罪託賴衆兄弟扶持尊我為頭今日得為臣子實乃萬幸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雖然朝廷

二刻英雅譜

十一卷

官以配土為名而實納之掖庭其醜惡乃出于土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婦者必有憂或窮或愁不能適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民之歡心者鮮不危殆且軍旅在外數萬人一日之費非直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後猶將不給况復有掖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内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白漢末衰亂以來四十五載馬不捨鞍人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郊野瘡痍號哭之聲于今未已猶有強寇在邊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統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乎捨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帝之後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為萬幾之父母恤妻子之饑寒問民之疾而除其所惡

實倉廩禮中兵恪恭以臨天下誠如是則吳賊而縛蜀虜輿屍不待誅而自伏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何勞神思于海表軍旅高枕戰士備員今群公皆緘口結舌臣不敢不上鼓言以盡人臣之職也臣年五十常恐致死無以報國是以捐軀歿身冒昧聖聽恭惟陛下開天地之明察肝膽之諫沐浴候誅謹表以聞魏主曹叡覽表大怒曰張茂只一中書令敢出狂言朕此武士推出斬之茂大罵無道昏君且夕必為虜矣言訖命斬之叡令將首級遍示多官已畢乃召馬鈞催造高臺銅仙人承露盤又于丹墀內鑄一大油鼎日日以火熬油有諫者烹之因此文武無一人敢言有至司馬懿府中細言其事懿曰魏數盡矣切莫諫也因此衆官皆散却說魏主曹叡將青龍五年改景初元年皇后毛氏河內人也先是叡為平原王時出入同輦及即位立為后後因寵郭夫

十一卷



出榜禁治。理合如此。我等軍漢。極多。倘或因惹事。必然以法治罪。却又害了名聲。如今不許我等入城去。却是幸事。尔衆生異心。先斬吾首。級然後你們自去行事。不然吾亦無顏居世。必當自刎而死。一任你們自為衆人聽罷。俱各垂泪。設誓而散。有詩為証。

堪羨公明節操堅。矢心忠。鞭少歌偏。不知當日秦長脚。可愧黃泉自刎言。

宋江諸將自此無事。並不入城。看上元節至。東京年例。大張燈火。慶賀元宵。諸路盡做燈火。於各衙門點放。且說宋江營內。燕青與樂和商議曰。往年元宵。挫過今點放。

華燈我兩個潛入城中。看灯便回。忽李逵曰。你們看燈。帶挈我去。燕青曰。我和你不去。不打緊。只吃你性子不好。必要惹出事來。見今省院出榜禁治。我們不許入城。倘或惹出事端。心中省院之計。李逵曰。吾今不惹事。便了。却依着你們行。燕青曰。明日換衣巾。扮作客人入去。李逵大喜。次日打扮齊備。不期樂和自與時迁先入城中。燕青洒脫不開。只得與李逵不敢。從陳橋門入城。却從豐丘門入城。兩個手廝挽着。正投桑家瓦來。來到瓦子前。聽得勾欄內鑼响。李逵定要入去。燕青只得和他挨在人叢中。聽得說評話。正說三國志。說到關雲長到

人將毛后目不正視。郭夫人極聰明。有貌。戲甚愛之。每日取樂。月餘不出宮庭。是歲春三月。上林苑中百花爭放。戲同郭夫人到御花園。賞翫于花萼樓上飲酒。郭夫人問曰。何不請毛后同樂。戲曰。若彼在朕。涓滴不能下咽。遂令宮娥守把。不許令毛后知道。却說毛后。見戲一月餘不入正宮。是日引宮人來翠花樓上消遣。只聽得樂聲喧。乃問曰。何處作樂。一宮官啟曰。聖上與郭夫人在御花園賞花飲酒。毛后聞之。心中煩惱。回宮安歇。次日毛后乘小車出宮遊翫。正逢魏王于曲廊之間。乃笑曰。陛下昨賞比園。其樂不淺。戲大怒。令宮官將毛后絞死。捉昨日侍奉人。一齊殺之。乃立郭夫人為后。郭后一日與戲飲酒。乃問其故。戲曰。朕令左右休教毛氏知之。毛氏已知。必此輩漏洩。朕故殺之。時景春二年正月。幽州刺史母丘儉上表。報稱遼東公孫淵造反。自號燕王。改元紹漢。建宮殿。立官職。興兵入寇。搖動北方。戲大驚。即聚文武商議。起兵退淵之策。未知何人敢領。且聽下回分解。

司馬懿破公孫淵 第二百十一回

却說公孫淵。乃遼東公孫度之孫。公孫康之子也。建安十二年。曹操起袁尚。未到遼東。康斬尚首級獻操。操封康為襄平侯。其後康故有二子。長曰晃。次曰淵。二子皆幼。康弟公孫恭繼職。曹丕時封恭為車騎將軍。襄平侯。後太和二年。淵長大。文武兼備。性剛好廝殺。復奪其位。曹戲封淵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後孫權遣張彌許宴。賚金寶玕玉。封淵為燕王。淵懼中原。乃斬張許二人。送首與曹戲。封淵為大司馬。樂浪公。一向淵心不足。與衆計議。自號為燕王。改元紹漢。元年。時有副將賈範諫曰。王公未可如此。中原以爵加封。不為卑賤。今若背反。實為不祥。又兼司馬仲達善能用兵。諸葛武侯尚且不得取勝。何況王公平。淵大怒。叱



骨療毒當時有雲長左臂中箭，毒入骨醫人華陀道：若要此疾毒消，可立一銅柱，上置鉄環，將臂膊穿將過去，用索拴牢，割開皮肉，去骨三分，除却箭毒，却用油線縫攏，外用敷藥貼了，內用長托之劑，不過半月，可以平復如初。因此極難治，療開公大笑道：大丈夫死生不懼，何況隻手？不用銅柱鉄環，只此便割何妨？隨即叫取碁盤與客奕棋，伸起左臂，命華陀刮骨取毒，面不改色，對客談笑自若。正說到這里，李逵在人叢中高叫道：這箇正是好男子！衆人大驚，都看李逵，燕青慌忙攔曰：李大哥，你怎地好村？勾欄危舍，如何使得？大驚小恐，李

逵曰：說到這里，不由人不喝采。燕青施了李逵，便出了雙家瓦，轉過一串道，只見一個漢子，飛磚擲瓦，去打一人家，曰：你這廝二次不肯還錢，顛倒打我房屋，黑旋風路見不平，便要去勸燕青，抱住李逵，睜眼要和他廝打。那漢子曰：我自和他有帳，討錢于你，甚事？即日跟張招討下江南，出征去。你休惹我，到那里去也是死，要打便與你打死。我這里也得一付好棺材。李逵聽罷，曰：却是甚麼？下江南燕青且勸開了，兩個轉出串道，見一個茶肆，兩人入店吃茶，見個老者，燕青曰：請問老夫，却從巷口一個軍漢廝打說，通要跟張招討下江南，請問

左右縛了賈範，即時有參軍倫直諫曰：賈範之言是也。聖人云：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國中屢見怪異之事，主公豈不察乎？近有大戴巾幘，身披紅衣，上屋宇，作人行，一不祥也。城南鄉民造飯，飯甑之中，有一小兒，蒸死于內，二不祥也。襄平北市中，忽陷一地穴，湧出一塊肉，週圍數尺，有頭有面，有眼有耳，有口有鼻，却無手足，往來之人，刀箭不能傷，亦不知何物，卜者占之曰：有形不成，有口不聲，國家亡滅，故現其形。有此三者，皆不祥之兆也。孔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祿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主公當避凶就吉，今若肯反，必喪身矣。公孫淵勃然大怒，叱武士綁賈範，倫直斬於市。曹急令大將軍單衍爲元帥，楊祚爲先鋒，起遼兵十五萬，搶掠鄉民，殺人放火，因此邊官報知魏主曹叡。叡聞知大驚，乃召司馬懿入朝，計議曰：公孫淵皆反，如之奈何？懿奏曰：臣部下馬步官軍四萬，足可破此賊

矣。叡曰：卿兵少路遠，恐難收服。懿曰：兵不在多，設奇用智，淵必破矣。臣託陛下之洪福，公孫淵唾手而擒。陛下何足慮哉？叡曰：卿料公孫淵用何策禦之？懿曰：棄城，遂走爲上計也。守遼東，拒大軍，其爲次也。坐守襄平，而不動身，其爲下計也。必被臣所擒也。叡曰：三者卿用何計？懿曰：能料彼我，必能勝也。公孫淵乃愚濁匹夫，豈肯棄城而走？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安能逃出臣之所度也？叡曰：此去往復幾時？懿曰：四千里之地，往百日，攻百日，退百日，休息六十日，如此一年足矣。叡曰：倘吳蜀人入寇，如之奈何？懿曰：臣已定下守禦之策，陛下勿得憂也。叡大喜，即命司馬懿興師，征討公孫淵。懿辭朝出城，引原領戰將，并軍馬而去。却說魏先鋒胡遵，引前部兵，早到遼東下寨，人報知公孫淵，淵令單衍揚祚，分八萬兵，屯於遼隧。地名遼隧，圍塹二十餘里，環遶鹿角，甚是嚴密。胡遵令人飛報司馬懿，懿大笑曰：此勢不



端的那里去。征那個人。老人曰：江  
南草寇方臘反了，占去八州二十  
五縣。睦州起至潤州，早晚來到  
揚州。因此朝廷差張招討、劉都督  
去勦捕。燕青李逵聽了這話，還了  
茶錢，出城到營來見宋江，說知江  
南方臘造反，朝廷差張招討領兵，  
宋江聽得便曰：我等軍馬，開居在  
此，不若使人告知宿太尉，保奏我  
等情，愿再起兵前去征方臘。會集  
諸將商議，盡皆歡喜，有詩為証：  
屏迹行營思不勝，相携城內看  
花燈。偶逢茶肆傳消息，虎噬狼  
吞事又興。

次日宋江更衣帶領燕青，迤入城  
中，直至宿太尉府內投見宿太尉。

曰：將軍何事更衣而來？宋江稟曰：  
近日宵院出榜，但凡出征官，不許  
擅自入城。今日小將私至上告恩  
相，聽得江南方臘造反，占據州郡，  
擅改年號，早晚渡江來打揚州。宋  
江等人馬久開在此，情願都兵前  
去征勦，盡忠報國，望恩相保奏宿  
太尉大喜曰：將軍此言正合吾意。  
將軍屢次為國為民，下官當以一  
力保奏，有何不可？將軍請回來，早  
奏知天子，必當重用。宋江辭宿太  
尉回營，與眾兄弟說知宿太尉次  
日早朝入內，見天子披香殿與文  
武正說江南方臘作反之事。天子  
曰：已命張招討、劉都督二人征討，  
未見次第。宿太尉奏曰：方臘既成

與交戰，正欲老吾兵也。若攻之，正墮其計。遂東賊眾大半  
在此。其巢空虛，吾等可棄此處，只奔襄平。賊必往救，却於  
中途破之，必獲全功矣。眾皆從之。遂勒兵從小路大張旌  
旗，轉山南迤邐而去。却說單衍與楊祚商議曰：若魏兵來  
攻，休與交戰，弓弩砲石，未可妄發。今魏兵千里而來，人多  
糧少，難以久任。糧盡必自退，待退之時，却出奇兵擊之。司  
馬懿一鼓而可擒也。昔日司馬懿於渭南堅守孔明，乃死  
今日正與此理相同。我等與孔明復讐，豈不美哉？言未畢，  
忽報魏兵往南去了。單衍大驚曰：彼知吾襄平軍少，去襲  
老營也。若襄平有失，我等守此處無益矣。遂拔寨隨後而  
來。却說司馬懿暗留千人，扮作土民，暗探消息。忽見遼兵  
趕來，飛報司馬懿，懿笑曰：彼知吾守襄平，拔寨趕來，中吾  
計矣。乃令夏侯霸、夏侯威各守一軍，伏於濟水之濱。如遼  
兵到，兩下齊出，二人受計正行，果遇單衍、楊祚，追至濟水

忽然一聲砲響，兩邊鼓譟，搖旗魏兵殺出。左有夏侯霸，右  
有夏侯威，一齊殺來。單楊二人又不知背後多少魏兵，只  
得望前奔走。又被司馬懿引兵殺回，三路夾攻，遼兵大敗。  
死者無數，降者甚多。單楊二人死戰得脫，引兵奔走。前至  
首山，正逢公孫淵兵到，合兵一處。又來與魏兵交戰。單衍  
出馬辱罵曰：漢賊休使詭計，汝敢出戰否？夏侯霸縱馬揮  
刀來迎，二人戰有數合，被夏侯霸一刀斬單衍於馬下。遼  
兵大亂，霸引兵掩殺將來。公孫淵引敗兵奔入襄平城去。  
閉門堅守，不出。魏兵四面圍合。時值秋雨連綿，一月不止。  
平地水深三尺，運糧船自遼河口直至襄平城下。魏兵皆  
在水中，心中驚疑。左都督裴景入帳告曰：雨水不住，營中  
泥濘，軍不可停。欲移於前面山上。懿大怒曰：我豈不知泥  
濘，捉公孫淵在逃，安可移營也？切不許惑我軍心。再要移  
營者，斬之。裴景喏喏而退。少頃，右都督仇連又來告曰：軍



大憲陛下已遣張勳捕，再差宋先鋒前部，必成大功。天子大喜曰：卿之所言，正合朕意。急令使臣宣省院官聽聖旨。當下張招討方行保奏，要調宋江這一千八馬，為前部先鋒。省院官承旨，隨即宣宋江、盧俊義，直到披香殿，勅封宋江為平南都總管，正先鋒，盧俊義為兵馬副總管，平南副先鋒。金帶一條，錦袍一領，金甲一副，名馬一疋，銀段二十五匹，其餘正偏將佐，各賜段疋銀兩，待有功效，并前功受官爵。三軍頭目，給賜銀兩，就於內府關支，定限日下出師起行。宋江、盧俊義領旨，正要出，皇上又曰：聞卿數內有個能鑄玉印信，金大堅，又

士怯水，乞憐。移了營寨，懿大怒曰：吾軍令已發，推出斬之。梟首於轅門外。因此軍心安靜。懿令南寨人馬暫退二十里，縱城內軍民出城樵採柴薪，牧放牛馬。有司馬陳珪問曰：先前太尉攻上庸之時，兵分八路，併進八日，皆至城下。遂生擒孟達而成大功也。今帶甲四萬，數千里而來，不令攻打城池，任教秋雨淋漓，又縱賊眾樵牧，實不知太尉是何意也。願乞教之。懿大笑曰：你雖為司馬，不知兵法。昔日孟達糧多，兵少，糧勾一年，我兵有四倍，糧不足一月，以一倍之兵，豈不獲勝也不可不速戰。吾故奪死相爭，方纔勝矣。今遼兵多，吾兵少，賊飢我飽，何必攻之。任彼自走待走，動而擒之，無有不勝。我今放開一道，不絕彼之樵牧，不掠彼之牛馬，是容彼自走也。那時取勝，有何難哉。兵法云：兵者，詭道也。戰者，逆道也。善因事變，賊糧已盡，單恃水勢，未

有能識良馬，皇甫端留此二人駕前聽用。宋江、盧俊義承旨謝恩，兩個並馬而行，出得城來，只見街上一個漢子，手擎着一件東西，兩條巧棒，穿了索，以手牽動，那物便响。宋江喚漢子曰：甚物對曰：胡敲也。用手牽動，自然有聲。宋江有感，而作詩一首。

一聲低了一聲高，嘹亮聲音透碧霄。空有許多雄氣力，無人提處謾徒勞。

宋江與盧俊義笑曰：這胡敲，正比着我和你，空有衝天之志，無人提挈，何能振响。交左右取些銀子賞與，調胡敲的去了。宋江餘意不盡，在馬上再作詩一首。

肯束手而降，吾故作無能之形，以安賊心。今若取小利，相擊賊必死戰矣。吾料彼糧將亦不過旬日。天必晴朗，天若晴朗，併力攻之，城池可破。淵賊可擒矣。眾將皆拜曰：此神武之筭也。於是司馬懿遣人赴洛陽催糧。魏王曹叡設朝，群臣皆奏曰：近者秋雨連綿一月不止，人馬疲勞，可召回司馬懿罷兵。叡曰：司馬太尉善能用兵，臨危制變，多有良謀。捉公孫淵計日而待，卿等何必憂也。因此只運糧草星夜而來，却說司馬懿在寨中，數日內果然天晴，是夜懿出帳外，仰觀天文，忽見一星，其大如斗，流光數丈，自首山東北，墜於襄平東南。各營將士無不駭然曰：此何吉凶也。懿見之，大喜，乃聚眾將曰：五日之後，星落處必斬公孫淵矣。來日併力攻城，眾將得令。次日清晨，引兵四面圍合，築土山，掘地道，立砲架，裝雲梯，日夜攻打不息。箭如雨射入城去。公孫淵在城中糧盡，皆宰牛馬為食，人人暴怒，各無



玲瓏心地最虛明。此是良工巧製成。若果無人提挈處到頭終久沒聲名。

盧俊義曰。兄長何故發此言。據我守胸中學識。不在古今名將之下。如無本事。枉自有人提挈。怎作何用。宋江曰。賢弟差矣。我等若非宿太尉保奏。如何能勾天子重用。為人不可忘本。盧俊義然其言。兩個回營。會集諸將。收拾鞍馬。次日內府。關到賞賜段匹銀兩。分俵諸將。就送金大堅皇甫端去御前。應用。宋江調撥水軍頭領。整頓戰船。望大江進發。傳令馬軍頭領。整頓軍器。伺候起程。只見太師差府幹到。帶素聖手書生蕭讓。次日王都尉

自來與宋江求要鈇子樂和。聞知此人善能歌唱。要他府裡使用。宋江等只得依允。隨即又送了二人去訖。宋江自回京。又去三個兄弟。心中鬱悶。不樂。當與盧俊義計議定了。號令諸軍。準備出師。却說這江南方臘起軍已久。即漸而成大事。此入原是歙州山中一樵夫。偶因去溪邊水中。照見自己頭帶平天冠。身穿滾龍袍。以此向人道他有天子福分。因而造反。就清溪縣內幫源洞中。起造宮殿。睦州各處有行宮。乃設文武省院。官員一應大臣。睦州即今建德州。宋改為嚴州。歙州即今婺源。宋改為徽州。這方臘直造這里。占到潤州。今鎮

守心。欲斬淵首。獻城歸降。淵聞之。驚憂甚急。慌令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往魏寨說投降。二人自城上繫下來。告司馬懿曰。請太尉退二十里。我君臣自來投降。懿大怒曰。汝安敢輕視吾耶。叱武士推出斬之。將首級付從人稍定。就令持檄文一道。回見公孫淵。淵拆視之。檄曰。

魏征西大都督太尉司馬公。檄下公孫淵。切謂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乃天子上公。而建甫非欲孤解圍退舍。何其無禮耶。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被吾斬之。若意有未已。可便遣少年有明決者來。稍有稽遲。悉皆誅戮。故檄。

公孫淵看畢大驚。乃與文武計議。有侍中衛演。出曰。臣願往之。淵分付曰。如此如此。演受命。逕到魏寨。司馬懿升帳。聚多將。列於兩邊。演膝行。肘步入寨。跪於帳下。告曰。願太尉息雷霆之怒。罷虎狼之威。容臣開門。克日先送世子公

孫修為質。當然後君臣自縛來降。懿曰。軍士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不能走當降。不能降當死耳。汝若若不降。就當死也。不必送子為質。當可洗頸待誅。叱衛演回報公孫淵。演抱頭鼠竄而去。回見公孫淵。告說了一遍。淵大驚。乃與子公孫修。密議停當。選下一千人馬。是夜值二更時分。開了南門。往東南而走。淵見無人心。中暗喜。行不到十里。忽聽得山上一聲砲響。鼓角齊鳴。一枝兵攔住中央。乃司馬懿也。左有司馬師。右有司馬昭。二人大叫曰。反賊公孫淵休走。淵大驚。急撥回馬。尋路欲走。早有胡遵兵到。左有夏侯霸。夏侯威。右有張虎。樂綝。淵舉手失措。魏兵三路夾攻。四面圍的鐵桶相似。公孫淵父子下馬自縛受降。見懿在馬上指魏將言曰。吾前夜丙寅日。見那星落於此處。今夜壬申日應矣。眾將以手加額曰。大尉真神機也。懿傳令斬之。公孫淵父子對面受戮。司馬懿



江是也，共該八州二十五縣，那八州，歙州、睦州、杭州、蘇州、堂州、湖州、潤州、宣州，二十五縣，俱是八州管下。此時加與松江、崇德、海寧，皆是縣治，方臘自為國主，仍設三省臺院六部寺官，非同小可。不比嘯聚山林之輩，原來方臘上應天書，推背圖上曰：十千加一點，冬盡始稱尊，縱橫過浙水，顯跡在吳興。那十千乃方字也，頭加一點，乃方字也。稱尊者，乃面南為君也。正應方臘二字，占據江南八郡，再說宋江選日出師，辭了省院諸官，當有宿太尉趙樞密親來送行，賞榜三軍，水軍頭領已把戰船送泗水入淮河，望淮安軍壘，俱到揚州取齊。宋江

盧俊義謝了宿太尉趙樞密上路，將軍馬分作五隊取旱路，投揚州來前軍已到淮安縣屯札。當有本州官員迎接宋先鋒入營中，聽說方臘賊兵浩大，不可輕敵。前面便是揚子大江，九千三百餘里，迤流入海，此是江南第一險隘去處，隔江却是潤州。如今是方臘手下樞密呂師囊并十二個統制官把住江岸，若不潤州為家，難以抵敵。宋江聽了，便問吳用計較良策。即目前面大江攔截，作何可渡？破遠國時却是旱路水軍頭領，不曾建得功勞。今次要渡江南，須用船隻。向前吳用曰：揚子江中有金焦二山，靠着潤州城郭，可交幾個弟兄

勒兵來取襄平，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司馬懿謀殺曹爽 第二百一十二回

却說司馬懿引兵來取襄平，未及到城下時，先鋒胡遵早引兵入城中，人民焚香拜投，魏兵盡皆入城，懿坐於衙上，將公孫淵宗族并同謀官僚人等，俱殺之，計首級七十餘顆，出榜安民。人告懿曰：賈範倫直苦諫公孫淵不可反叛，被淵皆殺之，懿遂封其墓而榮其子孫，就將庫內財物賞勞三軍，班師回洛陽。任紮却說魏主在許昌殿中，夜至三更，忽然一陣陰風而入，吹滅燈光，只見毛皇后引數十箇宮人，哭至座前索命。獻因此得病沉重，時侍中光祿大夫劉放、孫資、掌樞密院一切事務，獻囑之曰：凡有一切事務，二卿休誤，二人出內。獻召武帝子燕王曹宇為大將軍，佐太子曹芳攝政，宇為人恭儉溫和，未肯領此大任，堅辭曰：臣才薄，不能當此重任也。獻召劉放、孫資曰：朕皇叔不肯

任之，當復如何。二人曰：燕王自知無才，不敢承命。獻曰：宗族之內，何人可倚？二人久得曹真之惠，乃保奏曰：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獻從之。二人又奏曰：若用曹爽，當遣燕王還歸本處，然後終可行也。獻曰：傳朕旨意，教他去罷。劉放曰：須得陛下手詔，獻曰：朕不能寫矣。放近御榻前，強執獻手寫畢，遂賞出大言曰：有天子手詔，免燕王等之爵，歸還本土，限即日出國就行。若無詔，不許入朝。燕王涕泣而去，遂立曹爽為大將軍，總攝朝政。魏主曹獻病漸危急，令使持節詔司馬懿還朝。懿戎裝受命，迺到許昌，入見魏主。獻曰：朕忍死待卿，今日得見，死無恨矣。懿頓首奏曰：臣在途中聞陛下聖體不安，恨不能肋生兩翼，飛行至闕，省視陛下。今日幸覩龍顏，臣願殞身補報。獻宣郭皇后、太子齊王曹芳、大將軍曹爽、侍中劉放、孫資等皆至御榻之前。獻執司馬懿之手曰：昔劉先主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劉禪



前去打探隔岸消息用何船隻可  
以渡江宋江交喚水軍頭領前來  
聽令你衆兄弟誰人先去打探隔  
岸消息只見四員水將盡皆愿往  
不是這幾箇人來探路有分教橫  
屍似北固山高流血染楊子江赤  
潤州城內直須鬼哭神嚎金山寺  
中漫使天翻地覆直教大軍飛渡  
烏龍嶺戰艦平吞白鴈灘畢竟宋  
江軍馬怎的去收方臘且聽下面  
分解

○張順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  
取潤州城第一百單二回  
萬里長江水似傾東歸大海若  
雷鳴滔、雪浪入皆俱激、洪  
波鬼亦驚、竭力祇因清國難、勤

王端擬耀天兵潛踪歛跡金山  
下斬將擒王在此行  
話說九千三百里楊子大江遠接  
三江却是漢陽江潯陽江楊子江  
直至大海中間通多少去處叫做  
萬里長江地分吳楚江心內有兩  
座山一座金山一座焦山金山有  
寺、後山起蓋謂之寺裏山焦山  
上一寺藏在山凹里不見形勢謂  
之山裏寺這兩座山生在江中正  
占着吳頭楚尾一邊是淮東揚州  
一邊是浙江潤州今是鎮江且說  
潤州城却是方臘手下東廳樞密  
使呂師囊守把江岸此人原是歙  
州富戶因獻納錢糧與方臘封為  
東廳樞密使幼年曾習兵書戰策

託孤於諸葛孔明孔明因此竭盡忠誠至死方休偏邦尚  
然如此何況中國乎朕幼子曹芳年終八歲不堪掌理社  
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勳舊臣倣伊尹周公竭力相輔則宗  
廟生靈之幸甚也且說曹芳在於御榻之前曹叡喚芳曰  
仲達與朕一般爾日後敬重之遂命懿携芳近前芳抱懿  
頸不放叡曰太尉記之不可誤也言訖潸然淚下懿頓首  
流涕衆皆傷感魏主昏沉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須臾  
而卒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歲時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  
晉史官陳壽評曰

明帝沉毅任心而行蓋有人君之氣槩焉於時百姓凋  
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開拓洪基而遽造秦皇漢  
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後孫盛論曰  
魏明帝沉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

所摧戮其人君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  
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却說魏主曹叡卒於嘉福殿司馬懿曹爽扶太子齊王曹  
芳即皇帝位時年八歲芳字蘭卿乃叡乞養之子秘在宮  
中無人知之於是曹芳謚父爲明帝葬於高平陵尊郭皇  
后爲皇太后改元正始元年此時司馬懿與曹爽輔政爽  
尊懿如父一應大事必先啟知爽字昭伯自幼出入宮中  
明帝見爽謹慎甚是愛敬故託以大事乃骨肉之親也爽  
門下有客五百人內五人皆是浮華之人明帝在日爽皆  
不用爽初柄政五人復來輔助那五人一人乃姓名晏  
字平叔南陽人也一人姓名鄧名颺字玄茂亦南陽人也乃  
鄧禹之後一人姓名李名勝字公昭亦南陽人也一人姓名丁  
名謚字彥靜乃沛國人也一人姓名畢名軌字昭先乃東平  
人也又有大司農桓範字元則等數人此輩皆以諛諛事



憤使夫八蛇子武藝出衆部下管領十二統制號十二君却是

○擎天神福州沈剛

○游奕神歙州潘文得

○遁甲神睦州應明

○六丁神明州徐統

○霹靂神越州張近仁

○巨靈神杭州沈澤

○太白神湖州趙毅

○太歲神宜州高可立

○吊客神常州范疇

○喪門神潤州卓萬里

○豹尾神江州和潼

○黃旗神蘇州沈林

話說呂師囊共統領五萬南兵據住江岸甘露亭下擺列戰船三千

餘隻江北岸却是瓜州渡口此時宋江兵將水陸並進已到淮安約至揚州取齊宋江與吳用計謀此江南岸上便是賊兵守把誰人先去打聽消息可以進兵帳下轉過四將榮進張順石秀阮小七皆云願往宋江曰你四個人分做兩路張順和榮進阮小七和石秀可直到金焦二山上歇宿打探潤州賊巢虛實回話四人辭了宋江各帶了兩箇伴當扮作客人取路先投揚州此時百姓聽得大軍來征勦方臘都挈家搬在村裡躲避了四箇人在揚州城裡分別石秀和阮小七投焦山去了榮進張順帶伴當將乾糧稍在身邊各帶把鋒鏑

爽因此各人並得榮貴於是何晏來告爽曰主公大權不可委託外人若仍前委託必成禍矣爽曰司馬公與吾同受先帝託孤之命安忍廢乎晏曰昔日先公與仲達破蜀兵之時累受此人之氣因而致死主公如何不察也爽忽然省悟遂與多官計議停當入奏魏主曹芳曰司馬懿功高德重可加為太傅芳年幼無主張皆出於曹爽之心遂加司馬懿為太傅兵權皆歸於爽爽命弟曹羲為中領軍曹訓為武衛將軍曹彥為散騎常侍侍講三弟各引二千御林軍任其出入禁宮又用何晏鄧颺丁謐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李勝為河南尹此五人日夜與爽幹事天下奇士乃投於曹爽門下者不計其數司馬懿知其黨逆乃推病不出二子亦皆退職閒住爽每日與何晏等飲酒作樂凡用衣食器皿與朝廷無異各處進貢玩好珍奇之物皆取上等者入已然後進宮佳人美女充滿府院有黃門

張當諂佞事爽私選先帝侍妾七八人乃送入府中管應又送善歌舞蹈良家子女三四十人為家樂又詐傳聖旨刷美女任意送入府中又建重樓畫閣造金銀器皿用巧匠千萬人晝夜工作却說何晏與鄧颺曰先帝時有一人深明易理乃神卜管輅也颺曰吾夜間得一夢正欲求上遂召管輅至晏令坐颺曰我連三夜間常夢青蠅數十箇落在鼻上請公卜之晏亦曰據我人物可做三公否輅曰元愷輔舜宣慈惠和周公佐周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祥非卜筮之所能明也今二公身居侯位職重山嶽名若雷霆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人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中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勿行未有損已而不先大



快尖刀提了朴刀直達瓜州來此  
時正是初春天氣日煖花香到得  
物子江邊流高一丈滔滔雪浪滾  
滾烟波是好景也有詩為記

萬里烟波萬里天紅霞遙映海  
東邊打魚舟子渾無事醉擁青  
簑自在眠

柴進二人見北固山下都是青白  
旌旗岸邊擺着船隻北岸上一根  
木頭也無瓜州路上雖有屋宇並  
無人住又無渡船怎知隔江消息  
張順道須得一間屋兒歇下看兄  
弟赴水過去對江金山脚下打聽  
虛實柴進道說得是兩個達到江  
邊見有草房盡皆閉閉張順撥開  
入去只見個白頭婆張順曰婆

因甚不開門婆曰不瞞客  
官說朝廷起大軍來與方臘廝殺  
人家搬走只老身在此守屋張順  
曰你家男子漢那裡去了婆曰道  
村裡望老小去了張順道我兩個  
要渡江那有船婆曰近日呂  
師囊聽得宋軍來把船隻拘管潤  
州去了張順曰我四人自有糧食  
只借你家宿歇與你店錢並不打  
撓婆曰安歇不妨只是沒床席  
張順道我自備置婆曰道早脫  
只怕大軍來張順道我們自會迴  
避當下開門放柴進和伴當入來  
都倚了朴刀放了行李取些乾糧  
糖餅出來吃了再來江邊望那江  
中只見金山寺正在江心裡但見

行非而不傷敗願二公上追文王六父之旨下思尼父象  
象之義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至言至言非深通易理者何以有此言鄧颺勃然大怒曰此

老生之常談也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遂  
拂袖而去二人大笑曰真在客也輅到家與舅言之舅大  
驚青曰何鄧二人威權甚重天下之人誰不懼之汝安敢  
出此言耶輅曰吾與死人說話何足懼之舅曰汝何以知  
也輅曰鄧颺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  
足此為鬼踪之相何晏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  
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之相皆非遐福之相也二人早晚  
粉骨碎身累及三族何足畏也其舅大罵輅為狂子而去  
却說曹爽與何晏鄧颺每日飲酒心中煩緒常出田獵其  
弟曹叡諫曰今兄每日畋獵作樂非長久之計倘人謀害  
悔之何及爽曰權在吾何人敢反桓範亦諫不聽何晏曰  
今仲達推病不出至公何不三思爽曰量此老悖何足道

哉魏主曹芳嘉平元年除李勝為荊州刺史曹爽自專權  
之後一向不知仲達疾病虛實令李勝來拜辭懿就探消  
息門吏報李勝相探懿曰此是曹爽令來探吾之病也即  
時去冠散髮上床擁被而坐李勝至床前拜曰一向不見  
太尉誰想如此今天子命某守荊州特來拜辭懿佯曰并  
州把州作汴州其即假耶近胡好為之備勝曰除荊州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從  
并州來勝曰漢上荊州耳懿大笑曰你從荊州來也勝曰  
太尉如何病得這等了左右曰主公耳聾耳勝求紙筆寫  
呈懿看之笑曰此去荊州好建功業言訖以手指口侍婢  
進湯懿將口就之湯流滿襟又作哽噎之聲曰吾今衰老  
死在旦夕二子不肖望君教之若見大將軍千萬看覩二  
子言訖倒在床上作聲嘶氣喘李勝辭回見爽細言其事  
爽大喜曰此老只有餘氣乃泉下之人耳何足慮哉司馬  
懿見李勝去了與二子曰李勝回報曹爽再不疑我矣只



江吞鰲脊。山聳龍鱗。爛銀盤。湧出青螺。軟翠堆遠。施素練。遙現金殿。受八面之天風。遠望鐘樓倚千層之石壁。梵塔高浸滄海。日講堂低映碧波雲。無邊閣看萬里征帆。飛步亭納一天爽氣。郭璞墓中龍吐浪。金山寺裡鬼移燈。

張順等在江邊看了一會心中思忖曰。呂樞密必到這山。我且今夜去寺裡走一遭。必知消息。回來和柴進商量。道如今來到這裡。一隻小船也沒。怎知隔江之事。我今夜把衣服打拴了。兩個大銀項在頭上。直赴過金山寺。去把些賄賂與那和尚討個虛實回報。你等在此

等候。柴進曰。事完便還。是夜星月交輝。水天一色。張順脫了衣服。拴縛在頭上。帶一口尖刀。從瓜州下水。直到金山脚下。見石峯邊攬着一隻小船。張順爬上船。穿了衣服。聽鼓打三更。只有一隻小船。搖將來。張順曰。這船來得蹊蹺。必有奸細。張順又脫衣服。拔刀再跳下水。直赴船邊。船上兩個人。搖櫓。只望北岸。不限防南岸。只顧搖。張順却從水底下。投住船隻。把兩個搖櫓的。殺下江去。張順跳在船上。那船裡鑽出兩個人來。張順一刀又砍一個下水。那個嚇倒。船裡張順唱曰。你是甚人。那裡來的。船隻實說。饒你性命。那人曰。小人是揚州

待他出獵之時。方可圖之。於是曹爽請魏主曹芳。去謁高平陵。明帝大小官皆隨駕。爽與三弟并心腹人何晏及御林軍護駕正行。司農桓範諫曰。主公總禁兵。不宜兄弟皆出。倘有奸細閉城。當如之何。爽以鞭指叱曰。誰敢如此。再敢如此。當日司馬懿見爽出城。心中大喜。即起舊手下并家將千萬人。引二子來殺曹爽。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司馬懿父子秉政 第二百一十三回

却說曹爽同三弟并心腹人隨曹芳出城。謁陵就去。曹爽司馬懿大喜。即到省中。令司徒高柔假以節鉞。行大將軍事。據曹爽營。令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曹爽營。懿引舊官入宮。奏郭太后言。爽背先帝託孤之恩。奸雄亂國。可以廢之。郭太后大驚曰。天子在外。奈何。懿曰。臣自有表達天子。以誅奸臣。太后勿憂。太后懼怕。只得從之。懿急令太尉蔣濟。尚書令司馬孚。一同寫表。遣黃門賫至帝前。申奏懿

自引軍據武庫。乃引兵出城。屯于洛河守。在浮橋。且說曹爽手。下司馬懿。見事變。來與參軍辛儆商議曰。今仲達此變。至公在外。不知何如。儆曰。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見天子。芝曰。然敵入後堂。見姐辛儆之姐。揚州之姊。均是女丈夫也。富英告以天子在外。太傅起兵。閉城門。以奪天下。憲英曰。司馬公非奪天下也。乃殺曹將軍耳。曹將軍非司馬公對手。必然敗矣。儆告曰。魯司馬教我同去。未知可去否。憲英曰。別人有事。尚且救之。何況汝之主人乎。可速出城。相助。辛儆從其言。與魯芝引數十騎。斬關而出。人報司馬懿。懿恐桓範亦出。遣人名之。範與子商議。子曰。車騎在外。不如南出。範曰。然。乃上馬至平昌門。門已閉。把門將乃桓範舊吏。司蕃。範袖中取出一竹板。曰。太后有詔。可即開門。蕃開門。放之。範出城。喚司蕃曰。太尉造反。汝可速隨吾去。方纔假詔也。蕃大驚。急縱馬追之。不上回報。司馬懿懿曰。智囊洩矣。知之奈何。蔣濟曰。駕馬



城外陳將士家幹人到潤州投拜  
呂樞密獻粮那里使個虞侯和  
人同回索要白粮五萬石船三百  
隻你進奉之礼張順道那虞侯姓  
甚名誰見在那里幹人道方纔被  
好漢砍下水去船纜是虞侯姓葉  
名貴張順道你却姓甚麼名字  
幾時過江投拜船裡有甚物件幹  
人道小人姓吳名成今年正月初  
七日渡江呂樞密交小人去蘇州  
見御弟三大王方貌閑了號色旌  
旗三百面并主人官誥封做揚州  
府尹正授中明大夫名爵更有號  
衣一千領及礼付一道張順問曰  
你的主人家有多少人馬吳成曰  
入數千馬百疋兩個孩兒陳益陳

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懿曰然又名許允陳泰曰汝去見曹  
爽却大傳別無他事只是削你兄弟兵權而已許陳二人  
去了又令蔣濟作書與殿中校尉尹大目持去見爽說吾  
與蔣濟指洛水為誓只因兵權之事別無他意尹大目依  
令而去却說曹爽正獵之間忽報城中有變大傳有表夾  
大驚幾乎墜馬天子令近臣讀表曰  
征西大都督太傅臣司馬懿誠惶誠恐頓首謹表臣昔  
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與秦王及臣等升御床把臣臂  
賜臣後事黃門令董冀并侍疾才人皆所聞知今大將  
軍曹爽皆奔願命敗壞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要取  
皆置所親舊人盡皆屏斥盤據根結互恣日甚以黃門  
張當為都監默察至尊伺候神器離間二宮人懷危懼  
此皆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座之本意也臣雖朽敗  
敢忘往言太尉臣濟尚書臣平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

張順問了條細一刀把吳成斬  
下水去船尾上裝了櫓一徑搖到  
瓜州見柴進把前事一一說了就  
船裡取出文書并號旗襍色號衣  
做兩担把船再搖到金山脚下取  
了衣裳中情銀子漫搖轉瓜州岸  
邊天色方曉張順把船攸漏沉水  
來到屋下與伴黨把担運回揚州  
此時宋先鋒軍馬俱屯揚州城外  
本州官員置宴迎接入城柴進張  
順在館驛中見宋江備說陳將士  
陳觀交結方臘早晚引誘賊兵來  
打揚州天幸江心裡遇見教我等  
成這件功劳宋江聽見大喜便請  
軍師吳用計議如何定策吳用曰  
既有這個機會觀潤州易如反掌

弟不宜典宿衛故奏永寧宮皇太后勅臣表奏施行臣  
輒初王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  
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將兵屯洛水  
浮橋伺察非常謹表上聞伏于聖聽  
魏王曹芳乃喚曹爽曰太傅之言是也卿如何裁處爽回  
顧二弟曰如之奈何義曰弟曾諫兄兄執迷不聽致有今  
日之禍司馬懿謫詐孔明尚不能及况我兄弟乎不如自  
縛見之以免一死忽幸敵魯芝到告曰城中把得鐵桶相  
似太傅屯兵洛水浮橋只為將軍權重別無他事正言間  
桓範驟馬而至曰大事已變將軍何不請天子幸許都調  
外兵以討司馬懿爽曰吾家屬皆在城中豈可投他處而  
求援也範曰主公自幼讀書豈不知世事興廢乎今王公  
宅舍金碧交輝已落他人之手再欲富貴安能復得者也  
今王公與天子相隨號令天下誰敢不應何故反投死地



先學陳規大事便定只要如此宋江曰正合吾意即換燕青扮做葉貴慶侯交解寶解珍扮作南軍問了定浦村路頭解珍解寶挑着担子燕青都領備細言語三人依計而行取路投定浦村早問到陳將士庄前有三十庄客都是一般打扮但見

擗竹笠子上鋪着一把黑櫻細線袖襖腰繫着八尺紅絹牛膀鞋登山似箭獐皮襪護脚如綿人、都帶鴈翎刀個、盡提鴉嘴

當下燕青便改作浙江人鄉談与庄客相見庄客曰客人那里來燕青曰從潤州來渡江錯走了路半

日盤旋問得此庄客見說便帶燕青來見陳將士燕青便下拜道葉貴就此參見拜罷陳將士問道閣下何處來燕青打浙音回道請避開人方敢对相公說陳將士曰這幾個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燕青曰小人姓葉名貴是呂樞密帳前慶候正月初七日接得吳成密書樞密甚喜特差葉貴送吳成到蘇州見御弟三大王啟奏就封相公為揚州府尹兩位直閣舍人待見了樞密時再定官爵今欲令吳成回程因吳成感傷寒病症不能動止樞密特差葉貴送到相公官誥文書閑防牌面号旗三百面号衣一千領冠日定時要相公白

耶。爽不能決斷。範又曰。王公今去許都。不過半宿。城中糧草。足用幾載。大司馬之印。其將在此。王公何不急行也。遲則休矣。爽曰。容吾細思之。少頃許允陳泰至。告曰。太尉只為將軍權重。要削去兵權。將軍可早歸城。惟免官而已。又見尹大目到告曰。太傅指洛水為誓。並無他意。只因將軍威權太重。將軍可削去兵權。早歸相府。爽信之。桓範又告曰。事極矣。休聽外言。而就死地也。是夜爽嗟歎。尋思。自昏至曉。兄弟三人。决疑不定。桓範入帳催曰。王公何為不決。爽擲劍嘆曰。我不願作官。只作富家翁足矣。範大哭曰。曹子丹鬼恠人也。生汝兄弟三人。真豚犢耳。何期今日滅族。痛哭不已。許允陳泰。令爽先納印綬與司馬懿。爽命將印送去。王簿楊綜哭曰。王公今日捨兵權去降。不免東市受戮也。爽曰。大傅必不失信于我。于是爽將印綬與陳許二人將去。多軍見爽無印。盡皆四散。爽手下。只有散騎官僚。

到浮橋時。懿傳令教曹爽三人。且回私宅。餘者發監。聽候勅旨。爽等入城。並無待從。桓範至浮橋。懿以鞭指之曰。桓大夫何故如此。範低頭。漸入城。于是懿請駕入洛陽。却說曹爽兄弟。回家之後。懿鎖其門。起四座高樓。以望之。爽心中憂悶。挽弓後園打雀。忽聽樓上小民唱曰。放大將軍東南行。爽與弟言之。弟曰。此乃戲語。何足道哉。目今乏糧。兄作書與太傅。求些用度。爽從之。作書令人送與懿。書云。賤子曹爽百拜。書奉大傅尊前。切念其哀惶恐怖。無狀招禍。今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返。數日乏糧。萬望寬弘。當煩見餉。以繼旦夕。司馬懿見書。遂令人送糧至爽府。答書一封。爽視書曰。頃得書。知公乏糧。甚懷踧踖。今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相送。幸乞笑答。曹爽大喜曰。司馬公本無殺我之心也。遂不疑原來司馬



銀糧食船隻前赴潤州交割便取  
官誥文書遞與陳將士看了大喜  
即排香案謝恩已了便喚二男陳  
益陳恭出來相見燕青交解珍解  
寶二人取出号衣号旗入後所交  
付陳將士邀燕青請坐燕青道小  
人是個走卒相公如何敢坐陳  
將士道足下是那邊恩相差來的  
人又与小官貴浩勅怎敢輕慢  
好个燕青假得斯像  
坐無妨燕青再三謙讓了遠地  
坐下陳將士便交設宴相待陳益  
將酒與父親慶賀燕青把眼交解  
珍解寶行事解寶取出蒙汗藥放  
在酒盞裡燕青起身曰葉貴借相  
公酒葉叔為上賀之意便斟一大  
鍾上勸陳將士藥酒便勸陳益陳

懿先將黃門張當捉下獄中問罪當曰非我一人更有何  
晏鄧颺李勝畢軌丁謐等五人同謀篡逆懿即捉何晏等  
勘問明白皆稱三月間欲反有司蕃告稱桓範矯詔出城  
口稱太傅謀反懿曰誣人反情抵罪反坐將桓範并曹爽  
兄弟一千人犯皆斬于市滅其三族家產財物盡抄入庫  
有夏侯令女乃曹爽從弟文叔之妻早寡而無子其父欲  
改嫁之令女婦女有烈丈夫行自誓居嘗依爽爽被誅其家上書與曹  
氏絕婚迎令女歸又欲嫁之令女又斷其鼻其家驚惶曰  
人生世間如輕塵栖弱草何自苦如此且夫家被司馬氏  
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泣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  
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  
滅亡何忍弃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懿聞而賢之使乞  
子自養為曹氏後後人有詩曰  
孀居苦志在青年曹氏誅亡節更堅斷鼻誓言深可重

燕庄客各飲一盃燕青把嘴一努  
解珍出來尋了火種放起引袍燕  
青見衆人都倒了掣出短刀和解  
寶動手都割下頭來庄門外十個  
好漢殺將入來當智深武松史進  
楊雄李逵李衮鮑旭楊林薛永葉  
衆庄客都走燕青解珍解寶將陳  
將士父子首級來在門外又到來  
二員將佐朱全索超張清樊瑞李  
忠周通圍住庄院門把陳將士一  
家尽皆殺了掣住了庄客引去浦  
裡看時泊着三四百船裝載糧米  
在內衆將飛報宋江宋江听得殺  
了陳將士便與吳用計議進兵收  
拾行李辭了張招討部領大隊人  
馬到陳將士庄上分撥前隊將校

致令司馬嘆其賢  
又有詩歎曹爽兄弟曰  
曹爽猶如井底蛙癡心恣意享榮華不知身死鋼刀下  
猶自貪圖作富家  
却說司馬懿斬曹爽等燕濟曰尚有魯芝辛敞斬關而出  
楊綜奪印不與皆可斬之懿曰彼各為其主耳今復舊職  
辛敞嘆曰吾若不問于姐險失大義史官有詩贊憲英曰  
為臣事主當存義赴難持危合盡忠辛氏憲英曾勸弟  
故令千載播高風  
司馬懿隨即出榜曉諭但有曹爽門下一應人等並皆免  
死有官者照舊復職軍民安堵無復扇搖何鄧二人不得  
其死果應管輅之言後人有詩贊管輅曰  
傳得聖賢真妙訣平原管輅相通神鬼幽鬼躁分何鄧  
未喪先知是死人



照上行計，一面使人催攬戰船過去，吳用曰：選三百隻快船，各插方臘降來旗號，軍漢各穿號衣，船內埋伏二萬餘人，更差穆弘扮作陳益，李俊扮作陳恭，各坐一大船，其餘船隻分撥將佐。

- 第一撥船上穆弘李俊各帶十個偏將
- 項充 ○李 亥 ○鮑 旭
- 薛 永 ○楊 林 ○杜 遷
- 宋 萬 ○鄒 淵 ○鄒 潤
- 石 勇
- 李俊船上帶十個偏將
- 童 威 ○童 猛 ○孔 明
- 孔 亮 ○鄭天壽 ○李 立
- 李 雲 ○施 恩 ○白 勝

却說魏王曹芳封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令父子三人同領國事。父子謝恩回家，懿思曹爽雖誅，尚有夏侯玄之妻弟守備雍州寺處，係爽親屬，倘有作亂，如何提防？即下詔遣使往雍州，取征西將軍夏侯玄、玄叔夏侯霸正守雍州界口，聞知大驚，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姜維大戰牛頭山 一犯中原○第二百十四回

却說司馬仲達只憂曹氏夏侯氏這兩枝宗黨，故令人取夏侯玄入洛陽議事。玄叔夏侯霸聽知大驚，遂領本部三千兵造反，鎮守雍州刺史郭淮聽知夏侯霸反，即率本部兵來征夏侯霸。淮大罵曰：汝是大魏皇族，天子又不曾虧汝，汝安敢造反？霸亦罵曰：吾祖父于國家多建勤勞，今司馬懿何等匹夫，滅吾兄曹爽，夷其族，父子三人掌握朝綱，今又來取吾，必有篡逆之心。吾仗義討賊，你來何也？淮挺鎗直取夏侯霸，霸揮刀相迎，戰至十合，淮大敗奔走，霸趕

○陶宗旺

第二撥船上張 張順各帶四個

正將

- 曹 正 ○杜 興 ○龔 旺
- 丁得孫

次後張順船上帶四個偏將

- 孟 康 ○侯 捷 ○湯 隆
- 焦 挺

第三撥船便帶十員正將，兩船進後那十個

- 史 進 ○雷 橫 ○楊 雄
- 劉 唐 ○燕 慶 ○張 青
- 李 逵 ○解 珍 ○解 寶
- 柴 進

這三百船上分派大小正偏將佐，共計四十二員渡江，次後宋江把

來，只聽喊聲起處，陳泰引兵殺到，郭淮復回兩路夾攻，霸大敗而走，折兵大半，尋思無計，遂奔漢中，投降姜維。維心不信，令人體訪得實，方教入城，霸哭告前事。維曰：昔日微子去周，成萬古之名，汝若匡扶漢室，有何不可？遂設宴相待。維問霸曰：司馬父子秉政，復有征伐之志乎？霸曰：老賊父子，新立門戶，豈有意征戰？但朝中新出二少年，若領兵馬，實是蜀之大患也。維問何人，霸曰：一人姓鍾名會，字士季，穎川長社人，鍾繇之子，見為秘書郎，蔣濟司馬懿與之談論，便稱王佐之才。一人姓鄧名艾，字士載，義陽人，見為掾吏，素有大志，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何處屯兵，何處積糧，何處埋伏，人皆笑之。司馬懿見而奇之，用在身邊，共度軍機，此二人後若典兵，深可畏也。維笑曰：量此孺子，何足道哉！於是維引霸至成都，見後主，已畢。維奏曰：司馬懿謀殺曹爽，又來賺夏侯霸，霸因此投降，目今懿父子專權。



戰船裝載馬匹將佐渡江。水軍頭領阮小五阮小七總行催督。且不說宋江中軍渡江。却說潤州哨見三百戰船。都插護送衣糧旗號。報入呂樞密。聚集統制官。帶領精兵。自來江邊觀看。見前面一百隻船。先傍岸擺來。船上望着兩個為頭。的前後簇擁着的。都披着金鎖子號衣。一個都是彪形大漢。呂樞密下馬坐在校椅上。那十二個統制官。兩邊把住江岸。觀看前面首船。傍江。穆弘李俊見呂樞密起身。聲喏。左右虞侯。唱令住船前一百船。後二百船。做兩下擺定。客帳司下船。問曰。船從那里來。穆弘曰。小

人姓陳名益兄弟。陳恭父親陳觀。魏主幼弱國中漸危。今臣在漢中。糧足兵強。器械齊整。欲奏陛下。以圖進取。幸夏侯霸新降。可作鄉導。臣願領王師。克復中原。繼承相之志。雖萬死不辭。尚書令費禕諫曰。近者蔣琬董允相繼而亡。蜀中缺官。伯約只宜藏器待時。以候天命。維曰。不然。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似此延挨日月。中原何時得恢復也。禕又曰。孫子有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丞相尚不能恢復中原。况我寺耶。不如保國治民。為上。如一舉不成。悔之何及。維曰。吾世居隴上。深得羌胡之心。內招庶民。外結羌胡。雖未能克復中原。目隴而西。可斷而有也。後王曰。卿既欲伐魏。可盡忠竭力。勿墮銳氣。以負朕命。於是姜維領勅。回夏侯霸回漢中。商議起兵。維曰。可遣人先結羌胡。然後出西平。通雍州。今陝西西安府先築二城于曲山之下。令兵守之。以為犄角之勢。我寺盡發糧草于川口。依丞相舊制。次第進兵。是年八月。軍器錢糧一應完備。先

特遣其弟。獻納白米五萬石。船三百隻。精兵五千。來謝樞密。係秦之恩。客帳司曰。前日樞密相公。使兼貴虞侯同去。見在何處。穆弘曰。虞侯和吳成染時疫。在江上。養病。今將閑防文書。在此。客帳司接了文書。上岸稟知。呂樞密道。定浦村陳府尹。男陳益。陳泰。納粮。獻兵。呈上原賞去。閑防文書。在此。樞密看了。果是原領公文。交換二人。上岸。穆弘李俊上岸。隨後二十個偏將。都跟上去。排軍唱曰。卿相在此。閑雜人不得近前。二十個偏將。都立住了。穆弘李俊躬身叉手。遠侍。立客帳司半晌。方纔引穆弘李俊。參拜了。跪在案前。呂樞密曰。你

差蜀將句安李歆。引一萬五千兵。往蜀山連築二城。句安守東城。李歆守西城。細作報與郭淮。淮一面申報洛陽。一面遣副將陳泰。引兵五萬。戰將十員。來戰蜀兵。句安李歆各引一軍出迎。陳泰兵多將廣。句安二人不能抵敵。退入城中。泰四面圍之。令兵斷其漢中糧道。句安李歆城中糧少。郭淮自引兵亦到。看了地勢。回寨與陳泰議曰。此城山勢高阜。必然水少。若斷其上流。蜀兵皆渴死矣。泰曰。然。淮遂令軍士掘土堰。斷上流。城中果然無水。李歆引兵出城取水。魏兵圍甚急。不能得出。句安城亦無水。二人併在一處。軍士枯渴。安與歆曰。姜都督兵至今未到。汝殺出求救。若何。安曰。然。李歆遂與數十騎。奮死殺出。身帶重傷。餘皆歿于亂軍之中。是夜忽降大雪。因此蜀兵化雪度日。却說李歆行兩日。正逢姜維軍到。伏道苦訴。二城被魏兵絕糧。道斷汲道。甚是危急。維令歆入川養病。維問霸曰。魏兵圍



父親如何不來。穆弘曰：父親聽知宋江領兵到來，誠恐賊人下鄉攪擾在家支吾，未敢擅離。呂樞密曰：你兄弟兩個，那個是大穆弘？道陳益是兄，呂樞密道你弟兄曾習武藝否？穆弘曰：托賴恩相，頗習訓練。呂樞密道：你將來白糧，怎地裝載？穆弘道：大船裝載三百石，小船裝載一百石。呂樞密曰：你們來到恐有他意。穆弘曰：小人父子一片赤膽忠心，怎敢半點外意。呂樞密曰：雖然你好心，吾觀你船中軍漢模樣，不由人不疑你兩個。只在這裡吾差四個統制官，引一百軍人下船搜看，但有分外之物，決不輕恕。穆弘道：小人此來指望恩相

困廩山。羌胡之兵未到，將軍有何高見？霸曰：吾料雍州兵必盡聚於此。雍州必空，將軍引兵徑往牛頭山。在漢中府褒城縣擬在雍州之後，郭淮必回救之。此圍自解矣。維大喜曰：此計最善。維遂引兵望牛頭山而進。陳泰與郭淮曰：李歆殺出已父，蜀兵大隊不至，是姜維料吾兵在此，必抄牛頭山。陳泰通極去襲吾之後也。將軍可引軍取洮水，斷絕蜀兵糧道。吾分一半兵，徑往牛頭山擊之，自然走矣。郭淮遂領兵，暗取洮水。陳泰領兵，徑奔牛頭山來。却說姜維兵到牛頭山，報說魏兵截住去路。維慌忙引軍視之。陳泰大喝曰：汝欲襲吾州，吾已等候多時。維大怒，挺鎗直取陳泰，戰不三合，泰敗走。退回占住山頭。維連日搦戰，不分勝負。夏侯霸曰：此處連日交兵，不分勝負，乃誘敵之計。不如暫退。正言之間，忽報郭淮引軍取洮水，斷其糧道。維大驚曰：軍中無糧，安可生也。忙令夏侯霸先退。維自斷後。陳泰已知分兵趕來。維

重用，何必見疑？呂師囊曰：欲點四個統制下船搜看，言由未了，只見探馬報曰：有聖旨到南門外，請樞密相迎接。呂樞密上馬，便分付道：且與把住江岸。這陳益、陳恭、跟隨我來。穆弘把眼看李俊一看，李俊曰：樞密先行去了。穆弘李俊隨後，招呼二十個偏將，便入城門守門。將校喝曰：樞密相公，只叫這兩個為頭的入來，其餘人伴，休放進。揚弘李俊過去了，二十個偏將，都被當住在城邊。且說呂樞密到南門外，接着天使，便道：緣何來得此要緊？那天使乃是方臘駕前引進使。馬喜密告呂師囊曰：近司天太監浦文英奏曰：夜觀天象，有無數星

獨把絕路。賊任魏兵，泰勒兵上山，矢石如雨。姜維急退到洮水，郭淮引兵阻其去路。若聽貫棟之言，維奮死殺出，折兵大半。飛奔陽平關來。前面司馬師縱馬橫力殺來。維大怒，拍馬挺鎗相迎。未及三合，司馬師收走。維脫身飛奔上關。司馬師也來搶關兩邊伏弩，齊發。一弩發，千矢皆是鐵箭。箭頭皆有毒藥，乃是武侯所傳連弩之法。未知師性命如何。下回便見。

戰徐塘具魏交兵 第二百二十五回

原來姜維取雍州時，郭淮飛報洛陽。司馬懿令長子司馬師引兵五萬來雍州助戰。師就半路擊之，直趕至陽平關。却被連弩箭發，軍馬被射死，不知其數。司馬師于亂軍中，逃命而回。麴山守將句安見救兵不至，乃開門降魏。姜維折兵數萬，回漢中托病不出。嘉平三年八月，司馬懿病重。喚二子囑曰：吾仕魏歷官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以吾此是本心之言有異志，吾何敢如此。汝二人善事主人，勿生他意。負我清



入吳地分野中間雖有一半無光  
 就裡為禍不小天子特降聖旨交  
 樞密謹守江岸但看北邊來的人  
 須要仔細盤詰查問情實如有形  
 容可異者隨即誅殺勿得停留呂  
 樞密驚曰却說這一船人我十分  
 疑忌如今却得這詔即請馮喜到  
 行省開讀聖旨飛馬又報蘇州有  
 使命齎勅來御弟三大王令吉到  
 了說你前日楊州陳將士投降一  
 事未可准信近奉聖旨司天臺內  
 照見罡星入吳可以守守江岸我  
 早晚自差人到來監督呂樞密曰  
 大王亦為此事掛心下官已奉聖  
 旨隨即令人守守江岸分付糧船  
 上一個人休放上岸設筵待使命

名但有違背乃大不孝之人也言訖而亡後人有詩曰  
 開言崇聖典用武若通神三國英雄士四朝經濟臣屯  
 兵驅虎豹養子得麒麟諸葛常談羨能回天地春  
 司馬懿身亡二子申奏魏主曹芳封司馬師為大將軍  
 總領尚書機密大事封司馬昭為驃騎上將軍却說吳主  
 孫權太子孫登徐夫人所生先已身亡立次子孫和王夫  
 人所生與金公主不睦被讒廢黜和憂恨而死又立三子  
 孫亮乃潘夫人所生此時陸遜已亡九朝政皆歸于諸葛  
 恪太和元年八月初一忽起大風波濤洶湧平地水深八  
 尺吳主先陵國家將止必有妖孽所種松柏盡飛到建業城南門外倒插于道  
 上權因驚成病次年四月內愈加沉重乃封諸葛恪為太  
 傅呂岱為大司馬同入榻前囑以後事囑訖而亡在位二  
 十四年壽七十一歲史官陳壽評曰  
 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烈人之傑也故

却說那三百隻船上人着了沒動  
 靜左船上張橫張順帶十二個偏  
 將提軍器上岸右船上十員正將  
 都拿鎗刀上岸來守江岸軍士攔  
 當不住李逵和斛玢解寶便搶入  
 城守門官軍急出攔截李逵輪起  
 雙斧一砍一倒早殺番把門軍官  
 城邊發起喊來解玢解寶各挺鋼  
 刀入城都一時發作那裡開得城  
 門李逵橫身在門底下尋人砍殺  
 先在城邊二十個偏將各奪軍器  
 就殺起來呂樞密急使人傳令來  
 教守守江面時城門邊已自殺入  
 城了十二個統制官聽得城邊發  
 喊各提軍馬時史進柴進早招起  
 三百隻船內軍兵脫了南軍號衣

自能專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猜忌果于殺戮至未  
 年滋甚遂至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以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者哉其後枝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諸葛恪扶亮為帝大赦天下改元大興謚權為大皇帝葬  
 于將陵洛陽司馬師聞權已死遂議伐吳尚書傅嘏曰東  
 吳為寇六十餘年君臣相保兼有長江之險不如各守邊  
 疆此為上策師曰吾欲伐吳久矣乘孫權新亡孫亮幼弱  
 正當其時遂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南郡征東  
 大將軍胡遵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毋丘儉引兵十  
 萬攻武昌三路之兵令弟司馬昭為總督昭至東吳邊界  
 屯劄乃喚王昶胡遵毋丘儉議曰東吳惟東興郡最緊要  
 今他築大堤又築兩城以防巢湖諸公須要仔細遂令王  
 昶毋丘儉二人列左右待取東興郡了一齊進兵昭令胡  
 遵諸葛誕先搭浮橋取東興大堤若奪得左右城便是頭



登岸船艙裡埋伏軍兵齊殺上岸  
為首統制官沈剛潘文德兩路軍  
馬來保城門時沈剛被史進刺下  
馬去潘文德被張橫刺斜裡一鎗  
糊倒衆軍混殺那十個統制官都  
退入城去保家穆弘李俊在城中  
听得消息就酒店奪得火種放起  
火來呂樞容急上馬得三個統制  
官救應城裡火起瓜州望見先撥  
一彪軍馬過來接應城裡四門混  
戰城上豎起宋先鋒旗號四面八  
方混殺入馬雖以盡說下來便見  
且說江北岸早有戰船傍岸為首  
十二員戰將登岸却是關勝胡延  
灼花榮秦明郝思文宣贊單廷珪  
韓滂彭玘魏定國苗道成陸招正

功。東吳諸葛恪聽知魏兵三路而來。集諸將商議曰。今魏  
攻打三處。先救何處。平北將軍丁奉曰。東吳要處在東興。  
若東興有失。南郡武昌危矣。恪曰。汝引三千水兵。從江中  
去。丁奉得令。三千兵分作三十隻戰船。順風望東興而發。  
却說胡遵諸葛誕屯軍堤上。遣桓嘉韓綜攻二城。吳將全  
懌劉略死守二城。時天降大雪。胡遵諸葛誕二人飲酒。忽  
報水上有三十隻戰船到。胡遵出帳見。每船只有百人。令  
部將哨探二人仍前飲酒。丁奉將船拋住。遂令衆軍脫盔  
卸甲。不用長鎗。只帶短刀。魏兵見之大笑。不作準備。忽連  
珠砲响。丁奉扯刀當先。衆軍隨奉砍入寨來。魏兵措手不及。  
及韓綜桓嘉皆被丁奉刺死。胡遵諸葛誕上馬奪格而走。  
車仗馬疋軍器皆被吳兵所獲。司馬昭等聞東興兵敗。亦  
勒兵而退。諸葛恪至東興。賞勞了畢。乃聚衆將議進兵取  
中原。一面遣人入蜀。求姜維進兵攻其北。許以平分天下

備戰將一十員。都領二千軍馬。冲  
殺入城。此時呂樞密大敗。引中傷  
人馬。逕走丹徒縣去了。大軍奪得  
潤州。交救滅火。接迎宋先鋒。船都  
到南岸。入城出榜安民。計點將佐  
都到請功。進敵沈剛首級。張橫  
敵潘文德首級。劉唐敵沈澤首級。  
孔明孔亮生擒卓萬里。項充李滾。  
生擒和潼郝思文。箭射死徐統。殺  
死牙將軍兵極多。宋江點本部將  
佐。折了四個偏將。都是亂軍中被  
箭身死。馬踏命亡。那四個却是宋  
萬焦挺。陶宗旺。武能。宋江見折了  
四將。心中煩惱。快不樂。吳用勸  
曰。生死之分。定難拆了。四個兄弟。  
且喜得了江南第一險隘州郡。

恪隨起兵二十萬來伐魏。臨行時有一道白氣從地而起。  
遮斷三軍不相見。恪驚墜下馬。未知吉凶。且聽下回分解。  
孫峻謀殺諸葛恪 第二百一十六回  
却說衆將救起諸葛恪。恪問其故。中散大夫蔣延曰。此氣  
乃白虹也。主喪兵之兆。太傅不宜伐魏。恪大怒曰。汝安敢  
出不利之言。以慢軍心。叱斬之。衆將皆免。遂貶延為庶民。  
催兵前進。攻打新城。守城將張特見吳兵大至。堅守不出。  
恪令圍城。飛馬報入洛陽。說三路兵敗。吳人入寇。司馬師  
曰。非他人之罪。乃吾之過也。王簿虞松曰。今諸葛恪困新  
城。急切攻不下。吳人遠來。人多糧少。糧盡自然走矣。可令  
毋丘儉引兵拒住。不與交鋒。俟他懈怠。擊之。可全勝矣。更  
當隄防蜀兵又出。師曰。然。遂令司馬昭引兵助郭淮防姜  
維。毋丘儉胡遵拒吳。却說諸葛恪攻打新城不下。立斬數  
將。衆奮力登城。東北角將陷。張特定計。令辯士到吳寨。見



何故煩惱有傷玉體要與國家建功且須理論大事宋江泣曰我等一百八人天文所載上面曜星當初梁山泊發愿五臺山說盟但願同死回京之後先去了公孫勝御前番了金大堅皇甫端蔡太師用了蕭讓王都尉又要了樂和今日渡江又折回人想起宋萬雖然未建奇功梁山泊開初之初多虧此人今日作泉下之客宋江交軍士就宋萬死處搭起壇場排起祭儀列了銀錢鋪設烏猪白羊親自祭把奠酒就押生擒到統制官卓萬里和潼宋江親自斬瀝血享祭四日其魂祭畢宋江回府治裡支給功賞一面寫了申狀使人報捷親

請張招討不在話下沿街殺死人盡教收拾出城燒化收拾四將尸骸葬于潤州西門外却說呂樞密折了大半人馬引了六個統制退守丹徒縣那裡再敢進兵申告急文書去蘇州報與三大王方貌求救聞有探馬報來蘇州差元帥邢政領軍到來呂樞密接見邢元帥問慰了來到縣治備說陳將士詐降緣由以致透漏宋江兵馬渡江今得元帥到此可同恢復潤州邢政曰三大王知置星犯吳地特差下官領軍到來巡守江面不想樞密失利下官與你報仇樞密當來助戰次日邢政引兵來奪潤州都說宋江在潤州衙內與吳用商

諸葛恪怒曰何不早降其人曰魏王王法守城限至滿百日若無救兵至出城降者家屬不坐罪今已九十餘日望乞再容數日將軍民來降恪深信之遂收兵不打城張特哄退吳兵遂拆城中房屋于破城處修補完備次日特登城大罵曰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糧豈肯降吳狗乎恪大怒掣刀催兵打城城上亂箭射下恪額中一箭翻身落馬諸將救回寨金瘡舉發諸軍皆無戰心又天炎旱人飲汚水病者無數洛病稍可催兵攻城營吏曰人皆病莫戀戰恪大怒曰再說病者斬之眾軍聞知逃走無數人報都督蔡林引兵投魏恪大驚遍營觀看見人果然黃腫死者無數遂勒兵還吳母丘儉知之起兵掩殺吳兵大敗而歸恪羞慚託病不能入朝吳王孫亮自幸問安恪恐人議論先將心腹官員過失輕則發遣邊方重則斬首示眾內外官僚皆懼又令心腹將張約朱異管御林軍以為牙爪却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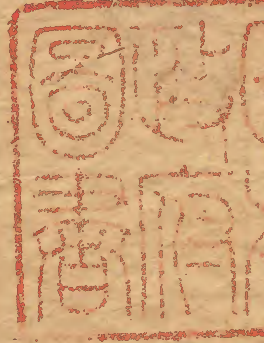
孫權命孫峻掌御軍馬峻字子遠乃孫堅弟孫靜曾孫孫恭之子也權甚愛之聞知諸葛恪命張約朱異二人掌御林軍峻心中大怒與太常卿滕胤商議胤曰諸葛恪權重殺害公卿將有不仁之心可奏聞天子二人遂入宮奏聞吳王亮曰朕見他甚怖寢食不安卿等忠義當密圖之胤曰陛下設席請恪壁中暗伏武士擲盃為號就席間殺之以絕後患亮從之却說諸葛恪自淮南回心中恍惚于中堂見一人穿麻而入恪叱之其人大驚曰其新喪父親入城請僧初見是寺院不想是太傅府中恪大怒捉守門軍士問之軍士言其等數十人皆在並不曾見一人人來恪大疑盡數斬之是夜恪忽聽得正堂中聲響出視之見中梁折為兩段但見陰氣中孝子并數十人各提頭索命恪驚倒頭吏方醒次早盥漱聞水血臭連換數次皆臭恪怒斬侍婢又令取衣衣上亦有血臭換數件皆臭惆悵不已忽報吳王宣太尉赴宴



諫童威童猛引百餘人去焦山尋取石秀阮小七一面調兵來取丹徒縣點五千軍馬為首差下十員正將關勝林冲秦明胡延灼董平花榮徐寧朱全索超楊志都領精兵五千離了潤州望丹徒縣來關勝等正行之間途遇邢政軍馬兩兵相對各把弓箭射住陣脚排成陣勢花腔鞭鼓搥雜彩旗搖南軍陣上邢政挺鎗出馬六個統制相護宋軍陣中關勝見了縱馬舞刀來戰邢政兩員將蕩起一天殺氣二疋馬驟遍蒲地征塵聞到十四五合一將翻身落馬止是只云縱使英雄勇怎敵將軍有智謀全憑捉將拿人手來奪江南第一州

畢竟二將廝殺輸者是誰乃是元帥邢政被關勝一刀砍於馬下可憐南國英雄化作南柯一夢胡延灼見砍了邢政大驅人馬捲殺將去六個統制官望南而走呂樞密見本部軍兵大敗望北逃生未知呂樞密逃于何所生死存亡且聽下回分解

宋 萬○焦 捉○陶宗旺  
武能



恪欲出府有黃犬銜住衣服嚶嚶如哭之狀恪曰犬不欲我入朝乎遂坐少時又起犬又銜三次恪怒殺之乘車前行一道白虹自地而起恪曰莫非不祥從者曰此吉兆也恪至宮門孫峻迎拜曰大傳峻恐其疑以安其心欠安且請回府恪曰我自見天子又行數十步只見心腹將張約密告曰宮中設宴未知好友王公不可入恪大疑遂回車騰龍下馬曰太傅何故便回朝廷以太傅軍回敬請議事太尉雖感貴恙可勉強見之恪從其言遂入吳王亮接入曰朕欲見卿議一密事遂令孫峻把盞恪心疑不飲峻曰大傳府中藥酒可乎恪曰可峻令人取恪藥酒至恪乃放心飲之吳王亮託事先出峻下殿脫衣捉刃大呼曰有詔討逆賊諸葛恪恪欲拔劍迎之頭已落地張約揮刀殺峻傷其左指峻轉身一刀砍中張約右臂武士擁出砍為肉泥峻令人用蘆蓆包恪屍首弃于南門外石子崗亂葬坑內却說恪妻在家忽

一婢女遍身血臭反目切齒曰吾諸葛恪也被奸賊孫峻謀害恪合家老幼驚惶號哭不多時軍馬至縛恪全家斬之夷其三族恪未死江南小兒謠言曰諸葛恪蘆蓆單衣幾鈞落于河相救成子閣諸葛瑾在日見恪聰明盡顯于外歎曰此非保家之子也果應其言又魏光祿大夫張緝謂司馬師曰諸葛恪不久死矣師問其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何能久乎其言亦驗後人有詩曰堪笑當年諸葛恪聰明好殺弄朝綱不祥屢現心無悟蓆捲投屍石子崗





原本將軍兵大規壁出地生米味  
 去之國故神宮壁南西表而蘇密  
 則見多丁所如元興人無辭蘇密  
 外南國英蘇以計南時一嘉附兵  
 相非如蘇蘇一不如外南不可  
 畢竟二部視蘇蘇蘇長

漢曰非非非之干也果動其言又騰其漸大夫果  
 其國蘇干而財蘇干閣蘇蘇蘇五日具外蘇門蓋蘇干  
 之其二三蘇未取五南小兒語言曰蘇蘇蘇蘇蘇蘇  
 其言蘇合泰去而蘇蘇蘇蘇不參蘇軍至蘇蘇全泰神  
 一戰文蘇其血真又曰曰蘇曰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三才身放言

四十三



